



READERS

# 读者®

■ 天使的台阶    ■ 北方有盛宴    ■ 两碗孝心    ■ 金钱能买来幸福吗



ISSN 1005-1805



08>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 2015 · 8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89期 四月下





## 别人的鞋子

◎〔新加坡〕尤 今

开学那天，在一群报到的新生当中，我注意到一名女学生眼皮异常浮肿，肿胀处红红的，好似戴了一个怪异的眼罩。我趋前，关心地探问，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一脸不耐烦，粗声粗气地答道：“过敏啦！”说完，掉头便走。对于她这种毫无礼貌的反应，我与其说生气，不如说纳闷儿。

不久后，她在呈交上来的日记里吐露心声：

“由于对某种迄今还查不出来的食物过敏，我两边的眼皮肿得好像塞进了两个彩色气球。已经两年多了，医生束手无策，我难过死了。偏偏许多好事之徒一看到我便问东问西，把我看成一个怪胎。有时，我真难堪得想扯对方的头发！”

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摇头叹息，这个女孩子，也太不懂事了，怎么竟会将别人的关心看作“好管闲事”呢？我觉得她不但眼皮敏感，连心也

敏感。

这事发生了几个月后，我在烹饪时，不慎烫伤了手臂，留下了一个颇大的疤痕，椭圆形，棕红色，狰狞而又可厌。旧友新交，无不殷殷探询。开始时，我总是耐心地解释、解释、再解释，然而渐渐地不行了，同样的话讲了又讲、说了又说，一日数回，着实灰得嘴巴抽筋。后来，索性在手臂处贴了一块胶布，有人关心探问时，我便笑眯眯地说：“我昨天去献血啦！”对方骇然惊问：“怎么会在手臂上这个部位抽血呢？”我又微笑应道：“这就叫作不同凡响嘛！”看对方的疑惑表情反而成了我的乐趣。想起那名女学生，我对她两年来所受的委屈感同身受。

总得穿穿别人的鞋子，才知道那鞋子打不打脚呀！

（李中一摘自花城出版社《尤今袖珍小品》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真 李霞 孙烈举

蔡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铺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5936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 目 录 2015年第8期

### 文苑

【卷首语】 1 / 别人的鞋子 尤 今

【文苑】 4 / 天使的台阶 周李立

19 / 宿敌 谢尔盖·彼得耶夫

43 /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丰子恺

49 / 昨夜，雨和我交谈 玛丽·奥利弗

【原创精品】 50 / 丑琴操 邓跃东

【书林一叶】 8 / 村上收音机 村上春树

### 人物

【人物】 30 / 捡贝壳的人 张文亮

【名人轶事】 11 / 婉约 李显坤

13 / 不赴“总统宴”的塞林格 夏生荷

45 / 吴昌硕真迹换“真迹” 李凯成

### 社会

【杂谈随感】 9 / 不让“输的鱼”流泪 查一路

12 / 荒诞是什么 余 华

22 / 用互联网思维装神弄鬼 王小柔

23 / 致朋友圈中的各位人生赢家 若 竹

33 / 相亲要厚道 林特特

48 / 不可预知即人生 赖声川

65 / 回家过年的四层境界 马伯庸

70 / 人生的纽扣 王开岭

【话 题】 20 / 今日何人才配做我们的老师 余世存

【社会之窗】 56 / 垃圾污染中国，也污染人心 符 遥

### 人生

【人世间】 34 / 修路爷爷 三秋树

40 / 笨拙如你，温暖如你 苏尘惜

【人生之旅】 10 / 晓玫与云美 依 时

14 / 北方有盛宴 吴惠子

44 / 少年“护城河” 肖复兴

【两代之间】 24 / 两碗孝心 岑 桑

59 / 有一种忽略疼得彻骨 张亚凌

### 生活

【心理人生】 28 / 你真的听见音乐了吗 杨 照

53 / 你不可能撞上所有的车 侯文咏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 (总第589期) 四月(下)

### 生活

【生活之友】 46 / 金钱能买来幸福吗 袁 霜

【乐 活】 18 / 停止拍照, 学着画画 安心芮

### 文明

【在海外】 60 / 女郎与海 严歌苓  
61 / 中国的富二代 刘晓鸥

【他山石】 68 / 美国如何寻找失踪儿童 谭山山

【风情录】 37 / 电影的春天 吴雅凌

【知 识】 66 / 巧克力入宫 黄昉范

【历史一页】 62 / 一张法国老报纸上的中日皇帝 邓康延

【史海拾贝】 7 / 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林建刚  
52 / 微史记 赵新宇

### 悦读

【幽默小品】 67 / 出其不意 谢尔盖·萨弗琴科夫  
71 / 医院新规定 庞启帆

【言 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 像】 26 / 全球最佳婚礼摄影

【话与画】 54 / 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

### 点滴

【意 林】 58 / 有而不执 安东尼·德·梅勒  
58 / 随口就来的虚荣 陈丹青  
58 / 看鱼 王鼎钧  
58 / 对希望或绝望的选择 保罗·科埃略

【点 滴】 29 / 琴声不再响起的遗憾 唐宝民  
32 / 巨人 张 炜  
42 / 道德不是批判他人 蒋 勋  
64 / 新词  
69 / 最伟大的爱情 安娜·申切斯卡

### 互动

【互 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24)

### 艺术

【封 面】 洁(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 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 天使的台阶

●周李立

莫先生和莫太太结婚三十五周年的这个夏天，莫家三口人决定去奥地利旅行，以纪念他们美满持久的婚姻。

这是独生女小莫的主意。小莫已经二十八岁了，在北京独居多年，现有存款十二万元。家庭纪念活动虽花去小莫七万元，她仍心花怒放，毕竟这是莫家人第一次一同出游。

出发前，有些不好的兆头。莫先生和莫太太断断续续吵了一个月的架。若不是怜惜小莫的存款，莫太太表示，她断不会在临行的早晨准时现身首都机场。

要不是后来发生在大巴车上关于广场舞的讨论，莫家人的奥地利之行或许会圆满。走出国门的莫先生和莫太太，大概对陌生的国家和语言都感到紧张，所以暂时放下了彼此看不顺眼的那些东西，相互照应着，心平气和地在维也纳待了三天。莫太太喜爱音乐，她退休前一直在小学里教孩子们唱歌，音乐之都更有助于滋长她的自信或气

焰，这只需看她如何对旅行团里的四个家庭眉飞色舞地谈论莫扎特和施特劳斯（莫先生刚知道，原来施特劳斯还有大小两个）就不难发现。

这是在从维也纳去萨尔茨堡的路上。对莫太太来说，萨尔茨堡比维也纳更可爱，因为“那是莫扎特的出生地”。但莫太太刚好抢了导游的话，年轻的导游不动声色地找回尊严：“萨尔茨堡更有名的地方一说大家就知道，它是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地……”

在萨尔茨堡酒店住下，莫先生开始抱怨莫扎特。于是，莫太太说：“不去了，不去了，没意思。”莫太太攒了三天的不满，爆发了。

“那我去了！”莫先生也不安抚，扔下话后便独自离开房间，下楼乘车。

小莫察觉到父亲表情的微妙变化，问：“我妈呢？”

“你妈不去。”

小莫想上楼找母亲，刚巧看见莫太太满脸委屈地出了电梯。莫太太是人民教师，一辈子知书达理，所以不会让自己影响集体行程。但她明显一副忍辱负重的模样，让莫先生恼火。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委屈，就从他不知道奥地利有两个施特劳斯时开始。

“她对我意见大！”莫先生一言蔽之，向困惑的小莫解释。

游客们的热情大概在维也纳挥霍光了，大家都困倦起来。莫家的内部矛盾让气氛紧张，于是几个敏感的游客打起精神开始闲聊。

“多好的广场，怎么没人跳广场舞呢？”他们望着萨尔茨堡敞亮的广场打趣，“还是咱们中国大妈喜欢音乐，到处都有广场舞。”

导游也颇有兴致地介绍：“前阵来过一个中国大妈旅游团，刚在广场拉开架势，警察就来了，说不许非法集会。”

“啊？”一位风韵犹存的女游客显然很不满，“我们锻炼身体，怎么就成非法集会了？”





“因为低俗。”莫太太忍不住插话，一本正经地说。

莫先生赶紧圆场：“不是低俗，是通俗，哈……”

那位女游客于是开始整理头上的发夹，虽然它显然并没松动。她漫不经心的动作显出傲慢，但待到双手放下来时，她的神情竟迅速转成和善。这样的時候，谁会真的跟谁计较呢——不过是临时同车的某某某罢了。

“凤凰传奇、《小苹果》、骑马舞……都是什么啊……”莫太太的声音很小，刚够坐她身边的小莫听见。

前排的莫先生却扭过头来，说：“你说人家低俗，不就是因为学校退休老师跳广场舞都不要你吗！”

这句话足够恶毒，恶毒到让莫太太不再为莫先生留情面。她像是要揭开一个重大秘密般，鼓足勇气说：“你还说我，我非告诉你女儿——你爸打麻将，把老马的脑袋打开了花，还不让我告诉你！六十岁的人，还能捅这么大娄子，赔钱不说，我还得去医院候着，你怎么不干脆赔上命呢！”

小莫听得莫名其妙，只觉得“人命”“赔命”听起来很严重。她想，原来父母漫长的赌气是有“幕后花絮”的。

莫先生说：“那能怪我吗？麻将飞起来，我怎么知道那么巧，刚刚砸在他脑袋上。你扯那么远干吗？”莫先生生怕让全车人看笑话，小心翼翼地息事宁人。

莫太太也爱惜脸面，如此小莫再问，她也缄口不言。

莫先生退休后热爱上打麻将，莫太太无法与莫先生在打麻将这件事上同乐。在县城，当退休的先生们每晚在麻将桌前继续他们一生的竞争与厮杀时，太太们都身着鲜亮的练功服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尽管舞场上的竞争也从不比牌场上轻松，但如果不如此，他们该如何在对自己那身处北京、上海或者国外的儿女的思念里，熬过一个个沉默长夜呢？

莫太太不去跳广场舞。原因如她所说，那毫无美感。但莫先生以为，其实是莫太太音乐老师的身份，让大家对她敬而远之。

莫太太的退休生活如此不典型，难免让小莫担忧。“没事，我在家弹风琴。”莫太太宽慰女儿。

小莫自然想起了历尽沧桑的自己。她很早就结婚，离婚也早。成家又分家的两套烦琐程序都走完，总共才用了不到三年。热恋是把火，不知怎么就烧起来了；出轨的男人也是把火，星星点点，也能燎原。婚姻便是两把火烧出的死灰。小莫如今更愿意多陪父母，尽管她在北京工作，只能每晚遥想着县城里父亲的牌局和母亲的风琴——那才是婚姻应有的样子，她以此寄托对相濡以沫爱情的期待。

“我们现在到了米拉贝尔花园，《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导游介绍，并带领他们穿过大型喷泉，绕过骑士雕塑，又走上曲折的台阶，登上矮小而起伏的山坡。

“果然很眼熟。”有一个热爱音乐的教师母亲，小莫的童年教育里少不了《音乐之声》，虽然她从来都更关注玛利亚修女的爱情。

小莫已穿过了玛利亚和孩子们曾载歌载舞的喷泉、花园，登上了玫瑰山。玫瑰花正处于花期，在夏季的艳阳下，花朵如玛利亚般明艳。小莫当然会记得，玛利亚对爱情其实也曾逃过、不知所措过，但小莫认为，那不过是电影，所以玛利亚才会如愿。而现实中，爱情在玛利亚与上校逃往瑞士时，才刚刚开始。那其实也不会有太多悬念：他们要么彼此厌倦到老，就像父母；要么眨眼间分开，就像自己和前夫。

在号称阿尔卑斯山以北最美的花园里，各怀心事的莫家三人毫无游玩心情，他们像是约好一般紧跟着导游，就像电影里的七个孩子紧跟着玛利亚，他们仿佛只有和陌生人在一起，才能忽略掉彼此心中那些呼之欲出的疑问。

“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导游带领着莫家人，沿石板路从玫瑰山顶往花园另一端走。既然莫家人没有兴趣在玫瑰山留影，那么按惯例，他该带他们去看“天使的台阶”。

“什么是‘天使的台阶’？”小莫问。

“小姐还未成家？那你只能看着你父母登上天使的台阶了。”

“哦，就是象征爱情呗，景点的噱头，你们都这样。”小莫意兴阑珊。但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追上莫先生问：“打麻将出人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老马又没死，只脑门上流点血，拍片子了，一点儿事都没有。他居然还赖在医院住了一天。”

“怎么会流血呢？”



“自摸啊！一激动，牌拍桌上，怎么又弹起来了？可能劲儿太大了。也该老马倒霉，这都被砸中了。我们怕你担心，才说不告诉你。本来也没大事儿。”

“我妈生这么大气，还不算大事儿？”

“你妈妈啊，你该是知道的，一辈子清高怕丢人。”

“你以后少打麻将了！”小莫决定帮母亲说话。

“那我干什么呢？家务事她都做完了，小县城又没什么好玩的。出门转两圈，全城都逛完了。又不想上北京烦你。我能打麻将，不错了。你妈才是没事干，她不打麻将，不跳广场舞。她喜欢的弹琴啊，莫扎特啊，我都不懂，在县城，就更没几个人懂了。要不是还能跟我生个气，她就真没事干了。”

“你怎么还没把自己嫁出去？”莫先生大概意识到自己家长的身份。

小莫斜着眼睛看莫先生，不出所料，她看出了与他的话完全相反的意思。父亲一辈子都在县城名目奇怪的某局任职。小时候，小莫曾觉得父亲办公桌上那块大玻璃板和墙上的县城地图，是世界上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上大学后，小莫寒假回县城，去帮他取单位发的年货——几筐长途运输来的苹果，她才发现，他的职位与办公室，一直都没变过，但她看见的东西与记忆中全不一样了。办公桌玻璃板上是陈年的胶水印迹，搪瓷茶缸上是看不出字迹的印花和深浅不同的黑斑——与破败的县城、破败的单位小楼一样，它们明目张胆地揭露着时间的真相。但他始终乐观和善，还能气定神闲地给女儿削苹果，极像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其貌不扬，反而显出与生俱来的安稳与知足。这也是他现在的神情——她多熟悉的表情啊。她知道那是在说——你的生活和爱情，都是你自己的事，但无论你怎么做，爸爸都会这样，笑着支持你。

在这一路上，导游或许出于不甘，还是把“天使的台阶”的秘密，讲给了莫太太——这个半老徐娘，一路上都在抢他的话。她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她知道金色大厅、蓝色多瑙河，而《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魔笛》就更不用说，但她不可能知道“天使的台阶”——只有欧洲的导游学校，才会教给他们这种用来讨好游客的东西。

“1818年的大火烧毁了整座花园。这段楼梯是唯一留下的东西。人们认为这是天使对爱情的呵护，所以把它修复成现在的样子，命名为‘天使的台阶’。现在这里还为全世界的情侣办结婚登记，

情侣们相信，在这里结婚，或者走走‘天使的台阶’，就会得到天使的祝福。”

导游几乎是炫耀般地讲完这段台词的，他也没忘记捕捉莫太太表情的微妙变化。但莫太太只在他说到“结婚登记”时，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女儿小莫。

“烧光了不更好吗？”莫太太总能说出这样扫兴的话。她根本没理会导游的建议——跟结婚三十五年的丈夫走上这段浴火重生的台阶。因为那高高的台阶看上去那么冰冷，让她感觉不到一点爱情的暖意。她也是在这个时刻突然觉得，导游一定是说错了，爱情从来不会是经历火灾后毫发无损的大理石，爱情其实才是那场意外降临的大火——瞬间烧掉所有，然后，爱情只会留在这些似是而非的传说里。这真是个巨大的错误。他们都错了。而她自己，在这个大理石般坚固的错误里，也待了三十五年。她本来可以给自己争取的知青返城名额，她本来将成为大学教授而不是小学音乐老师，还一定会存在的那个更能理解她的伴侣……都毁于那场三十五年前的“大火”，毁于黑暗的山区县城那个被清风明月蛊惑的夜晚。如今她拥有的，不过是些被麻将牌砸出血般不堪、莫名其妙、羞于谈及的尴尬日子。

母亲只能把目光转向女儿，以缓解内心如冰冻般的不适，或者，让更复杂的情绪将自己的内心占据，那几乎是她现在最难以言表的骄傲——小莫没有重蹈覆辙，让爱情成为坚固的错误，小莫的幸运、明智和勇气让莫太太从不怀疑，女儿一定会比自己幸福。

莫太太、莫先生和导游都没有注意到，小莫在他们三人觉出尴尬并只得离开后，独自轻轻地、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上了“天使的台阶”。她甚至还仔细数了数，那一共是三十五级台阶。

在三十五级台阶之上，巨大的水晶吊灯已赫然在目，它将从天顶射入的阳光折散开——七种颜色的光芒，像彩虹从天而降。

小莫便是在这样一种艳丽的景象前，闭上眼睛的。她举起合十的双手，用临时的、自行设计的动作，许下心中那个存在了很久但从没说出口的愿望——如果可以重来，她真的想拥有父母这样的爱情，哪怕只是厌倦到老。

（真真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30日，李晨图）





溥仪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废帝溥仪，心血来潮，翻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他想起了他的洋老师庄士敦跟他提起的“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想听听这个人“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对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宫中逢二休息）去看他。”

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就是阳历5月30日。在约定时间时，胡适很细心，他们选择了宫

中休息日见面。17岁的废帝溥仪对胡适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白话诗有兴趣，而胡适恰恰是提倡白话诗最有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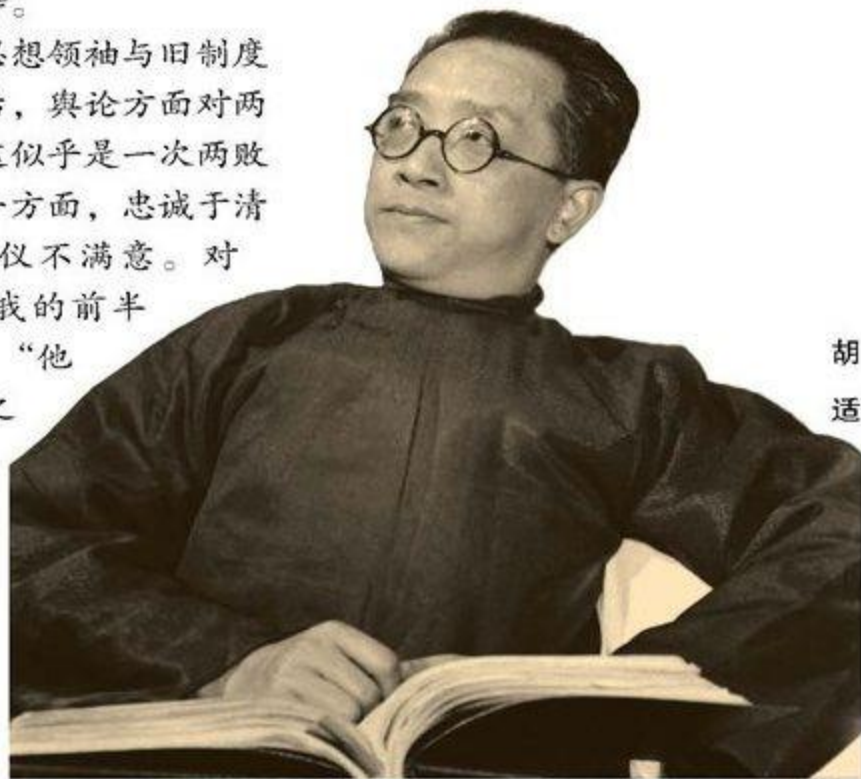
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20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新文化的思想领袖与旧制度的帝王见面之后，舆论方面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一方面，忠诚于清朝的遗老对溥仪不满意。对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他（胡适）走了之

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就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闹起来了。”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欢胡适并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青年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一个权力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特殊公民而已，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刚刚废除帝制的年代里，许多人还是认为胡适有做帝王师的念头，这就使那些原本崇拜胡适的激进青年对他大失所望。这个引起风波的插曲，恰恰反证了时人心底帝制思想的残留。

（奕茗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



胡适





村上春树

## 村上收音机

◎〔日〕村上春树 ◎施小炜 译

### 汉堡包

在檀香山小住时，我独自一人去超市买东西，在停车场里把车停好，刚抬脚还没迈出两步，便被一个看似流浪汉的白人中年男子叫住了。他很瘦削，头发很长，皮肤晒得黝黑，穿得单薄朴素，脚上穿双凉鞋。从服装上看，他与当地的普通市民的确难以分辨，但那肤色绝非在宾馆游泳池边喝着戴吉利鸡尾酒晒出来的，这一点从整体感觉上可以推断出来。

“对不起，我饿坏了，想吃个汉堡包，能给我一美元吗？”他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我大吃一惊。虽然时常看见流浪汉站在街角喊着“行行好吧”，但头一回遇到如此明确地说出目的和金额来寻求援助的人。环顾四周，只见停车场前方有一家“汉堡王”，还有煮肉的香味微微飘荡过来。

自然，我给了那人一美元。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禁萌生了恻隐

之心——正当饥肠辘辘时，有汉堡包的香味飘来，想必令人难以忍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采取了与其他流浪汉迥然不同、独具匠心的求助方式，对于这种策划能力，我感到由衷钦佩。

于是我从钱包中摸出一美元，说了声：“请享用汉堡包吧。”那人依旧用平静的声音，全无笑意地说了声“谢谢”，把钱塞进衣兜里，朝着“汉堡王”的方向走去，凉鞋发出很酷的声音。

事后我忽然想到，或许应该递给他三美元，对他说句“吃汉堡包的时候，请再喝杯奶昔吧”，然而为时已晚。我这个人生来就比别人脑筋转得慢，当一个念头浮上脑际时，大多已时过境迁了。

可是，由这个故事得出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如果人家仅仅是含糊其词地说：“我肚子很饿，不管多少，给点钱吧。”没准我们就不会被触动，兴许只是义务性地给个二

十五美分了事。

可是人家具体而直接地提出“我想吃个汉堡包，能给我一美元吗”，我们就无法认为事不关己了，甚至还会思前想后：要是自己不巧沦落到对方那种境地的话，又该是什么心情呢？便几乎条件反射般递给他一美元，并且在内心一隅，祝愿他用那钱吃个汉堡包，变得稍稍幸福一点。

### 难挑的鳄梨

世上有许许多多难事。不过我个人觉得，世界上最大的难题之一，恐怕就是预测鳄梨的成熟时间了。

不管怎么说，鳄梨的问题就在于无论是端详还是触摸，从外观上都弄不明白它究竟能吃不能吃。满心以为“已经好了吧”，可拿刀一切，却还坚硬无比；觉得“大概还不行”，便搁在一边，谁知里边已经烂成糊状了。迄今为止，我糟蹋了好多鳄梨，真可惜！

不过世上有形形色色的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我曾住在夏威夷考艾岛北滩写长篇小说，附近有个镇子叫基拉韦厄，是座小镇，驱车只需一分钟就能穿城而过。沿着基拉韦厄通往灯塔的干道稍稍向右转，有一家小小的水果摊，那位售卖各种水果的胖老太，能几近完美地说出鳄梨的成熟程度。

每次去买鳄梨，她都会叮嘱我：“这个再放上三天。”“这个明天就要吃掉哦。”而她的预言准确得令人感动，简直不妨说她具有特异功能。我为那时间点的精确而感动，基本一直在她那儿买鳄梨。因为其他水果摊主的“宜食时间”提示大都是信口开





几年前，我大外甥要去美国。其实，他算是IT精英，在国内某大型企业，有一份年薪二十多万元且单位提供食宿的工作。

当时，我姐姐和姐夫想让我劝劝外甥：这么好的工作，还出去干什么？说不定是骑马找驴呢。我外甥当时说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宁可输在公平规则下，也不愿意赢在不公平规则下。”

当时这话把我给绕糊涂了。年轻人真是有思想。后来，我一直在想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大小规则，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有秩序的社会中，人的生活都在规则下运行。规则公平与否，决定规则下人的命运沉浮与价值实现。

什么叫不公平规则？这里有个例子，古罗马一位皇帝叫康茂德，他爱好在角斗场与人格斗，亲手杀人无数。格斗的游戏规则是由他自己制定的：他自己但凡上场都是手执利刃，而对方只能持木制的家伙。借助这个规则，他手起刀落，如砍瓜切菜，或如虎入羊群，杀得

对手连滚带爬，哭爹喊娘，直至毙命。与他搏斗的奴隶中也不乏真的猛士，有一身气力和武功，可面对康茂德时，手里没有真家伙，又能如何？

不公平的规则，只对制定者或者拥有特权的一方有利。在康



## 不让“输的鱼”流泪

●查一路

茂德的规则之下，连大象也不是他的对手。据说，他还喜欢与大象搏斗。大象被牵到角斗场，他坐在那儿，用铜铃般的大眼睛瞪着大象。大象见了，就开始流泪，环顾四周，向众人求助。怎奈有规则在，康茂德的兴趣就是

要凭借规则，“勇”杀大象。并且他还制定了这样的规则：每次上场他都可以从国库中领取一笔巨额的“出场费”。

我曾经看过几米的一个绘本——《公平的游戏》，一条被钓上来的鱼，掉下了硕大的泪，这泪大得惊人，下面有一句话：是因为痛吗？还是怨恨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如果钓鱼的人嘴里也含着鱼钩来博弈，输的鱼是不会流泪的。

第一次看这个绘本，有心痛的感觉。生活中寻常的事隐含了不公平的规则，突然被揭示出来让人直面，心中蓦然有一种震颤和愧疚。

反过来说，什么是公平规则？公平规则，可以让输的鱼不流泪。更为直观地说，美国出了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英国出了苏珊大妈，他们当年都赤手空拳出来闯世界，无背景、无靠山，想出人头地，只能靠公平规则和自身的能力。

我猜，在这种规则下，即便他们输了，也不会流泪。

（周继红摘自《中老年时报》2015年2月13日，几米图）

河的。

说到鳄梨的吃法，首选非加利福尼亚寿司卷莫属，不过做成沙拉也很美味。将黄瓜、洋葱和鳄梨拌匀，再浇上姜汁沙拉酱，这种简单的沙拉成了我家的传统菜肴，曾经有一阵子每天都要吃。

白天集中精力写小说，到了日暮时分，有时去基拉韦厄小镇上的电影院看场电影。遗憾的是

这家电影院只开了两年就关门了。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神秘河》，我就是在这里看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只是在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胶片忽然起火，啪的一下断了。正惆怅地想着“只剩一点点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可真是……”，只见一个人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吼道：“喂，到底谁是犯人呀？”满场爆

笑。

事后，我常满怀眷恋地想起电影院里这种亲切的氛围。但悬疑片看不到结尾，毕竟令人心痒难耐，哪怕是把电影票钱退还回来也不行。

就这样，每当看到鳄梨，就不禁回忆起不知道结尾的《神秘河》。

（又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一书）



# 晓玫与云美

◎  
依  
时



晓玫 65 岁，云美 60 岁。两个人都生在上海，跟着新中国一起来到世上，前后脚。按着老说法，她们是乘同一批船来投胎的。但一如坐在船上的人，未知岸上的去处，她们无从选择自己的时代。

童年是开心的。生活在复兴公园周边的晓玫有爱好艺术的父母，从小接受熏陶，坐上琴凳。后来迁去北京生活，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准备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长在闸北的云美则是普通人家七个孩子中的老五。已经工作的哥哥从单位带回来手风琴，她一学就会。里弄口上住着一户人，家里有架钢琴。不知为什么，这一家的女儿总是敞开着房门练琴。每天到了最后一节课，云美总渴望能早点放学，这样她就可以赶在晚饭前多听一会儿弄堂口的琴声。夜里静下来，星空下隐约还有些音符，似晚饭后的余味，附着野猫，跃过老虎窗，跃入云美的厢房里。她也憧憬，

也许自己可以试着考音乐学院附中。

新中国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晓玫和云美都长大了。已经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晓玫正在准备人生第一次礼堂演出。演出前夕，她和同学玩得太疯，靠在窗边说：“我开心得要跳下去。”这话传到校方耳朵里，变成了“出身不好”的学生要畏罪自杀。结果，在本该进行人生第一次亮相的舞台上，开了一场批斗会——针对晓玫。原本来听她演奏的人，坐在台下，一双双眼睛抬起来，看她如何言不由衷地说些什么。

云美的期望则先达成——关于下午放学早一点的期望成了现实。很快她不需要上下午的课了，很快，她什么课也不用上了，回家给哥哥妹妹们做饭。她总是侧起耳朵，但弄堂口的人家门户紧闭，没有琴声，什么声息也没有。

晓玫不再被允许碰钢琴，她被送到张家口农场劳动。

而云美还在上海，她不得不去工作，在一家旅馆做服务员，每天弯腰叠床单，把洗干净的布挂在衣架上晒干。一个个衣夹在晾衣绳上，风一吹，像一串噤声的音符。下夜班回来经过弄堂口，云美常被吓一跳——有时是野猫从高处跳下来，有时是人从高处跳下来。

到了有样板戏的时候，终于可以弹琴了。在张家口劳动的晓玫求母亲把钢琴寄到农场，那是她母亲结婚时，外祖母送的嫁妆。现在这东西从复兴公园辗转河北农家，成了她和旧日世界唯一的联系。她偷偷练习巴赫的曲子，却告诉别人这是阿尔巴尼亚音乐。她母亲曾为了保障她练琴不被人发觉，而在雪地里替她站岗。

上海的云美则得到机会，被单位送到区文化宫学习乐器，一阵子是琵琶，一阵子是月琴，只是琴都不能带回家。她想买琴，可最便宜的琵琶 70 元。而云美一个月只有 36 元工资，其中 30



元要上交家里开伙。哥哥们去安徽插队了，她是长女，必须成为家中的经济来源。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晓玫成了第一代大学生，她告诉母亲自己决定出国。母亲哭了，因为这意味着女儿再也不会回来。

上海的云美有点懊丧，没有系统学习乐器的她，自知无缘大学。她准备结婚了，烫头发，买鞋子，穿上礼服拍照。这是她最接近舞台演出的时刻了。然后，她有了孩子。在各种物品还需要票证的年代，云美学会了如厕后抽一张草纸出来，裁成两半，再两半。钢琴、琵琶、月琴，那都是属于别人的。

晓玫去了美国，之后去了法国。洗盘子，看孩子，打零工，间歇在邻居投诉前练钢琴。

云美照料家庭，想方设法节省。挤公车，养孩子，做家务，偶尔看看电视上的演奏会。

到了80年代末，晓玫得到了资助，在塞纳河畔安顿下来，从此专心练琴。

到了90年代初，云美花掉几乎一半积蓄，买了一台音响。为了节省运费，她和老公横穿半个上海，硬是把这庞然大物带回住处。可惜这节省之举太过招摇，过了几日，家里来了贼，损失惨重。云美大哭一场，但哭完了，日子还得继续。

转眼进入新世纪，此时的上海和当年很不一样了。有人开始在网上注意到旅法的晓玫，称赞她是隐士一般的传奇演奏家、独一无二的巴赫演奏者。而云美则迎来孩子高考结束，她决定买一架钢琴。退休后的她，报考了上海师大老年大学钢琴班。

2014年11月9日夜晩，复

兴中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离开上海差不多60年的朱晓玫第一次归乡。沪上的文艺界都在议论她、期待她。她的演出成为城中盛事，黄牛票在网上被炒到一张6000元。那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演出。舞台一侧，门开了，朱晓玫入场。她羞怯而隐忍，痛苦似的，拖着脚步上台。但这一次迎接她的，不是批斗、没有审视，台下400名满怀期待的听众望向她。在全场屏息凝神的期待中，她低下头对着斯坦威钢琴，抬起那双劳动妇女才有的粗粝的手，弹响了《哥德堡变奏曲》的第一个音符。

而在上海西南角的社区文体活动中心，这一个夜晚，我的姨妈、已经开始被社区的文体爱好者尊称为“老师”的云美，刚刚为当地老年合唱团伴奏结束。她现在已经能熟练地对着简谱弹奏一切常见的合唱曲目了。这一个夜晚，如同所有的夜晚一样，她合上朝北卧室里雅马哈钢琴的琴盖，吃过晚饭，就和老公散步去了。她并没有留意新闻，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女钢琴演奏家的归来。

这个夜晚，在浪潮般起伏的掌声中，全国的乐评人都在看着朱晓玫，如同看着一个从核爆区生还的幸存者，从废墟中拖曳着身子走出来，一直走到这里。在演奏结束后，朱晓玫准备返场加演了。她拿起主办方准备的话筒，久病初愈一般，抱歉地说：“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献给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

我忽然就流泪了。想起春节聚会的时候，云美姨妈在钢琴前给我们弹《我爱你，中国》，一边弹一边唱。这是他们这一代人

都谙熟于心的曲子，每一个字都带着感情：“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圣经》里，上帝和魔鬼打了一个赌，然后轻易夺走了约伯的一切。但约伯等到了最后，等到了命运的一点偿还。

晓玫与云美，她们素未谋面，也不会相识。她们不曾知道，自己和对方一起，分享了这个时代。

（易茗摘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2月12日，刘程民图）

## 婉约

●李显坤

1927年，二十四岁的聂绀弩来到南京，遇到了比他小六岁的女学生周颖。那时，周颖正与一位赵姓青年交往，恰巧这位赵姓青年与聂绀弩是好朋友。也许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每次与周颖约会时，赵姓青年都会叫上聂绀弩一同去。

有一天，周颖专门请聂绀弩吃饭，吐露了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第二天，聂绀弩就买了本郑振铎翻译的俄罗斯作家路卜洵的小说《灰色马》，送给赵姓朋友。自此后，知趣的赵姓青年就自动隐去了。

原来，《灰色马》中就有这样的情节：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他每次约会时，也总是拉上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姑娘爱上了陪伴的这位。

第二年，聂绀弩和周颖就结成了终身伴侣。

（宋正怀摘自《今晚报》2015年2月5日）





我写过荒诞的小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荒诞派作家，因为我也写过不荒诞的小说。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从20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的。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即使今天的布拉格也仍然如此。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那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手提包被偷走了。

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

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而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

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着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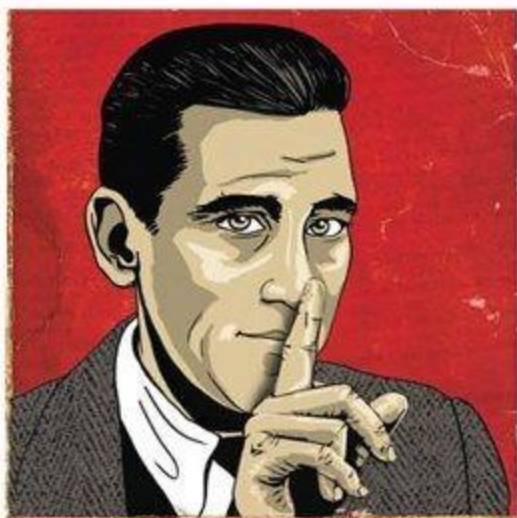
还有马尔克斯的荒诞，那是拉美政治动荡和生活离奇的见证，今天那里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作品的巴西译者向我讲述了巴西的种种现状。她说自己去一个朋友家，那儿距离自己家只有一百米，但如果天黑后，她就要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去，否则就会遭到抢劫。她说平时口袋里都要放上救

## 荒诞是什么

●余 华







塞林格画像

## 不赴“总统宴”的塞林格

◎夏生荷

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赶紧把正在房间里写稿子的父亲叫了出来。

让皮基没料到的是，尽管杰奎琳有着传奇般的魅力，是一个无法让人对她说“不”的女人，但父亲塞林格还是谢绝了她。

这让皮基生气不已：“我从没去过白宫，您为何要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

“跟你一样，我也非常想去见肯尼迪，他是让我打心眼里尊重的好总统。”塞林格回应道，“但我不能让自己走进一个‘充满自我’的夜晚——他们在那里为我准备了太多不切实际的赞誉，譬如总统会邀请我发表演讲，甚至发给我一枚奖章，而这一切都是我极力想避免的事，因为我怕抑制不住自己的虚荣心。”

塞林格又说道：“我更怕总统当面邀请我出任公职，因为我

天生就是一个不善于当面拒绝人的人，更何况对方是总统，但如果答应了，我将不能安心写作。”

女儿这才明白父亲不去赴宴的真实意图，后来证明塞林格的猜测果然是对的，肯尼迪当晚真的想任命塞林格为自己的发言稿撰写人。

让塞林格震惊的是，一年多后的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葬礼那天，他和皮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当肯尼迪的棺槨出现时，皮基看见父亲潸然泪下，那是她有生以来唯一一次看到父亲落泪。

尊敬一个人并不等于完全顺从他，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不去追名逐利、不去攀附“高枝”不易，拒绝主动伸来的、唾手可得的地位和荣耀更难。

（雪茹摘自《牡丹晚报》2015年1月29日）

1962年春的一天，美国白宫邀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参加一个由总统肯尼迪为美国著名作家举行的宴会，凡是受邀者都可以偕家人前去。

能到白宫参加总统宴，这是一份极大的荣耀，但塞林格并没有当即给出同意前往的答复。

两天后，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直接将电话打到塞林格的家里，再次邀请。当时，塞林格的女儿皮基正好坐在电话机旁，当她得知对方是美国第一夫人，代丈夫来邀请塞林格出席宴会

命钱，遇到抢劫时递给劫匪。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饭后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天还没黑，所以没带救命钱，结果几个劫匪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把钱交出来，他说没带钱，一个劫匪就用枪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聋了。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赛期回到巴西，正开着他的跑车兜风，手机响了，是巴西一个有上亿人收听的足球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打来的，主持人要问卡洛斯几个问题，卡洛斯说让他先把车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车准备回答问题时，一把枪顶住了他的

脑门，他急忙对主持人说，先让他把钱付了再回答问题。差不多有几千万人听到了这个直播，可是没有人觉得奇怪。

美国的黑色幽默也是荒诞的，是海勒他们那个时代的见证。我要说的是，荒诞的叙述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那里表达出来时，是完全不同的。用卡夫卡式的荒诞去要求贝克特是不合理的，同样用贝克特式的荒诞去要求马尔克斯也是不合理的。这里浮现出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

的，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因为文学从来都是未完成的，荒诞的叙述品质也是未完成的，过去的作家已经写下了形形色色的荒诞作品，今后的作家还会写下与前者不同的林林总总的荒诞作品。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

（宇田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书，邱懿图）



直到十一岁，我才吃到这辈子第一个汉堡包。

其实也不难想象，我出生的南方小县城，面积小，人口少。县城小到每年春节扫墓，都能在公墓大门口不费吹灰之力地碰到好几个同班同学。所以十一岁能吃上汉堡，在我们班已经相当时髦。

这要归功于我妈，她年轻的时候卖烟，天南海北基本都去过，那几年分管东北三省的业务，常驻北京办事处。我妈卖烟卖得风生水起，因为见多识广，所以一直走在时尚前沿，逛赛

特，烫卷发，穿短裙，背名牌包。十一岁那年，我刚刚开始发育，挑肥拣瘦，有的衣服开始不爱穿。我妈明察秋毫，看出了我臭美的苗头。有一回她出差回来，突然觉得我很土，便二话不说买了两张火车票，让我跟她去北京见见大世面。

火车北上，我妈说，女孩子应该多出去走走，眼界宽，气质自然就好了。她问我到了北京最想干吗，我冥思苦想，憋了半天，说：“爬长城，吃汉堡。”

我妈惊愕，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她哪知道，爬长城和吃汉

堡，已经是我对北京这座大都市所有想象力的极限。我妈也同样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意识到我比她想象中还要土一万倍，于是我们下了火车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她就冲到麦当劳给我买了我这辈子第一个汉堡。

汉堡是胡椒味的，我怀着忐忑激动的新鲜劲儿，像加入少先队第一次佩戴红领巾时一样。我捧着软软的汉堡认真地咬了一口，又认真地咬了第二口。

崩溃！又黑又黏的胡椒酱，滋味奇怪，难以下咽。我抬头看看我妈，再看看周围，大家分明

## 北方有盛宴 ●吴惠子

小时候我信誓旦旦要吃遍全球，可眼下，走到北京，已经是我能从家里走出来的最远的距离。风风光光的北方盛宴，恐怕再使劲也推不到高潮了吧，因为生命里真正的高潮早就出现了





都吃得比我香。由于担心我妈再次嫌我土，我勇敢地把汉堡吃完了，心情非常复杂。

可谁知道这种被全世界背叛的感觉，竟接踵而至。

第一次喝到固体状的酸奶，第一次吃到从水里捞出来的不仅不带汤还要蘸醋的饺子，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有尖椒肉丝还有甜甜腻腻的京酱肉丝，第一次端起撒了葱花和香菜的咸豆腐脑，第一次遇到放糖不放盐的西红柿炒鸡蛋，我狭隘的味觉突然就慌了，心里也慌了。

当我第一次涮北方的清汤火锅，发现锅底居然没有猪蹄和土鸡时，我不屑一顾，心想：这清澈见底的一锅水，也能算火锅？但是新鲜的羊肉放在铜锅里烫一烫，在芝麻酱里蜻蜓点水地一蘸，味道还真是绝了。

我妈带着我吃遍了北京，又一路北上，吃到沈阳、长春、哈尔滨，从中国人开的小馆子吃到俄罗斯人开的西餐厅，口味跨区域、跨民族，食材上天又入地。那个寒假，我的每顿饭都像盛宴。我鼓励自己在带着冰碴的生拌牛肉里振作，也纵容自己在晶莹剔透的锅包肉里沉沦，彻底明白了我妈为什么说我土。

我梳着两条麻花辫儿，穿着我妈在赛特给我买的羽绒背心，站在八达岭长城上，第一次和两名陌生的外国友人合影。我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横扫全球，吃遍天下所有的飞禽走兽。回家的火车上，我妈给我买了一包真空包装的卤鹌鹑，啃起来奇香。

我妈看着我，就像端详一件艺术品，她说我出去见了世面，马上就洋气多了。

我光顾着吃，一心恳求我妈

以后每次出差坐火车，都要给我买两包卤鹌鹑。

我回味着北方才有的盛宴，胃口大开，正值青春期长身体，无肉不欢。初中毕业时，学校体检，班主任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注意身材，让我考虑减肥，我觉得他多管闲事，一笑而过。

中考后的那个暑假，我住的小县城终于开了一家叫“麦琪汉堡”的餐厅，生意奇好。我第一时间去吃了一回，香辣脆鸡堡的味道甩出胡椒汉堡好几条街。我看着餐厅里络绎不绝的人，盯着他们的嘴，捕捉他们吃这辈子第一个汉堡的表情，有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我打包了一个汉堡给我外婆，让她也赶赶时髦，可她咬了一口，摆摆手说太难吃了，问我中间的菜为什么是生的，说外面的饼还不如烧饼。我偷笑，觉得外婆比我还土。

后来我妈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了粤东，再次刷新了我对食物想象力的极限。我虽然天生好吃，从不挑食，也自认为见过世面，所以胆大包天，但广东人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有一回跟我妈去汕头，听到我妈的客户们说要吃猴子，我问了我妈三遍是不是动物园里的那种猴子，我妈说是。那一瞬间，我还是崩溃了，彻底忘掉了自己要吃遍飞禽走兽的誓言。我偷偷跟我妈说：“你可别吃猴子。”我妈说：“你放心，我不吃，吃了要遭报应。”

我长大了，胆子反倒小了，干锅野兔已经到了我敢吃的哺乳动物的极限。

高中学习压力大，食量也大。我妈跟单位申请，出差的时间缩减了一半，所以总能在家里

给我做饭。她去过的地方多，做菜又有天赋，可将南北口味融会贯通。但凡她吃到好吃的，就会默默地把食材和味道记下来，遇到吃不明白的，还会跑到厨房去找师傅耐心请教，然后回家第一时间做给我吃。

我家虽然深居内陆小县城，但米缸里永远都是我妈从东北运回来的香喷喷的大米，饭桌上随时都能从平平淡淡的鄂西风味变成精致的粤式小炒。原本我妈是为了让我吃饱了好好读书，可是由于我妈做的饭实在太好吃，以至于我每天吃饱了就困，根本没办法好好上课。我经常因为中午吃得太饱，下午的数学课上大脑缺氧，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晚自习下课后回家，我还要风卷残云，就着中午的剩饭剩菜饱餐一顿。有一回我一口气吃了半锅饭，我妈忍不住大发雷霆。

她说我成绩不好，饭都白吃了。

可是饭怎么会白吃呢！我胖了，真胖了。

高考前夕，当别人的妈妈都给自己孩子买各种补脑口服液的时候，我妈看电视购物，给我买了一种非常甜的进口减肥食品，我吃了半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抑制食欲对我来说就是胡扯。我妈只好勒令我每顿最多吃一碗饭，还不让我压得太实，并没收了我的全部零食。

但为时已晚。高中毕业，还是学校体检，身高一米六刚出头的我，再次称体重，我以为秤坏了。最后好话说尽，医生才勉强答应我在体检表上少写六斤，说那就凑个整数，一百二吧。我看着镜子里的姑娘，粗腿圆脸，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好看。这才后





知后觉，意识到高中这几年给我写情书的男生，欣赏的原来是我秀气的灵魂，而不是我的脸。

伤心之余，再想想自己以前总是以貌取人的行为，觉得十分肤浅。

那一阵儿，每当我端起碗，我妈就会问我：“你要吃，还是要美？”我就如鲠在喉，第一次隐隐约约觉察到，最接地气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的那个选择。

虽然胖是一种无法呼吸的痛，但是一想到没肉吃，我便更加心痛。思忖再三，我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始终无法割舍年少记忆里的铜锅涮肉，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便毅然决然离开小县城，到北京念大学。

北方虽有盛宴，但气候干燥。我因为水土不服，刚到北京的那一年，几乎每个月都去医院报到。发烧输液，体重直线下降，减肥效果强过任何减肥药。人一瘦，肆无忌惮，吃得更多，常常跟朋友三五成群，在大街小巷胡吃海喝。

可我们都是吃不了猴子的同类人，最大的出息，就是经常跨越半个北京，去西四北大街排队买煎饼，或是开着车从望京跑到南小街吃卤煮，夏天晚上的据点，通常都在对外经贸大学对面的车棚烧烤摊，冬天沿着东河沿，去南门涮肉、喝啤酒，清新脱俗。铜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窗户上雾气蒙蒙，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影影绰绰，肉吃腻了，就来头糖蒜，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吹牛不胖，又幸福又满足。

朋友笑我吃起肉来像个男人，成本太高不太好嫁人，问我如果一顿没肉还能不能吃得下饭，

我光是听就急了，说不能，绝对不能没肉吃。我外婆总说，人有多大胃，就吃多少饭，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讲，世事无常，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

外婆说得对。

我妈得了癌症，整整十八个月，我一口肉都没吃过，也照样把每顿饭都吃下去了。那时候病急乱投医，我束手无策跑到雍和宫跪了三个小时，发愿说只要我妈身体健康，我愿意吃素不杀生。我妈知道后气急败坏，说我书都白读了，太愚昧。

我妈问我：“人如果不吃肉，身体还能好吗？女人不喝猪脚汤，皮肤还能好吗？如果吃素就能治病，还要医生干吗？”她一口气说了三个排比句，气势磅礴，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固执，觉得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我说我在雍和宫见佛就跪，跪一次就说一遍心愿，绝对不能食言。最后我妈还是没拗过我，接受了我不吃肉的决心。

我妈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我遵守诺言，不吃肉也不杀生，连家里过路的小蚂蚁也不碰。刚开始吃素很痛苦，因为没有动物脂肪，饿得很快，经常刚吃完饭马上就饿，半夜有时候还会饿得睡不着，人一下子变得很焦虑，瘦了好多。有一回我饿得不行，做梦吃饭，夹了一块蒜香排骨，结果又在梦里清楚地告诉自己不能吃，于是放进嘴里的排骨，又被我吐了出去。早晨饿醒后我坐在床上大哭一场，觉得没肉吃的日子真的好辛苦。那时候每天早晨路过包子铺，看到店里的人吃肉馅儿的小笼包，真的就会多瞄两眼，羡慕得一塌糊涂，觉得要

是能进去吃上半屉，简直就是人生第二大梦想。

现在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首先，医生妙手回春，我妈的病彻底好了，她的精神甚至好过从前；其次，我在朋友和我妈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开了荤。但因为太久不吃肉，第一口老鸭汤，确实感觉很腥。朋友带着我连吃了三天肉，可是真的也就新鲜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发现，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有时候青菜煮面，似乎更爽口一点。

现在跟客户吃饭，山珍海味满满一桌，大家你来我往把酒言欢，但我的食欲却大不如从前，味同嚼蜡，经常走神。奇怪，这不就是我曾经心心念念的北方盛宴吗？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但盘子里的菜，味道怎么像是变了。

心口仿佛有一束光，沿着喉咙撞过来，把舌头上的麻辣鲜香都冲淡了。才明白，人最先变老的原来是味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天南海北的缤纷筵席，吃份儿新鲜，吃不出团圆。

小时候我信誓旦旦要吃遍全球，可眼下，走到北京，已经是我能从家里走出来的最远的距离。风风光光的北方盛宴，恐怕再使劲也推不到高潮了吧，因为生命里真正的高潮早就出现了：

我妈撸起袖子，在厨房三下五除二露一手——凉拌木耳、白灼芥蓝、丝瓜炒蛋、清蒸老虎斑，配一碗干贝白菜汤，添一碗喷香的白米饭。

四菜一汤，尽是滋味，千金不换。

（雨涛摘自《ONE·一个》，李小光图）





我们花了35年消除烟雾，其中的30年对抗政客，5年治理烟雾本身。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

——网友

养心不等于寡欲，养生不全是避腻，养肤不同于画皮。

——不可以误解的道理

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商店与服务网点都像是药店。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论消费主义时认为，获得商品时人总在幻想这样能够抚慰不适或痛处，无论待售商品的表面用途是什么

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

——调整情绪，或许是克服孤独的一个简单方法

79%的消费者喜爱传统节日的理由是“传统节日可以放假”，75%钟情西方节日的消费理由为“西方洋节新奇有趣”。

——《北京商报》的调查结果显示

“80后”再不结婚就得被叫“爷爷”了！“90后”登记人数要超过你们了！

——无锡新区婚姻登记处的负责人表示，2014年“90后”在新人登记中占三成，2015年将首次超过“80后”。“90后”总把“80后”叫大叔，那么



“90后”的孩子就得把“80后”叫“爷爷”了

一个鞭炮足以让10立方米内的PM2.5严重爆表，那么，一串鞭炮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呢？

——上海交通大学燃烧与环境技术研究中心上官文峰团队据此表示，燃放鞭炮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损害是不可逆的，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和环保成本则更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的愚蠢往往不在犯错的那个瞬间，而是在竭力让自己蠢得不那么明显的时候。

——撰稿人姬霄

看好片就是边看边为自己的智商着急，看烂片就是边看边为导演的智商着急。

——好片与烂片的区别

没休假，不运动，不看书。

——在“2014年中国白领满意度指数调查”报告上，多数白领如此概括自己的生活状态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更加

乐观。

——英国喜剧演员瑞奇·热维斯在网络视讯论坛“大思想”上说道，美国人会被告知他有可能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而英国人则被告知那种事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我们邀请了整个班16名孩子，可是一个都没有来……

——患有自闭症的美国男孩圣克劳德·葛伦过6岁生日，葛伦的妈妈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地警长很快看到了这条信息，不到一个小时，一架直升机就出现在葛伦家上空，随后消防队和警察局总计25名家长带着15名孩子出现在葛伦家里，给他过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生日

所谓人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交换，没有价值的人脉是一种短暂的求助关系。

——王利芬提醒职场人不要忙着建什么人脉，把专业做得精彩是根本，有了本事就有人找，也就有了人脉

当你可以跟一个人不说话，分享片刻寂静，且不会觉得尴尬，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你遇到了对的人。

——电影《低俗小说》台词

在“满城挖”“任性堵”“灰蒙蒙”的当下，让城市安静下来，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高品质定位，更是对宜居需求、幸福生活愿望的最好回应。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

（汪杰、郭巍、孤独客等摘）





每当看到有趣或者漂亮的事物时，我们都会有一种自然的冲动，想要将它捕捉并保存下来——在今天，我们会拿出手机拍照。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拍照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因为我们忙于拍照，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去观察这个促使我们去拍照的有趣而漂亮的事物；第二，因为我们知道照片保存在我们的手机里，所以我们总是无暇欣赏，因为我们总是想着某一天我们会抽出时间来专门欣赏的。

这个问题在今天很普遍，其实在摄影流行之初，当照相机的尺寸类似于落地大座钟之时，这个问题就被注意到了。问题的发现者是英国的艺术批评家 John Ruskin。他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旅行者，他注意到大多数旅行者在观察和记忆他们看到的美好事物方面的表现让人沮丧。他认为人类对美好事物有表达和主宰的渴望。最差的情况下，我们购买纪念品或者拍照。但是，在 Ruskin 看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就是尝试将我们看到的有趣的事物画下来，不管我们是否有这种才能。

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人们绘画的次数远比今天多。那时人们需要用绘画记录生活。但是在 19 世纪中期，摄影扼杀了绘画。绘画变成了只有艺术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绘画的拥护者和照相机的敌人

Ruskin 发起了一个让人们重新拿起画笔的活动，他在这个活动上花了四年的时间。他出书、演讲并且资助艺术学校，他的活动并不能让人画得更好，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悖论：“人们生而为艺术家，就像河马生来就是河马，并且不能让自己成为长颈鹿。”

## 停止拍照，学着画画

◎安心芮 译

在 Ruskin 看来，即使对于没有天赋的人，画画也是有价值的，因为画画能教我们去看、去观察，而不是茫然地注视。在用我们自己的手重现眼前景象的过程中，我们会自然地漫不经心

欣赏美好事物的状态，转变成从美好事物的各部分中得到深刻感悟的状态。

Ruskin 觉得，只有很少的人会注意细节，他谴责现代游客的盲目和匆忙，特别是那些以只用一周时间坐火车游完欧洲为荣的游客。高速度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强、更快乐或更聪明。世界上的东西比人们能够看到的更多，但走得更快并不会让看到的東西变得更好。真正珍贵的是所思和所见，不是速度。人走得慢点并无害处，因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行走，而在于亲身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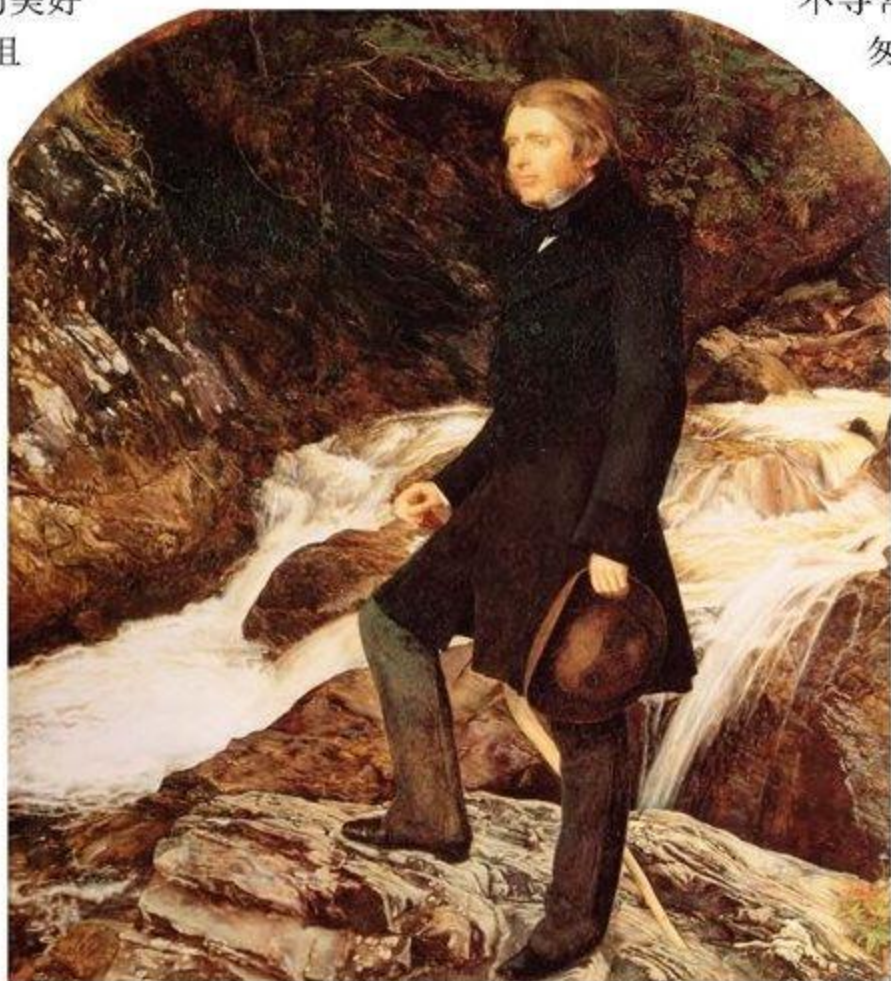
所以他放慢速度，劝告我们花更长的时间观察复杂的事情，甚至是相当简单的事情。从他自己的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观点。

假如我们停下来，用一个素描画家能够画一幅速写的时间来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会被认为是不寻常的，这恰恰说明我们对

匆忙是如此习惯。画一棵树至少需要十分钟的专心注视，但最漂亮的树也很少能让过路者停下来注视一分钟。

Ruskin 总结了这四年他尝试去做的绘画教学和写作指南，他写道：

“两个人出去散步，其中一人是优秀的素描画家，另一个完全不会画画。他们一起沿着林荫道走下去，看到的景象会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人会看到小路和树，他会看到树是绿的，会看到阳光，会有愉快的感觉——这几乎就是全部了！但是素描



John Ruskin 画像 (John Everett Millais 绘)





## 宿敌

◎〔俄〕谢尔盖·彼得耶夫

◎十九恨 编译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去见见我的敌人。

不怕大家笑话，这个人其实是我的父亲，虽然他从未像个父亲那样对待过我。

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路虎，尽量不让路上的牛粪弄脏自己的新车。想想，当初就是在这里，我愤然离家出走，他竟然毫无挽留之意，后来，是母亲半夜搭着别人的拖拉机跑到县城把我硬拉扯回来。

我不敢说父亲毫无感情，但至少他对待我是极不公平的。明明是我的语文课外阅读书，他硬是要宣布，这本书供班上所有同学阅读。结果，当那本书转了一圈回到我手上时，已经破烂不堪，上面甚至还沾着牛粪。

我认为自己比别的伙伴聪明，这是我的努力所得，但父亲却一次次把我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我那点

所谓的长处，根本算不上什么——别的孩子平时都无暇读书、做作业，只有我因为有个教书的父亲，才不需要每天去田地里劳作。

他不以我为荣，即便后来我考上了圣彼得堡大学，他也只是点点头，说：“去吧，毕业再回来。”我确实确实无法接受，等我毕业那天，他竟然真的要求我回家，接他的班。

我是狠了心离开的，尽管在外面打拼的日子很辛苦，尽管这二十年我基本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但我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会成功。当再次回到家乡时，一定让这个生命的宿敌低头，让他看看到底是回到家乡教书好，还是去外面的收获更多。

羊肠小道还是和以前一样，但之前的那些小伙伴，我却一个都不认识了。物是人非，我这一出神，却发现车子陷进了一个大水坑。我略带兴奋地喊：“老乡，来帮帮忙吧。”这个世界变化真的很快，无论我怎么喊，竟然没有人回应，他们甚至投来鄙夷的目光。

没有办法，我只能大声询问，能不能帮忙叫一下彼得耶夫老师。彼得耶夫老师就是我的父亲，虽然他在我心目中仍是宿敌，但今天我回来了，他其实是最想见的人。

“什么？你找彼得耶夫老师？”那个村民振臂大呼，“大家快来帮忙，他是来找彼得耶夫老师的。”片刻，我的车子就被他们从深坑里推了出来，几个小孩已经前去给彼得耶夫老师报信，而我则在村民的指引下，慢慢驶向那熟悉的家门。

成功又如何？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输得很惨，这辈子再也赢不回来了。但愿那个宿敌——我的父亲——能够原谅我。

（雨涛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2期，李晓林图）

家将看到什么呢？他的眼睛习惯性地搜索美的来源，并深入美的极小的部分。他向上看，看到阵雨怎样分开阳光，然后洒在头顶闪闪发光的叶子上，直到天空被翠绿的光填满。他会看到一根大的树枝在树叶下浮现，看到宛

如宝石光泽的绿色苔藓和斑驳而奇异的地衣，白、蓝、紫、红都混合成一件美丽的衣裳。多孔的树干和蛇形线圈紧紧攥着陡峭的河岸上缠绕的树根，河岸边的斜坡草坪上还镶嵌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这不是很值得一看吗？如果

你不会像一个素描画家那样观察和思考，当你走过这条林荫道，回到家时，就没有什么能说或者可回想的，你只是走过了这样一条小路。”

（筱筱摘自译言网）





●余世存

## 今日何人才配做我们的老师

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无论思想、立场持左持右者，对教育的批评惊人地一致。如李零教授正告当政者语：“大学不是养鸡场。”如钱理群先生的名言：“我们的教育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资中筠先生说我们的大学教育：“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无论地位是高是低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有条件的，送他们到国外去读书。这种送，是国人最后的底线，是一种血缘之善：自己可以忍受痛苦，而把孩子送到宜居宜学的国度。

在移民赤字、人才赤字中，我们的留学赤字也是相当惊人的。我国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等国的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在我们两三千年的大学生中，堪称精英的100多万人在海外。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其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比例都在10%以

上，我国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人来华留学人数的10倍以上。

不用说汉唐时的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末世，也少见这样的教育。考察中外教育，同样寒窗十年，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跟人家教育出来的人难以相提并论。资中筠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

这样的教育一如雾霾，大概是我国人的业力或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和孩子要寻求出路，除了出国一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救，同舟共济。借鲁迅的话，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成功人士，不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乌导师。在跟人的互动中，去寻找同道，寻找真正可以师法的健

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说人格高尚者才配做我们的老师，这话在今日语境中显得“高大上”。潜规则流行、“三观”尽毁的道德现状，使得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为当代国人身上的普遍现象。斯文扫地，师道无尊严，也成为大家叹息又无可奈何的现象。也许只有在我们这里，老师才被学生称为“老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们被很多人漠视、轻视甚至仇恨，“新三座大山”中即有教育大山，“眼镜蛇”荼毒国人被列入民谣，这些现象并不让人意外。

“古之学者必有师。”今天很少有人称赞自己的老师。邓康延先生主持拍摄的《先生回来》纪录片中，选取了民国史上的几位校长、老师，在北京798展览时，曾创下一周10万人参观的奇迹，就是因为在师道、师德问题上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这是一个让我们说来不免羞愧的话题。但任何轻薄都有违东西方文明对师道尊严的规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天地君亲师大伦中之一伦也。跟教书匠不同，跟愚民愚人不同，师者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唯有这样的师道、师德加持我们，我们的人生在顽时才能提升为廉，在懦时才能立志，在怯时才能勇猛精进，在薄时才能校正得敦厚，在鄙时才能转变为宽广。

师道，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这种大学之道，就是要把人从“子民”“百姓”“小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这就是《大学》开宗明义强调的，也是朱熹一再称道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大学》等文献中可知，中国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养丰富的人、全面的人，《大学》所弘扬的人格德行更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从《大学》中还可以推论出，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顾小家停留在齐家阶段的人也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止于治国阶段的人仍不是君子大人，他们既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也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

公民人格。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大学之道”与其他文明的圣哲心地相通。苏格拉底坦言：“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地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地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师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佑我们，以君，以亲，以师来加持我们。在这中间，师者的心地是最为自由、光明、高尚的。尊师重道是我们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因为，“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老师决定了学生一生的命运。师者对学生的引导，就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礼记》中明确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大学》则深谙人性中的阴暗和果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当代中国的很多怪现象，有些学官、教授为大众嘲笑、诅咒，即在于他们的狂悖，他们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为一个个笑话，他们是“教育雾霾”的制造者。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具有什么样的人格才配做先生，没有德行

的人其灵魂也是阴暗猥琐的。今天我们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和官本位文化，在有尊严者心中，只是“世禄”，它们既非我们的师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标，但遗憾的是它们仍为很多人师法，它们仍在流行。它们的流行让我们与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灵相睽违。古希腊的圣贤伯里克利说过：“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考察东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便可知，人格之涵养是人生社会的终极目标。中国人讲“与天地参”，即是此意。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格养成，并不高深，因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儒、释、道在此殊途同归。而西方人在此的诗意仍然一致：康德说，“人是目的”；两千年前的伯里克利则骄傲地说，“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样一副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这是乾隆皇帝为孔子写的。孔子作为老师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可以从孔子及其弟子的关系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样的人生境界，今天仍让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山雨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黎青图）



# 用互联网思维装神弄鬼

●王小柔

有一天，我妈特别紧张地问我有没有支付宝，我问要那个干吗，她说她在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可以打折。我说我没有，电话那边失望的语气能绕梁三日了。据说在每个老太太都掏出智能手机扫二维码或者交出手机给服务员刷手机的时候，我妈从包里掏出一把钱，虽然都是大票，但在身边闺蜜的眼里是落后于时代的。眼瞅着护发素得按全价买，心里憋屈啊！我妈回家就翻出我替换下来的一部大屏手机，我说：“终于走进新时代啦！”我妈说：“要知道用这种手机买东西便宜，我早就用了。”我们家最后一部老款手机终于被扔进了抽屉。

逼得连老头、老太太都知道互联网思维，开口闭口“网上说”。可“网上说”的不就是忽悠吗？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大谈互联网思维，仿佛谁有了这思维就能一夜暴富。前些日子，一个开饭馆的人在云南包了块地，种桃。大冬天的，别人都摘橘子，他摘桃，然后在网上把那桃子夸得跟仙丹妙药一样，照片拍摄角度也不错，从而相上看确实是桃。你说种桃就种桃吧，人家还写了个故事，讲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做杂志啊，进互联网公司啊，当制片人啊，最后解甲归田，养猪包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食材。虽然故事跟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互联网思维讲究的是情怀，是故事情节，只要你被打动，就舍得花钱。都是混朋友圈的，咱得捧个场，138块钱一箱，必须来两箱，一箱自己尝鲜，一箱送朋友。

快递员倒是很给力，抱着泡沫箱子争分夺秒，大晚上也给送上楼，以为我买的是海鲜呢。我招呼全家人一起围观，表情和语气里透着一种骄傲——大冬天谁家能吃上鲜桃？也就咱家！我拿剪子跟揭

幕一样把泡沫箱子一掀！好嘛，那一箱子小烂桃！桃长得不好，咱不怪人家，毕竟大冬天的伸不开腰，可说是桃，有的长得还不如杏大。而且烂了多一半，剩下的少一半跟蔫巴老头一样，快成干了。大家都傻眼了，这买的是一箱垃圾吗？门口水果摊扔的都比这强。我妈迅速把烂的削掉，扔锅里煮成桃酱，但依然是烂桃味儿。我送别人的那箱烂桃很快出现在朋友圈，人家以为这是个玩笑。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人有时就像有文化的骗子，给你说得头头是道，还句句都是为你好，就像那两箱烂桃。

前几天有人约我谈众筹，从咖啡馆谈到拉面馆，一会儿说融资，一会儿说路演，话题太庞大，我脑子又太慢，所以那个哥们儿及其随从一直耐心开导讲解，试图告诉我，只有互联网思维模式才能适应社会，只有众筹才能空手套白狼。可我还是跷着二郎腿，怀抱双臂，瞪眼问他：“我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我？”而对方迅速变身为励志培训师，把互联网说成了金矿——只要你伸手，就能抓一把金条上来。

互联网上尽人皆知的几个暴发户作为一夜暴富的楷模，成了人生导师，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名人名言，追随者好像一头扎进去就能把死水变活水。所有人都蠢蠢欲动，仿佛看见钱了，看见理想实现了。而没人介意那里遍地狼烟，到处是炮灰和骗局。互联网思维就是个装神弄鬼的招牌，它确实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让默默无闻的坚守变得更加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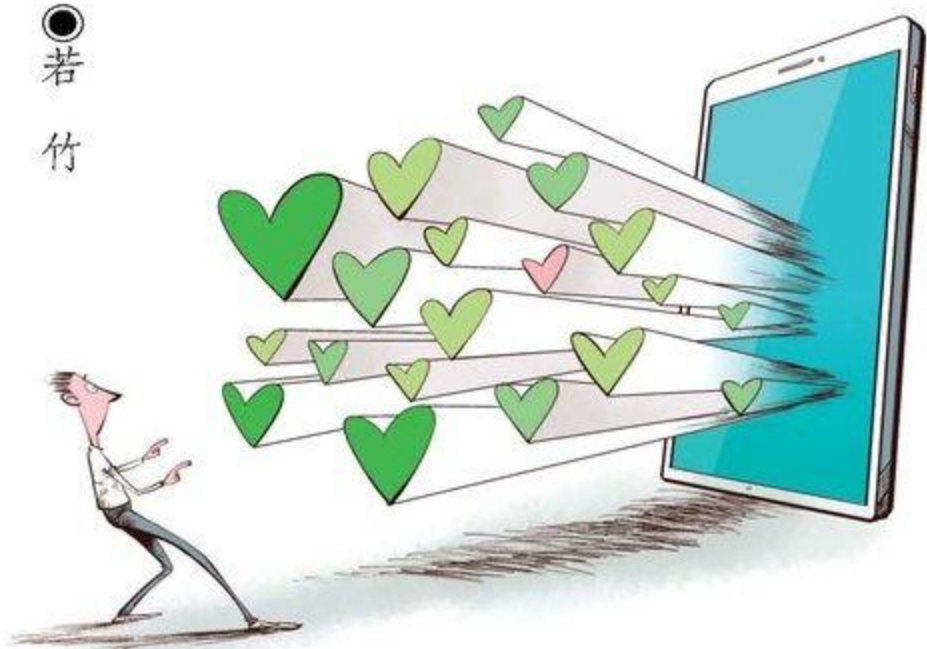
（孤夜摘自《北京晚报》2015年2月2日，小黑孩图）







●  
若  
竹



## 致朋友圈中的 各位人生赢家

自从各类社交平台产生后，我们寻求被他人发掘和认可的欲望有了无限可能：人人网的页面浏览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受关注的人；微博上有成千上万粉丝的大V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微信更是开辟了供个人经营的公众平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粉丝数、浏览量、转发率、赞、评论……我们开始用这些数字来衡量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价值，这些数字仿佛比它背后所度量的那件事更具有说服力。而自从有了这些数字，我的朋友圈里仿佛每个人都成了占地为王的一方诸侯，时刻都在用一种貌似谦虚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优秀。

“这是我前一阵写的稿件，又被转载了。总有人约出书，到底答应不答应呢？”

“小伙伴非要给我做专访，只好答应了，其实也没做出什么成就来。”

“最近又上了两个节目，拍了美片，你们可不要说我胖啊！”

“诸事不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体味人生。”  
(附自拍)

而紧跟着这一条条新鲜事的，是评论里此起彼伏的男神女神、人生赢家。

前一阵一个大学学妹申请加了我，通过后一声招呼没打，一句问候未说，出于好奇，我点进她的朋友圈转了一遍，差点就没能回来：今天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

采访……今天我创办了创新性的公众账号……今天老板让还是新人的我独自去谈客户……今天我之前写的稿子被北大引用了……看得我后背起阴风，脑门落冷汗，满心都是被年轻一代的优秀所捶挞的震撼：我活至今日，竟不知世上还有如此优秀之人。然而略略转念，若是按钮一划，将朋友圈屏蔽，你在我的人生中莫说捶挞，怕是连撩拨都算不上吧。

有时看到些自秀好感的言论，我总是想有一个匿名送鸡皮疙瘩的选项，只可惜朋友圈的功能设置总能轻易地让朋友“圈”了你，看不过去、懒得理甚至觉得恶心的，最多也就是不赞而已——谁会真的撕破脸皮告诉你“拜托美图秀秀磨皮都磨平了的自拍就不要发了”或是“求你同一篇文章发在不同的账号上就不要每次都自转一遍了”，毕竟退一万步讲，大家都还是“朋友”。

在纷繁杂乱看不到背后真相的朋友圈，尤其是自媒体的存在，让每个人都成了能讲故事的人，把自己做的事说与他人听，以此来体现：我的经历值得被惦念，我的努力让世界改变，我的人生绝不如水般寡淡，我的未来会让所有人闪瞎眼。可是亲爱的，如果这个瞬间，我屏蔽了你的朋友圈，你是否还能如此这般信誓旦旦？

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再把你自己的优秀说与我听，这个世界之大，明眼人之多，我相信以你的出色，我会无法回避那终有一日铺天盖地的影响力。若是我暂未接收到关于你的信息，想必你尚需再锻炼些功力。当然这些话是批判也是自我反省，虚荣的人性让我们都无法逃脱对那些赞美之词不能自拔的上瘾。可罗素说：“我们为什么而活？”

因为爱，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因为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下一次，不如想想那甚至未曾有过手机的人群，他们仍在温饱线上举步维艰。所以请让你的优秀散发到这个世界中去，最好能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等到那一日来临，我自然会发自心底地给你一个点赞的爱心。

(原 菲摘自《大学生·能力博士》2015年2月号，勾 犇图)





## 两碗孝心

●岑 桑

### 1

2009年，老吕53岁，在小区里开了一家“小饭桌”。每到中午，就有一大帮放学的孩子赶过来吃饭，两室一厅的房子坐得满满的，特别热闹。

老吕中年丧偶，膝下一子，名叫吕放。吕放大学考到本市的一所二本工科院校。前几年，吕放课业不忙的时候，常跑回来帮老吕的忙。大学毕业后，吕放进了一家国企。工厂分了宿舍，于是只有周末，他才有时间回来帮老吕打理被孩子们闹翻的家。

大家都说老吕总算熬出头了，辛辛苦苦把儿子供出来，就剩享福了。老吕自己可不这么想。谁让他养的是儿子呢？找到工作不算完，还有结婚这件大事没解决。吕放已经24岁了，房子还没有，办婚礼肯定也要不少钱。想一想，老吕就觉得愁。

吕放在大学时有一个女朋友

叫小梅，父母一个是市环卫局的中层干部，一个是大学副教授。小梅出身书香之家，家境殷实。老吕觉得，儿子算是高攀了。

4月的周末，吕放回来买了只烤鸭，老吕炒了几道小菜，开了瓶酒。以前老吕特别能喝，但是现在不行了，肝不好，只有儿子回来才喝一盅。电视里乱哄哄地转播着球赛，空气里浮动着酒香。两个男人的小家，有种别样的温情。

吕放随口讲着自己的近况。他说：“小梅最近老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估计她爸妈那边催婚了。”

老吕问：“那你准备怎么办啊？”

“不知道。没钱能办什么啊？只能再让她等两年吧。”吕放忍不住叹了口气说，“唉，小梅跟了我，算是亏大了。”

### 2

吕放总觉得自己特别愧对小

梅。因为凭小梅的条件，可以找个比他更好的。小梅妈妈说：“我和她爸爸也从侧面了解过你家的情况。让你买房也不实际，我们还有套房，就给你们结婚用。但是，房子不用买，装修和电器你总要负责的。我们女儿从小到大我们都当宝贝，你总不能一分不出，就随便娶回去——那样你以后也不会认真对待她。”

小梅妈妈提出的条件一点儿都不苛刻。可是按照她的眼光、品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家电至少也要15万元。

吕放算了一下，自己工资一个月2900元，不吃不喝也要4年才能攒够15万元。

小梅说：“别担心，还有我呢。加一起，打个对折，两年你就娶到我了。”

只是，小梅越是这样说，吕放就越感到内疚。他是个男人，却没能力娶自己心爱的女人，给她一个安稳舒适的家。

这一年的9月，老吕给孩子们做了最后一顿饭，然后送他们闹哄哄地上学去。“十一”长假之后，他开了5年的“小饭桌”，就要停了。

老吕关起门来，看着满屋子的空饭碗，心里有一点酸。他喜欢这群孩子，喜欢听他们说“吕大爷做饭比我妈做得还好吃”。不过，相比起来，他还是更希望吕放能尽快把小梅娶回来。

### 3

老吕卖了房子，才告诉吕放，让他来搬东西。吕放回来急了，问他：“你把房子卖了，住哪儿啊？”

老吕说：“瞎急什么？我都安排好了，房款你拿15万元去



装修，剩下的我留着养老。我和老赵商量好了。他租给我一间屋，我们俩正好搭个伴儿。”

吕放知道老赵，他是老吕的老工友，打了一辈子的光棍儿。吕放这才放心。

那天他们一起收拾东西。吕放从壁橱底下找出一大箱子的插片模型，全都是吕放上初中的时候老吕买给他的。那一年，母亲病逝，吕放心情低落，学习一落千丈。老吕知道他喜欢模型，于是时不时地买给他。东西不贵，10块钱一套。老吕整整买了312套才换回吕放的笑容。

吕放说：“这些可别扔啊。”

老吕说：“当然了，那可是我小半年的工资。”

那时候，老吕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块。

2010年，吕放和小梅大婚。婚礼不铺张，但也得体。之后，还余下一点闲钱，两人来了次马尔代夫蜜月游，回来还买了两只芒果木的大碗送给老吕。

小梅说：“大放非要买这个给你，说一看见它，就想起了你的‘小饭桌’。”

老吕笑得合不拢嘴，说：“真是我儿子，知道我喜欢啥。”

房子卖了老吕舍不得，真让他心疼的，就是他的“小饭桌”。但老吕看着眼前打情骂俏的小两口，心里一直放不下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 4

2011年，吕放有了儿子，取名吕乐源。这孩子是个意外，不小心怀上了才决定生下来。小梅是个事业心重的人，在家休息了两个月就要上班。孩子只能放到娘家去。

吕放感到有点对不起这个小小的生命。因为人生的进度太快，他有点措手不及。生活刚刚稳定，就要忙赚奶粉钱。小梅妈妈说：“算了，孩子放我这儿，吃吃喝喝就我管吧。”

每周老吕都蹬着自行车去看孙子。那小家伙真是让人爱不释手，水亮的眼睛，像两颗黑葡萄。他伸手来抱孩子，小梅妈妈却躲开了，她说：“手洗了吗？”

老吕殷切地说：“洗了，洗了。”

小梅妈妈把孩子小心地放在他怀里，说：“抱歉啊，小孩子太磨人，对你招待不周。”

话说得客气，老吕还是听得明白，他来就是给人家添麻烦。那天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蹬车，一边想，以后还是少去吧，免得让吕放难做人。

后来，他改成一个月去一次，剩下的时间看照片。

2013年10月，吕乐源两岁了，听话、懂事、爱说话，像小梅一家一样高智商，不只会背诗，还会唱英文儿歌。不过，高标准的早教把小梅妈妈累出了心脏病。

吕放把吕乐源托给老吕，自己到医院忙前忙后。他觉得自己欠小梅家真是太多了。

那段日子，老吕和老赵的生活一下有了生气。两个老头儿，天天围着个孩子转。

但是，这样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小梅妈妈调养好身子，出院了。她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接回去。

#### 5

2014年的5月，天气暴热。老吕在骑车看孙子的路上，

突发脑出血，摔倒在地上。吕放接到消息，赶到医院已经是晚上。因为一直没找到家属，老吕就躺在走廊的担架床上输液，已近弥留。

吕放在他身边一遍一遍叫他，老吕才从恍惚中醒过来，他看了吕放一眼，茫然地说：“几点了？我还没洗菜呢，一会儿孩子们就放学了。”

吕放心里害怕地问：“爸，说什么胡话呢？”

老吕却合上了眼，再也没有睁开。

老吕的葬礼很简单，就像他简单的一生。出殡的前一天，吕放去老赵那儿收拾遗物。一箱夏装，一箱秋冬装，一箱零零碎碎的杂物，一箱插片模型和一箱不锈钢碗。

老赵倚在门口说：“你爸啊，总念叨着把‘小饭桌’再开起来，就不用没事想你和他孙子了。唉，都说养儿防老，可到头来，他房子都没了，还不如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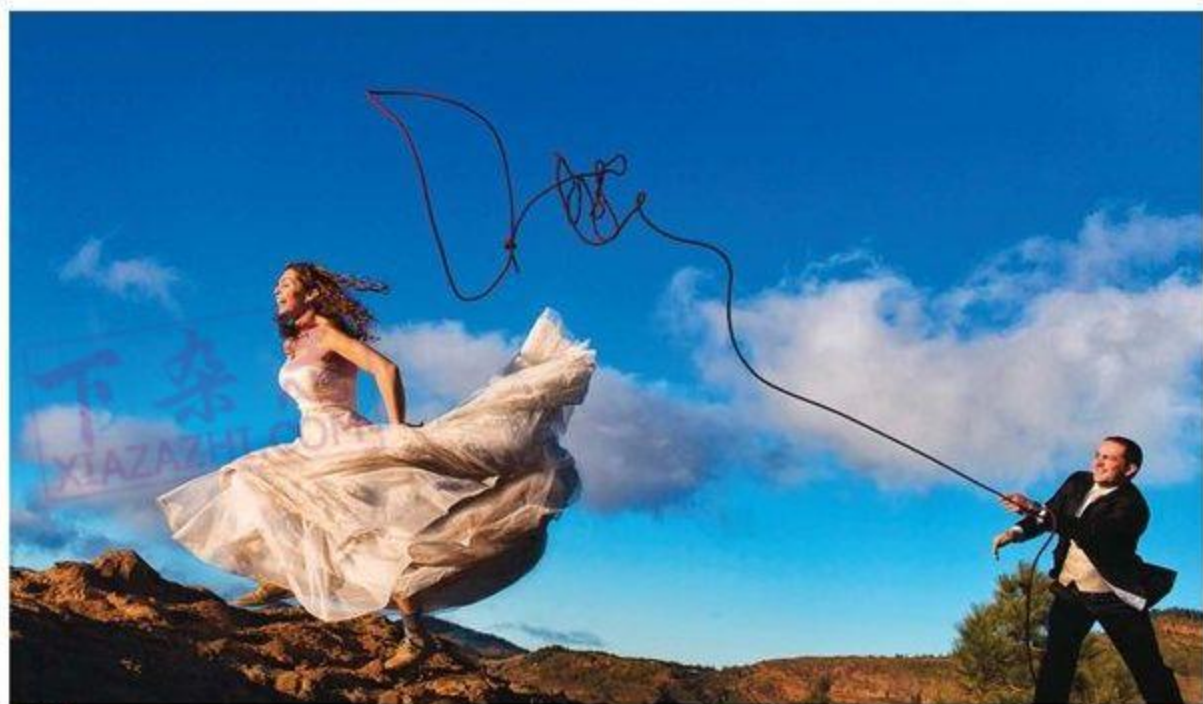
那一刻，吕放才发现，他总是觉得亏欠了小梅，亏欠了儿子，亏欠了岳母，却从不知道自己最亏欠的，是为他操心一辈子的父亲。有种爱，总因为血缘的亲近而被视为理所当然，被忽视了。

吕放搬箱子出来的时候，老赵拿出两只木碗放在吕放的手里说：“快拿上，你爸的宝物。这可是他儿子送给他唯一的礼物。所有孝心，也就够装这两碗吧。”

吕放捧在手里，突然跪地不起，泪如雨下。

（田龙华摘自《妇女》2014年第9期，赵希岗图）





图①



图②

## 全球最佳 婚礼摄影

①西班牙摄影师 Pedro Cabrera 的作品，获得 2014 年春季比赛“重要一刻”类最佳作品奖。

②泰国摄影师 Chaiyasith Jun-juerdee 的作品，获得 2013 年冬季比赛“第一支舞”类最佳作品奖。

③巴西摄影师 Leonardo Horta 的作品，获得 2013 年冬季比赛“订婚时刻”类最佳作品奖。



图④



图⑥



图⑦





图③

④印度尼西亚摄影师 Tito Rikardo 的作品，获得 2014 年春季比赛“准备”类最佳作品奖。

⑤西班牙摄影师 Paula Boto 的作品，获得 2014 年夏季比赛“突出构图”类最佳作品奖。

⑥新加坡摄影师 Raymond Phang 的作品，获得 2014 年夏季比赛“订婚时刻”类最佳作品奖。

⑦墨西哥摄影师 Dennis Berti 的作品，获得 2014 年夏季比赛“重要一刻”类最佳作品奖。

⑧中国摄影师高哲的作品，获得 2014 年秋季比赛“家庭之爱”类最佳作品奖。

(东方 IC 供图)



图⑤



图⑧





● 杨照



## 你真的听见音乐了吗

一个徒弟从师学音乐，晃眼三年，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系统几乎都精熟了。于是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出去演奏呢？”师父劝他别急：“你真的听见音乐了吗？”徒弟回答：“当然，我怎么可能听不见音乐呢？音乐就在我的乐器里啊！”

师父理解徒弟急着要去闯天下的心情，就说：“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的师父吧！”

师徒两人走进山里，走了一整天，到了瀑布旁，师父终于停下来，说：“你在这里等，千万别乱走动，免得在山中迷路。我

去请我的师父，看他愿不愿意见你，教你出师前最后的本事。”

徒弟等着，一会儿天黑了，接着夜慢慢深了，四处看不见任何东西。他又急又怕，只好竖起耳朵听四周有什么异状，慢慢地，他听到近处远处不同的水声，听到风声，借由风的流动，听出了树的位置与树的形状，他听到虫声，也听到不知名小动物试探的脚步声。

无穷的声音涌动着，让他的耳朵应接不暇。声音与声音相激，产生更多的声音。声音与声音相继出现，似乎也就呼应产生

了节奏、韵律。他听到像音乐又不是音乐的东西，以前没有听过，不知该如何形容。

他就这样听了一夜的声音，直到天色开始泛白。他感觉自己仿佛听到了云色亮开的声音。他把眼睛闭上，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不是从耳朵里来，而是从心底来的，那是太阳爬上对面山顶的声音。

太阳高挂，师父才出现，问：“你遇到我的师父了吗？”徒弟犹豫了一下，回答：“应该遇到了吧。”

从山里回来，徒弟无法再演奏任何乐器。因为相较于山中之夜听到的，乐器的声音如此单薄、贫乏，让他厌倦不堪。徒弟黯然道：“我听见音乐了——天籁，所以我不想再碰触任何人的音乐了。”

师父说：“还没有，你还没听到，再听下去。”

好长一段时间，徒弟躲开街市上的喧闹人声，也不愿意演奏乐器，一心想着山中之夜听到的自然界的聲音。有一天，他拿起布满了灰尘的笛子随手擦拭，放到嘴边吹出声音来。吹着吹着，心底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趣，再吹下去，快乐重新回到他身上，他用力吹，努力吹，吹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冒了一身汗，而且不知不觉中绕着房子走了好几圈。

师父就在他身边，欣慰地拍拍他说：“现在，你可以去演奏了。”

徒弟大惑不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师父解释：“因为你懂得了不去跟天地竞争，不再试着要演奏出比天籁更美、更丰富的声音，而是专



# 琴声不再响起的遗憾

●唐宝民

萧红在上海时，每天晚上都要写作至深夜，每到就寝时，就会听到窗外传来卖唱的胡琴声，琴声凄楚、悲凉，引发了萧红内心深处强烈的共鸣。于是有一天，当琴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她就打开了窗户向下张望。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子领着一个卖唱的盲人老伯伯正走到窗下，那个女孩子看到萧红，立即停住了。盲人伯伯便为萧红演奏胡琴，萧红听不出他拉的是什么曲子，却被感动了。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她对她们产生了同情，便立即从桌子上拿起几块铜板，用纸包好扔到了楼下。从那以后，小女孩和盲人伯伯每天晚上同一时间，都会来到萧红的窗下为她拉上一曲，萧红会把白天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铜板

扔给他们……

但有一天晚上，萧红外出，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更糟糕的是，她临出门的时候忘记了关灯。所以，她猜想：那个女孩和盲人伯伯像每天一样来到窗下，看到屋子里亮着灯，以为她在家，便又为她拉起了胡琴，可演奏完，却没有见铜板扔下来。他们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铜板，只好失望地走了……因为屋子里亮着灯，那个盲人伯伯和小女孩一定以为萧红是讨厌他们了，所以才不再给他们钱了。果然，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

萧红对此深感内疚，常常想：那天晚上，当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时，该是多么失落和悲伤啊！因此，她常常在深夜来临的时候伫立在窗前久久地张望，然

而，那凄楚的胡琴声却再也没有响起过。

这是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记述的一个故事，是病中的萧红讲给他的。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的失误，就会给别人造成误解。因为没有了解释的机会，所以无论怎样内疚，琴声却不再响起，遗憾只能留在心头……萧红是在生命的尽头讲述这段往事的，她的人生，充满了无数的遗憾。我想，她讲这段往事，很可能是在慨叹自己生命中的那些遗憾。因此，在临终之时，她感叹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半生尽遭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

（张建中摘自《东方青年》2015年第2期）

注地让自己的音乐与外在声音相呼应，用你的音乐去改造外面的声音，你的音乐不再是单独存在的。于是，你不再是个乐匠，而是一个乐师了！”

这个故事，是我少年时听老师讲的。那位老师学的是西方乐器小提琴，对小提琴的技巧与音乐表现要求极严。然而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跟我说一次这个中国音乐哲学的故事。

几十年来，我反复在心里问自己：这故事和音乐，尤其是和从巴赫到巴托克的西方音乐，有什么关系吗？

慢慢地，我似有所悟，领悟到音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本身，更重要的还有一种听觉能力与听觉习惯。处在现代环境

下，许多人成长过程里必要的一种训练，就是如何与噪音共存，也就是如何关起自己的耳朵，学会不要去注意、不要去听外界周遭的声音。

我们的听觉一直在变钝，钝到一定程度，才能帮助我们不受干扰地活下去。可是钝掉的听觉，听不见噪音，也听不见美妙的声音。

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一直在追求一种复杂的和谐。借由对位与和弦原理，众多不同音符层叠架构，绝不彼此冲突。听这样的音乐，我们一方面感受到愉悦，一方面感受到一种想深入了解的冲动，想要专注捕捉每一个音符，以及音符与音符之间的关系，捕捉得越多，收获

就越多。

换句话说，这种音乐给予专注大量的回报。懂得专注聆听，就能得到更丰富的感受，久而久之，为了追求那诱人的丰富感受，听音乐的人就会习惯于专注，养成专注的习惯。

于是，耳朵打开来，听到许多原本听不见的声音，也同时懂得了如何分辨值得听和不需要听的声音。我们跟外在世界的联系，因听觉的改变而改变了。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条件下，借由音乐创造出既内于世界又外于世界的自我小宇宙，专注且自在地活在自我小宇宙里，快活安适。

（陆晨哲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2月12日，王青图）



爱因斯坦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能够将物理实验、数学理论、机械发明结合为科学艺术的人只有一位，那就是牛顿。”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发明微积分，首先提出可见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分光组成的。他将数学导入科学，使物理、化学成为更精确的学问。在牛顿的动力学三定律中，数学成为描述宇宙运动的语言。种种杰出成就，为他赢得“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与“近代物理学之父”的尊称。

## 捡贝壳的人

◎张文亮



牛顿生于1642年12月25日（据当时英国使用的儒略历）午夜，是一个早产儿。父母都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在牛顿出生前三个月，他的父亲病逝。家徒四壁，母亲哈拿绝望地抱着奄奄一息的早产儿牛顿，向上帝发出了这样的祷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

在牛顿的一生中，母亲的这个祷告对于他的个性与信仰有很深刻的影响。他经常思索母亲当年的祷告——上帝让他活下来，一定有些事是要他去完成的。

1661年6月，牛顿进入剑桥大学。牛顿是个穷学生，母亲存的钱只够付学费，他必须为老师做实验助手，才能赚取生活费。如此无意中，牛顿接近了当时剑桥的优秀教授，承袭了这些教授一生的研究精华，成就了他后来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好学的牛顿在剑桥大学不但不浪费任何资源，还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亨利·摩尔是影响牛顿科学与信仰最深的老师。摩尔教授是数学家，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摩尔以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敏锐直觉，一下子就发现牛顿的不同。他发现牛顿在每学期开学以前，先利用假期，将上课要学的所有课本都看完，等到上课时，牛顿已经在看比那门课更进阶的研究报告了。牛顿自己也写道：“当我走进教室上课时，常发现对上课内容的了解深度，已经超过了我的老师。”这种读书法会令一般老师倍感压力，摩尔却把牛顿找来，给他程度更深的书，并且让自己的1800本藏书成为“随时向牛顿开放的图书馆”。同时，摩尔长期为牛顿支付生活费。

1664年，牛顿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他首先用三棱镜研究光的结构，发现光的分光有不同的折射率。1665年至1667年，英国发生可怕的黑死病，死了许多人。大学宣布停课，政府下令所有人不准离家远行，以免感染或传播黑死病。在



这段时间，牛顿由无穷等比级数的解法里创立了微积分。

事后有人问牛顿，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伟大的发现，牛顿答道：“我始终把思考的主题像一幅画般摆在面前，再一点一线地去勾勒，直到整幅画慢慢地凸显出来。这需要长时间的安静与默想。”

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与他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1666年，他开始思索地球在轨道上的运转，并且计算运转时的重力与离心力的关系。1669年，他在笔记上写下他的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呢？他的好友史塔克利说：“牛顿经常在花园散步，有一天中午他回来了，对我说他看到一个苹果掉到地上，想到了万有引力。”这个苹果后来成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标志，其实更重要的是，牛顿有独自来到花园祷告与默想的习惯。因此后人说：“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 二

当时许多科学家、教授都看不出牛顿的杰出，甚至讥讽他的理论“又是解释天体论的陈腔滥调”。幸好这时有贝若的支持。

贝若是当时欧洲的光学泰斗，剑桥大学首屈一指的数学与天文学教授，是少数能仔细验证牛顿数学与物理学观念的人，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私下找到牛顿，对这个最优秀的学生提出最严格的要求。贝若要求牛顿：“回到物理学最基本的假设上，精密地验证每个假设，一次又一次，几乎无止境地反复验证，并投入所有的精力，以免将其浪费在无用的芝麻小事上。”然后贝若申请退休，让27岁的牛顿接替他的职位，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

然而，剑桥大学的教职并未将牛顿带入桃花源。当时贝若的职位有很多人在背后垂涎，牛顿一接任，立刻感受到号称学术自由、独立的大学里面众多的派系纷争、人事倾轧。喜欢安静思考、不爱交际的牛顿被排挤，成为权力圈外的边缘人。

牛顿的老友魏克金斯写下：“牛顿看起来更孤独、沉默，30岁不到，头发已经半白。”牛顿下定决心不涉入这些纠纷，不管人家怎么中伤他，他只把努力放在科学研究与对基督的信仰上。

慢慢地，他将更深的思索与实验结果写成旷世

名作《原理》一书。这本书不只记载了牛顿的科学发现，也反复提到他的“机械论”与神的关系。

1672年，牛顿加入英国皇家学会——英国最高级别的科学研究学会。《原理》的出版，对全欧洲的科学界是一大震撼，引来称赞也招来攻击。牛顿说：“一个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脾气将控制你。”引导牛顿一生的，是信仰而非起伏不定的脾气。

## 三

牛顿并非科学研究上的常胜将军。他从1669年至1691年长期研究实验化学，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不过因此结识了有“近代化学之父”之称的波义耳，两人通信长达16年。年长的波义耳不仅在研究工作上帮助牛顿，更重要的是在牛顿遭受猛烈抨击的时候，他的榜样力量坚固了牛顿的信仰。牛顿身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喜欢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又具有不擅与人交际、喜爱独自安静工作的个性，现实社会对他这样的人有时是非常残酷的。

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治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康，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倾向……这种种无情的攻击搞得牛顿几乎发疯。

1692年，日内瓦来的拜特教授大力抨击牛顿，称他是“伦敦先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自对宗教的默想，而非科学的发现……他必须撇清——如果这是科学，就不要说上帝如何如何；如果是与上帝有关的，就不要放入科学范畴。”

拜特一开炮，许多人就群起围攻牛顿。丝毫没有防备的牛顿几乎赤裸裸地站在科学的刑场上，接受无情的攻击。

1693年9月30日，牛顿写下：“我陷入极端的难过中。过去的12个月，我无心进食，也无法安稳地入睡，我心动摇，无法思考。”无情的攻击持续下去，1694年，有人中伤牛顿与女人搞不正当关系。1695年，牛顿几乎精神失常，各地都传言牛顿死了。牛顿百口莫辩，只有退出人群，他写道：“斯宾塞的《希伯来律法》一书成为我困难中的安慰。”

在英国国王出面，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学会会



巨人是精神和思想意义上的，在文明世界里当然也只能如此。鲁迅的身躯并不高大，巴尔扎克也是如此，据说只有一米六左右。而大哲学家康德还不到一米六，这在欧洲算是很矮小的人了。但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人们了解的巴尔扎克，主要受罗丹塑像的影响。当年罗丹要塑巴尔扎克像，但是没有见过其本人，怎么办？只好找个像他的人。有人说：那个街角杀猪卖肉的人就像巴尔扎克。罗丹就专门去看那个人，照着他的样子塑造了巴尔扎克像，结果巴尔扎克显得那么雄武。人们看这尊塑像，又看巴尔扎克的雄文数卷，总觉得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巨人。九十多卷的《人间喜剧》放在那儿，作品体量大，人的体量当然也会大。

罗丹塑出的是一头雄狮。可谁又知道那是照一个屠夫塑出来的——认识巴尔扎克的人都说，罗丹塑出的人太像巴尔扎克了，从神气到其他，没有比这更像的了。

我们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巨人不一定个个高大，许多时候还可能是矮小的。这样一想，也就更加认同“人是靠思想



巴尔扎克像（罗丹作）

## 巨人

●张炜

站立的”这一观点。现实生活中改变世界的巨人，有的高大，但矮小的似乎也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鲁迅、拿破仑、康德、伏尔泰、毕加索，还有刚才说的巴尔扎克，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

个人的“小”是永远跟随的

一个事实，而全部生命的能量却能更好地证明自己。让思想冲破牢笼，发生裂变，那就如同核能量一样不可预测。这就回答了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疑问。

可能也有人要举出相反的例子，说出另一些大个子的历史人物，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中的一些高个子，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么高大。因为在留下来的照片、影像中，摄影者给他们用的往往是仰视镜头；他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通常走在前边——这样拍出来，就显得比别人高大了许多。

人的力量大到一定的程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力量，气场就会很强，比如权力和才华，都会赋予一个人很大很强的气场。有一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说他当年站在一个地方，完全不知道一个大人物要从身旁走过，只觉得一种特异的感觉一下逼近了，他被笼罩了……事后才知道是谁从这儿刚刚走过。他一直对这个经历记忆犹新，这种感受与其说是主观的，不如说是客观的。

原来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巨人啊。

（山高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2月2日）

长”后，这些攻击突然就消失了。

牛顿在此后数十年，根据过去两年半受中伤的经验，坚持给科学界建立“诚实的体系”，而他本身就是最好的模范。

### 四

牛顿晚年名满欧洲，步入老年后，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小孩一起玩。一天，他对他的侄儿讲：“我不知这个世界将来怎么看我，对我而言，我就

像一个在海滩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了一块比较圆的石头和一枚比较漂亮的贝壳，觉得很愉快，但是在我面前，尚未被发现的石头、贝壳仍然不计其数。”

牛顿逝于1727年，晚年他写下：“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与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

（留痕摘自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我听见石头在唱歌》一书，李晨图）





24岁时，我在不停地相亲。

一次，相熟的老师介绍了他的同学给我，那是邻校的一位力学博士，30多岁，从未谈过恋爱。

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见面。看相亲男的第一眼，我就打算撤了——紧绷的西装，深色深度近视眼镜，一口方言，实在不是我中意的那种人。但老师也在，一顿饭，我们从上午11点吃到下午3点，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俩在说，我插不上嘴。

我盛了一碗汤，相亲男也盛了一碗。

我埋头喝汤，他喊我的姓，前面加个“小”：“来，咱们碰一碗吧！”

我愕然。“没有酒，就碰汤！”相亲男热情提议，不容拒绝。

为缓解我插不上话、几乎不发一言的尴尬，相亲男举着碗说：“听说你爱好文学，我也喜欢，你看，我昨天才读了苏东坡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

那时的我是不允许浪费自己一丁点儿聪明的，而且无聊了很久，于是我迅速回他：“哦，那请问你的前妻在哪里？”

轮到相亲男愕然。

他不知哪儿出了错，老师只好打圆场。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我觉得在相亲对象面前朗诵一首古人悼念亡妻的词很可笑，于是，写了个帖子，发在本校粉丝最多的论坛上。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该帖被转到一个粉丝更多的邻校论坛上，并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之一。

跟帖者有起哄的，有吐槽类似经历的，有站在理工男立场辩驳的……我兴致勃勃，一一点过去，直至看到当事人站出来，气愤地回帖：“太刻薄了！”

赶紧溜。

反正日后也不会有交集，我也没啥可愧疚的。只是担心老师会责怪我，但显然相亲男没将事态扩大化。此事如帖，聒噪一

时，不了了之。

等我再想起这件事，并有些后悔时，已是多年后。多年后，我也到了爱给人做媒的年纪。

一日，我将小女友的照片发给某青年才俊，并将名校出身、就职于一线城市最具前景行业、秀外慧中等我心中对最优秀女孩的形容词都用在小女友身上。

好半天，才俊却发来另一张照片，是小女友的工作照，挂在他们单位网站的首页。

由于是抓拍，又是工作照，与我之前递交的相亲照判若两人。

“你就介绍这样的给我？”才俊反责怪起我来。

我辩说无效，撂一句“那就算了”，结束对话。谁知半个月后，才俊见到我时又提起——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看了你给我的那姑娘的照片，也看了我自己搜到的真实照，大家都惊叹图像处理技术的精妙。大家哄笑起来，恭祝我胃口好。”

一瞬间，才俊的面孔有些丑陋。我冷冷地打断他，告诉他，推荐适龄对象，可不是为了给他一个指手画脚的机会，幸好没见面，“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介绍了，人家姑娘好好的，平白无故给你一个不相干的人做了谈资”。

才俊意识到得罪了我，连说对不起。

当天我和才俊还有正经事情要谈，气氛必须扳回。我干脆追忆那个类似的场景——两碗汤的对撞，以及当时忍住没说的那句“30多岁没谈过恋爱，恐怕有毛病吧”。

才俊听得哈哈笑，然后说：“太刻薄了。那些年相过那么多次亲，不知多少没看上我的在我背后这么议论过，想想就滴汗。”

（张 茹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4年11月18日，喻 梁图）

## 相亲要厚道

●林特特







## 修路爷爷

◎三秋树

82岁的张作梓病倒了，胃癌晚期，住在辽宁省肿瘤医院里。

这位拿着低保、老伴卧床的老人，为沈阳修了25年的路，却依然没有修够。大家叫他“愚公”，称他为“最美的修路爷爷”。

### 把脚下的路和心里的路修好

1987年，为了让儿女们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张作梓带着妻子王秀美和三儿一女从山东安丘来到沈阳，在东陵区下木场包了一片地种菜，地里的蔬菜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老人一家过得相当知足。

张作梓6岁那一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日本人的狼狗咬死，然后他被过继给婶娘家。能够娶妻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他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彼时的城乡接合部到处都是土路，每次运菜出去甚至比种菜都辛苦。于是，张作梓就带着儿子，推着手推车，从河边拉石头回来，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儿就去铺一点儿路。渐渐地，路平了，乡亲们对这户外来人家也和善起来。逢张家种菜忙不过来的时候，乡亲们就会来搭把手，这让张作梓感动不已。

随着菜越送越远，张作梓修

路的范围也在扩大。一日，他看到一辆大卡车陷在路边的坑里，卡车侧翻，拉的一车废铁都散落在路上。路人看热闹的，也有乘机想哄抢的。张作梓见了，先是阻止了那些想哄抢的人，接着拦了路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帮着将废铁装到三轮车上，让其将废铁一趟一趟运到最近的废品回收站。张作梓的行为令卡车司机无比感动，非要塞给他200元钱，可是，他说什么也没要。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当天晚上，送完菜回到家里的张作梓把自家的水泥、沙子、铲子、抹子、锤子等装上“倒骑驴”，来到了白天翻车的地方，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那个坑填平，又用水泥补上了。怕路不干被过路的车给压坏了，他就把人力车当路障，摆在那里，自己坐在路边看着，直到水泥干了为止。

此后，张作梓每天出去送菜，总是把水泥、沙子等随车携带，看到马路上哪里坏了，就修修补补。常常天不亮就出去送菜，可是天黑了也不见人回来。家人一打听，他也瞒不住了，才不得不招认自己是修路去了。为此，家人叫他“愚公”——“到处是路，天天都有坏的地方，你能修得过来吗？”张作梓并不在意——能为这个自己居住的城市做点啥，他心里舒坦着呢。

张作梓修村子进城送菜的土



修路爷爷张作梓





路，儿女还可以理解，可是，他这样每天自己搭钱修跟自己家不相干的路，让孩子们相当不理解。有一天，张作梓直到晚饭时还没回来，孩子们担心他出事，于是四处去找，结果在离家五公里外的公路上找到了正在修路的张作梓。三儿子当场就跟爸爸发了火。脾气一向很大的张作梓并没有骂儿子，而是在回家的路上破天荒地跟自己的孩子们讲了一件往事——在安丘农村有个叫傻柱子的智障孤儿，老挨大家欺负。只要是张作梓碰见，就把那些欺负傻柱子的人赶走，有时也会给傻柱子一些吃的。可是傻柱子智力有缺陷，犯起混来时，会拿石块得谁打谁，包括张作梓也挨过他的打。可是，张作梓从来不跟他计较。一个夏天天下大暴雨，张作梓从镇上拉车回来时，车陷在村头的深水湾里，雨大坑大，连求助都没人听得

见。这时，傻柱子来了，连伞都没打，淋得像只落汤鸡，还傻乐着。那天，是傻柱子帮着张作梓把车推了出去，一直送到了家。“这辈子，不定谁会帮到谁，谁会渡着谁。所以，先修路，把自己心里的道儿和脚下的道儿修好。”

从此，张作梓再去修路，儿女们再也不说什么了。他修路的范围在扩张，技术与技巧也在提高，三轮车当路障既碍事又不方便，他就让妻子王秀美拿红布做了几面小红旗，插在木棍上，远远地提醒过路的司机们。纯水泥凝固的时间较长，常常抹上去就被压坏了，于是，他到处跟人请教，知道了往水泥里加盐会凝固

得快一些……有时，过路司机会把头伸向窗外，向老人竖起大拇指；还有人会把车停下来，递给他一支烟，拉拉家常。当然，也有好心人看着老人寒酸的衣着和修路设备，想给他一些钱，可是每次老人都会拒绝，而且给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我要是拿了钱，这修路的性质就变了。你就让我理直气壮地干点好事吧。”



病床上的老人翻着面前的册子，如数家珍，一件件地讲述着他曾经做过的事

### 一个好人的价值账单

可是，张作梓的苦难并没有结束，而且厄运称得上接二连三。

先是最小的儿子被掉落在地的高压线电击身亡，接着女儿又身患重病，另外两个儿子靠卖烤地瓜维持生计，日子过得仅仅是果腹而已。

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一个父亲的无力感是很容易将一个人打垮的。张作梓依然和老伴经营着菜地，以那微薄的收入自食其力，并不时给儿女们一些接济。一向对他修路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老伴在埋葬了小儿子后不久，一

下子买回了九袋水泥，还买回了一把新铲子，她对张作梓说：“修路吧，把你心里的苦都拿水泥给封严实。过日子，不就跟那道儿一样，哪能没坑儿没洼儿的，修修就好了。”第二天，张作梓出家门时，老伴递给他一个热乎乎的小包，包里装着一个玻璃的老式输液瓶子，用毛衣严实地包着，里面装了热水；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煎饼卷大葱。直到中午，张作梓吃的时候才发觉，那天的大酱里，是放了肉末的。坐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张作梓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煎饼上。

后来，女儿病了，住在中心医院里。张作梓每天就在送菜和去医院的路上奔波。一次，老人去医院时，女儿恰巧从病房里被推出去抢救，手术做了5个小时，张作梓就在手术室门外等了5个小时，直到女儿转危为安。从医院里出来，天已经黑了。张作梓刚出医院，手推车的轮子便陷在路边一个丢了盖的窖井里。张作梓把车推了出来，走了两步，又回去了，从车上取下那些小红旗，插了上去，以便给路人提示。可是，回到家里，张作梓依然心事重重。这哪里逃得过老伴的眼睛，几经追问，张作梓才说出自己的担心。老伴瞅了瞅家里的时钟，已经是夜里9点了。再看张作梓的脸色，老伴拿出家里的木方和卷尺，对张作梓说：“你就估摸着尺寸给那井做个盖子吧。”张作梓三下五除二地做了个木制的井盖，准备往外走时，见老伴也穿戴好了，便



问：“你要干啥？”结果话一问出口，老伴眼圈就红了：“我知道咱闺女住院了，你天天去，我不认识路，你就带我去一次吧。我这心里放不下啊。”

于是，张作梓踩着三轮车，拉着老伴和井盖出门了。老两口先是把井盖安了上去，然后又去看了女儿。两人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11点了，可是，老伴王秀美却睡不着，翻箱倒柜地拿出了一样东西给张作梓。那是张作梓记了多年的日记。

老伴笑着对他说：“接着记吧，把这些年在沈阳做的好事都记下来吧，别让自己闲着，人闲才愁啊。”

也是打那天起，只要有时间，张作梓就拉着老伴一起去修路——跟自己漂泊了大半生的老伴身体越来越差了，他也不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也怕她一个人在家里愁出病来。

结果，两人一出去，也就满眼都是活了。路边的瓶子可以捡回来卖钱，卖掉的钱可以买水泥。张作梓想带老伴逛逛公园，结果发现公园广场的很多地砖碎了，大大小小的坑常让过路和跳广场舞的人扭到脚。于是，两人也就无心看风景了，王秀美给老伴递工具，张作梓把那些小坑一一填平。

2008年，老伴王秀美的脑血栓发作，又伴随着脑萎缩，张作梓再也没法将老伴独自留在家里了。于是，每天只要他出门，就会把老伴带着。

夜深人静，把老伴安顿睡下

了，张作梓就会拿出那本已经发黄卷页的日记，写下一天的路线，再看看自己从前的日记，喃喃自语：“这辈子，也算没白活。”有时，他也会把这日记念给老伴听，想让那些过去的事唤醒她的记忆，常常读着读着，老伴就会插嘴：“好样的。”“你做得对。”

### 我们都爱你，最美的修路爷爷

2012年的深秋，老伴出不了门了，张作梓再也不能修路了，全心全意留在家里照顾老



老人的女儿在本子上记下来每一笔爱心钱，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好记上“好心人”（王漠沙摄）

伴，给儿女们做做后勤援助。只是他心里很失落，一次酒醉，他对老伴痛哭流涕：“我再也修不了路了。”

他怀念那些在路上的时光，怀念那段自己对这个社会还有用的岁月，更怀念在路上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他以为，那样的温情再也不属于自己了。可是，张作梓错了。

2014年9月16日，张作梓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住进了辽宁省肿瘤医院。这个年纪，到这个医院来做复检，病情自然是瞒不过他的。“癌症”两个字彻底将

这位82岁的老人击垮了。

他对儿女们说：“这病，不治了。”儿女们一家过得比一家艰难，自己和老伴每月800元的低保，甚至都不够老伴吃药的。面对说不二一的父亲，儿女们为难了。可是，那些陌生人却留住了他。先是同病房的病友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沈阳最美的修路爷爷”。看着他每顿只吃咸菜、馒头，病友把自己的饭菜、水果毫不吝啬地分给大爷一半。接着是医生、护士，然后是媒体，后来是一位又一位陌生人——20元、50元、100元、1000元、3000元……送来绝望中的希望。张作梓哭了，不管谁来，他都忍着剧烈的腹痛，起身写下对方的名字，可是，几乎没有人留下真实姓名……张作梓不上网，他不知道在互联网上，多少人为他的故事落下了热泪，而他的那些故事又温暖了多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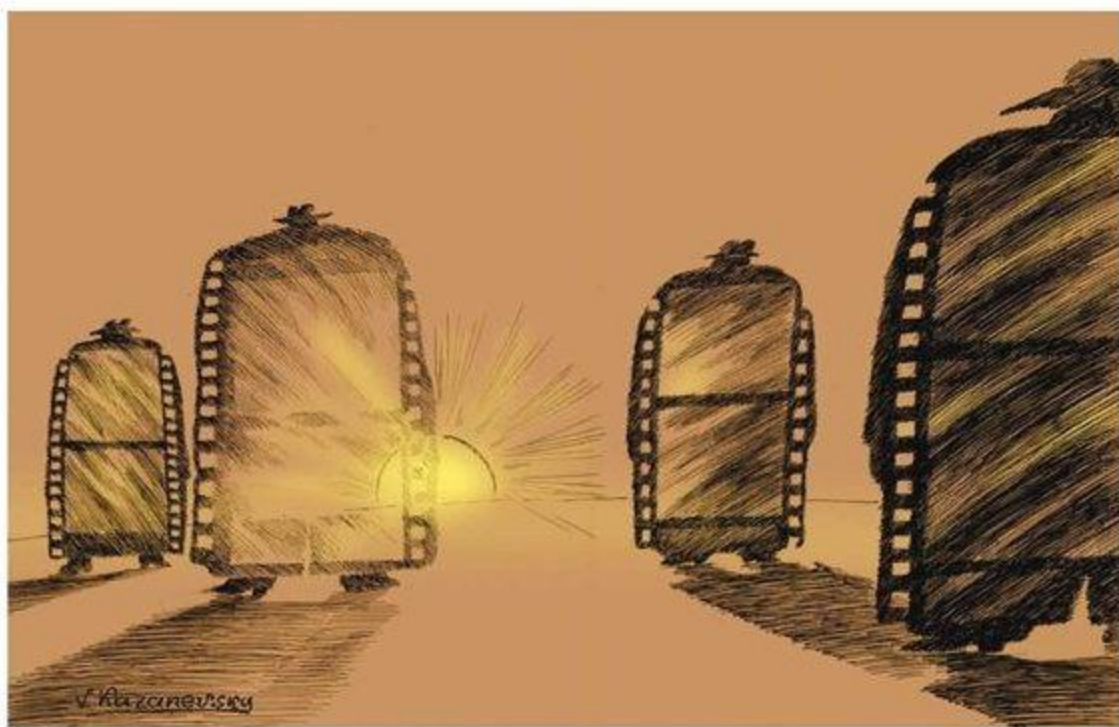
疾病让本来就消瘦的张作梓在两个月间体重减少了20斤，他看上去更加弱不禁风了。可是，第一次化疗结束后，他硬撑着虚弱的身体，对来看他的陌生人说：“俺会好起来的。等好了，俺还去修路。”

（赵红星摘自《婚姻与家庭》2015年第2期）

话到七分，酒至微醺；笔墨疏宕，言辞婉约；古朴残破，含蓄蕴藉，就是不完而美的最高境界。

——刘墉





## 电影的春天

●吴雅凌

我在巴黎真正认识了电影。

它不是约会节目，不是为了提供社交场所——像范柳原初见白流苏，先下馆子，再看电影，后上舞厅。当然，在某些连锁院线的豪华放映厅里，你也可以一边看着带字幕的商业大片，一边爽快地大嚼爆米花。没人嘘你，或在黑暗中狠狠瞪你。不过，如果你表现得更自在，比如让手机铃声响了，还接了，甚至聊起来了，或者把电影院当自己家跟看电视似的评头论足，别人是不会答应的。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巴黎有上海不存在的底线。

但如果那样看电影，你只是跑到电影院里吃爆米花、喝可乐、约会、打电话和说话，你不会真正认识电影。就像范柳原一心想看胭脂花粉褪了色的白流苏是否依旧动人，电影里演些什么，一概不清楚。

有腔调的电影和有原则的人

一样，交往的前提是彼此尊重。你在电影院，是在电影的家里，不是在自己家里。

巴黎拉丁区的独立电影院通常不豪华，大多还挺寒碜。因为座位少而小，你得和不认识的人紧挨着坐在一块儿，彼此微笑，腼腆对视，再不然干脆闲聊几句。出了电影院，你们就是路人了。但在巴黎每周上映的超过400部（不算电影图书馆、图像资料库、蓬皮杜中心等）横跨百年又包含几乎所有国别和类型的新老电影中，你们做了同样的选择。此刻你们有共同的身份，是即将上映的电影的朋友，这意味着你们都爱它（在法语里，谁谁的朋友，就是爱谁谁的人）。你们正襟危坐，等待它的出场。从前人们还会特意穿上礼服，化好妆，如今这越来越少见了。如果在看电影的时候有谁企图撕开一粒水果糖发出声响，你们有权利

和义务出手制止。这是仗义，是尊重主人的表现。

这样，短短两小时里，你会进入另外的世界。电影努力做个尽职的主人，用光影、声音和情感邀请你，把它的眼睛借给你，把它心里的故事倾吐给你，而你在它家做客，不能辜负主人的款待。你大可以不欣赏主人——没有反对声音的宴会多么平淡。你也可以半途离场，只要你觉得无趣或愤怒。但你留下来了，就不允许自相矛盾，做出没教养的举动。否则多么难堪，你会成为整个大厅里的小丑。

你可能饿了，渴了，脖子酸了，老腰扭到了，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身体的感觉放在一边。这时你怎么舍得去牵挂一颗无味的爆米花呢！看电影成了一种仪式，你和全场的陌生人一起参与，在某些幸运的瞬间，你们还能一起大哭或大笑。你放下了自我，接受了眼前的世界。你学会了爱电影。

与此同时，你还打开了一扇认识的门。你学会了真正的凝视。电影在你面前睁大眼睛，你也睁大眼睛，看向它。你们的目光交会在一起，真正的交流从此开始。看，看见，凝视，对视，正视，这些生活的基本技能并不只在电影院里才有效。

每年3月，春暖花开，法国电影院有3天把所有场次的票价调低为3.5欧元，美其名曰“电影的春天”。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手上拿着半价的电影票，涌入电影院。高贵，但不昂贵。世上许多被冠以“春天”之名的，意思大都如此吧。

（奕茗摘自《文汇报》，（乌克兰）卡赞尼弗斯基图）



## 亲妈

我对老妈说：“我准备节食减肥。”老妈紧张地说：“不行，节食伤身体。”我心里顿时暖暖的，说：“我会注意的。”老妈依旧摇头：“不行，你现在胖点别人以为是你吃得多，万一你节食还胖，别人会说是遗传的！”

## 原因

儿子问父亲：“爸爸，你当年是怎么娶到妈妈的？”

父亲：“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一对情侣，女的是美女，男的是个矮胖子。我非常愤怒，走上前说：‘美女，做我女朋友吧，你男朋友那么丑……’”

儿子：“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只要敢于表白，就有机会赢得爱情。”

父亲顿了一下，接着说：“后来我被胖子打成重伤，他赔了我一大笔钱，我回老家用那笔钱娶了你妈。”

## 让座（一）

李大妈坐公交，上车马上有人让座。她坐下，又站起，把座位让给了一个小朋友。马上又有人让座，大妈毫不犹豫，让一个老大爷坐了。大家投来赞赏的目光，纷纷让座。大妈说上班族不容易，把一男一女两个疲惫的年轻人按到座位上，最后才安心坐定。这样，李大妈一家五口都找到了座位。

## 让座（二）

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站了半小时，终于有个座坐下。

刚坐了一站路，发现一位老太太站到了我身边，我心里不情



愿，但还是站起来让了座。

没想到老太太一把把我按在座位上，说：“年轻人，上了一天班挺累的，还是你坐吧。”正感动着，她又来了句：“还省了你上网晒这事儿……”

## 让座（三）

公交车上，我面前坐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儿，边上是他妈妈。公交车每停一站都会报：“请给老弱病残让个座。”于是小男孩儿问妈妈：“妈妈，‘老弱病残’的‘弱’是什么意思？”妈妈想了下，说：“是弱智。”小男孩儿目光转了一圈，停在我的身上。我对他微笑了一下，于是他站起来说：“叔叔，你坐这儿吧。”

## 经验

“老公，买这件还是那件？”

老公默默起身付了两件的钱，说：“别说了，老婆，以我多年的经验，你问的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

## 气死的

顾客：“老板，这鱼怎么卖？”老板：“12块一斤！”顾

客：“太贵了！”老板手一指旁边：“那条鱼刚死，8块钱一斤！”顾客：“那它是怎么死的？”老板白了他一眼：“这么便宜了还没人买，气死的！”

## 不能再唱

记者拿着麦克风采访一个刚被警察查到的酒驾司机，问他：“同志，你怎么能喝酒后开车呢？”司机醉眼迷离地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说：“别闹了行不？求你了，我真喝多了，我真的不能再唱了……”

## 胖子的糗事

一胖子去按摩，可是换了好多个按摩师他都不满意。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合心意的。

胖子：“我找过很多按摩师，还是你的手艺好，不知道你师承何处？”

按摩师：“我以前是在厨房揉面的。”

## 不好意思来

我结婚，一哥们儿硬塞了一个红包给我。“咱俩这交情，还送啥红包？”我略带指责的语气对他说。他笑道：“礼尚往来，没红包也不好意思来……”晚上我打开他送的那红包，竟然是一张两块钱买的彩票，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兄弟，中不中就靠你的人品了。”

## 没抹均匀

和闺蜜出去旅游，累了，在一棵树下坐着休息，突然鸟屎落到我脸上，我还没反应过来，闺蜜就拿手帮我涂开，说：“你的防晒霜没抹匀！”

（晓杰、玉巍、宇田等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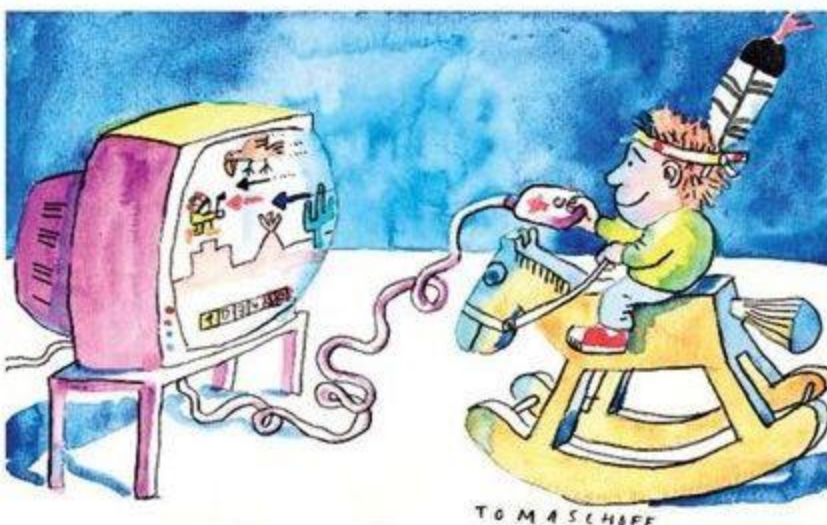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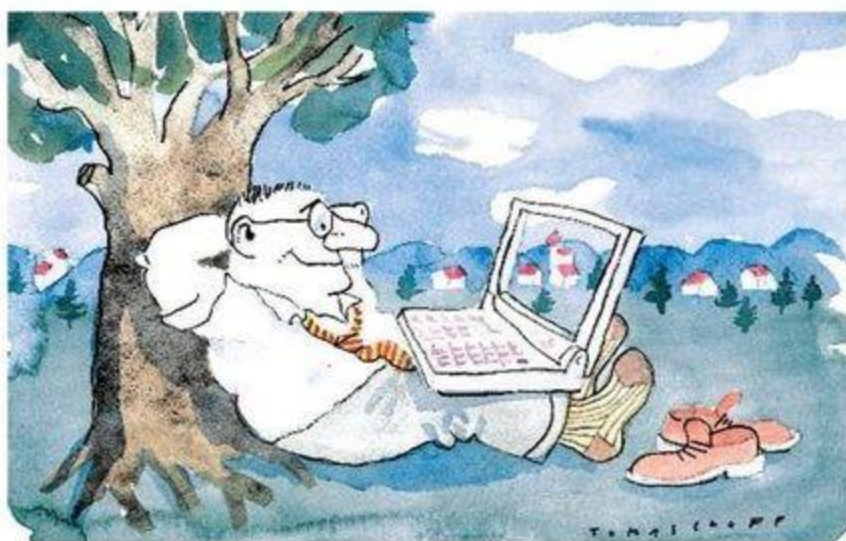




无



题







# 笨拙如你，温暖如你

●苏尘惜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心情别说有多糟糕了，快递员说好八点钟上门揽件，这都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没见着人影。

我经营着一家网店，每天都有好多包裹要快递出去，快递员成了和我息息相关的人。以前送取快递的小伙虽说态度一般，好歹有时间观念，可最近换的这位大姐，工作效率实在不敢恭维，我就差拿起手机投诉了。正当怒火一点点侵蚀我的理智时，听见大姐在门口唤我的声音。

我熟练地将包裹和填好的单子一并递给她，顺带吐槽：“大姐，您这效率，让我等得花儿都谢了。”可想而知，当时我的脸色有多差。她一个劲儿地道歉，收拾包裹的动作也略显笨拙，一眼就能看出是新手。

“做快递员这么辛苦，你一个女人为啥挑这工作？”

“赚钱嘛，做什么不是做。”她腼腆地笑着，眼角处的细纹更加明显，目测应该年近四十岁，若不是真的缺钱也不会选择这么辛苦的工作。互相体谅些吧，庆幸刚才没有心急打投诉电话，不然如果害得她被扣钱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后来她熟悉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有时她来揽件时我还没来得及打包和填单子，她都会搭把手。

大姐本名宋春晓，老公患病多年，女儿读高中，家庭经济负担相当重。快递员，只要业绩好，收入就高，我大抵明白了她

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再想想自己，原本有高薪的翻译工作，生活过得比较安逸，但是想趁年轻创业，我毅然辞职开了现在这家网店，虽说收入不算少，但比上班要累得多。

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吃饭基本不按点，好几次春晓姐来揽件时我正端着碗泡面坐在电脑前。她看到了，经常会像家长一般教育我：“好几次看见你吃泡面，这么不健康的东西，要少吃啊！”那唉声叹气的模样极像疼惜我的家人，尽管是教训人的口气，但听着还是非常暖心。

二

这半年网购比较红火，按理说春晓姐的业绩不会差，购置衣服的钱肯定是有的，可是每次见她，她都穿着特别寒碜的衣服，特别是前几天温度突然降下来，她还是穿着一身单薄衣服来来去去，捧着货物的手被冻得红红的，实在让人不忍心。

刚好那几天整理库存，找到几件过季的大衣放在网上低价处理，款式虽旧了点儿，衣服还是崭新的，想着既然要折价处理，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送给春晓姐好了。但那天我刚说要送她衣服，她连忙摆手拒绝。

“这都11月了，眼看着就要冷下来了，这衣服挺保暖的，拿着吧。”我使劲将衣服往她装货的篮子里塞，她却一把拎了出







来，说：“真不用，我不冷，谢谢。”

她的语气一下变得特别生硬，脸也板了起来，大抵是我的举动伤到了她的自尊心。望着她匆匆离开的身影我不由觉得心酸，看了看装大衣的袋子，我心想，一定要想法子让她收下这件衣服。

11月初，网店的销量猛往上涨，包裹也越来越多。那日，春晓姐的电动车后面整整一箩筐的包裹全是要发的，她略显惊讶：“这么多货，不会全部包邮吧？”

我无奈点头，如今网店竞争实在激烈，要是不包邮，客户早就流失到别家去了，但包邮后价格又不能涨，只能自己少赚点儿。

“你每天都发这么多货，我跟领导商量下，看看能不能在价格上做点让步。”春晓姐若有所思地说。听她这么说，我惊得瞪圆了眼睛——压价这种事不该是我自己开口吗？怎么由她先提出来？但我顾不上疑惑，连忙点头。

第二天，春晓姐就带来了好消息，说是除了江浙沪以内的价格不变之外，外围的快递费可减少一块钱。别小看这一块钱，能降低不少成本。我原本想就着这个机会把衣服送给她，但再次被她拒绝了：“我是看你开网店也不容易才帮忙的，我拿你的衣服倒像是贪图便宜似的。”她假装恼怒地瞪了我一眼，扬长而去。

### 三

“双十一”全民网购狂欢那几天，由于整日整夜地忙碌，我感染上了重感冒，但没有当回事，心想挺挺就过去了。感冒第

六天，我还浑浑噩噩伏案当客服，眼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头疼得难受，后来竟趴在桌子上昏睡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只听见耳边一阵阵的喊叫，但是怎么都醒不过来。伴随喊叫声的还有重重踢铁门的声音，终于把我从昏沉沉的梦境中拉了出来。

我睁开眼睛，整个屋子都是漆黑的，踢门声还在继续，我强撑起身子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竟是春晓姐。

“叫这么久不开门，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春晓姐焦急地说，“你脸色怎么这么差，生病了吗？我还奇怪你今天怎么没打电话来。”

她连珠炮般的问话我一句都答不上，不是不想答，是根本就没有力气说话，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继续去睡觉。春晓姐见我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伸出手来试探我额头：“啊，你这高烧不得了，赶紧去医院。”她二话不说拽过我就要往外走。

“等等，”我的意识渐渐清晰过来，“我得带钥匙。”

春晓姐没用她的电动车送我，而是拦了辆出租车，要知道从住宿的地方去医院，起码要二十元的打车费。事后她解释说当时只顾着救我的命，钱财乃身外之物。

后来，医生跟我说，当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要是去得晚一些，小命都可能丢了，我就很有可能成为网上经常出现的“猝死网店店主”标题的主人公。说不后怕是假的，那晚春晓姐陪着我输液，到十点多才回去，耳边萦绕的全是她的谆谆教诲。

“以后有事，随时打我电

话，别一个人死扛着。”“下次要是有人这么使劲地敲门，一定要从猫眼里确认外面的人是谁才能开，你一个单身女孩，太危险了。”

她几乎把能想到的都说了，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加一句：“赶紧找个男人吧，好歹有个照应。”俨然一副家长的派头，我被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逗笑了，她的表情更加严肃了：“不要笑，说的是正经事。”

我问她：“怎么断定我就在家里，说不定我外出办事，费那么大力气敲门不怕白费劲吗？”她戳了我的脑袋一下，说：“刚开始感冒的时候就劝你去医院，你不听，昨天你咳得说不出话我就担心来着，今天到下班都没给我打揽件的电话，收工以后就打算过来看看，结果发现你的屋子黑漆漆的，但是台灯却亮着，那盏台灯平时你工作时都开着，所以我敢断定你在家。”

“就因为一盏台灯？”我瞪圆了双眼，春晓姐居然为了一盏开着的台灯猛敲我房门将近二十分钟，硬生生将我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

### 四

春晓姐在我眼里，是那种能撑起一切的女强人，她有她的自信、她的尊严，然而，再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那天，我连着打好几个电话她都不接，担心是不是手机被偷了，大抵半小时后她把电话打了回来，接起就听到了她浓重的鼻音：“妹子，我的电动车被偷，正忙着处理事情，待会儿再联系。”明显听得出那是刚哭过的声音。

电动车被盗，连带着车上的





## ● 蒋勋 道德不是批判他人

从法国回台湾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我成为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如果要给学生记大过，就必须开会，决议需十三位一级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会议时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品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

我觉得应该了解背后的因由，所以当时不愿意

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听罢，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其实这个案例是不自觉地受到了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反省。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外，选择了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投票的，他必须遵守这样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因此别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于是这件事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中。阮籍这么做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便开始分离。

（韩勇军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孤独六讲》一书）

货物也一并被人顺走了。赔款的数额有点高，远远超出她的偿还能力，平时坚强的她在金钱面前折了腰。

那天晚上，春晓姐来我这儿时眼眶红红的，一看就是暗地里哭了很久。得知她出事以后没吃任何东西，我特地下厨给她煮了碗馄饨。她的眼神呆呆的，拿着勺子的手迟迟未开动，忽然转头问我：“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怎么会？每个人都会经历挫折的，我都差点被网上的骗子把钱骗走，更何况那些无处不在的小偷！咱们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她一遍遍地搅拌着馄饨，说：“我说的失败不是东西被

偷，而是到了这把岁数，却无力面对这种局面。”生活已经够艰难，如今她维持乐观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被压倒了，再多的安慰对她来说也无济于事。

那天晚上，她没有再拒绝我借钱给她，白纸黑字给我写了借条，每一个字都写得极为认真。最后她还向我要了账号，说万一她回老家没能及时还钱，就汇钱给我。

后来，身边的朋友知道了这事，都说我太轻信人了，居然就这么相信一个才相处没多久的陌生人。但是他们又怎么会懂那晚春晓姐搂着我的肩说“别怕，姐这就带你去医院”时的温暖与坚

定。她留给我的财富远远多于我给予的。

赔偿后，春晓姐换了另一家公司做快递员，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就变少了，渐渐地也就少了联系。后来她真的回老家去了，那笔借款，也是分期打到我账户上的。

逢年过节，我都能收到春晓姐发来的短信，简短的问候里有深深的牵挂。

认识她以后，我才渐渐愿意与身边的陌生人接触，也学会体谅和关心别人。这世界虽有险恶、欺骗，但也有善良、真诚。

（梁衍军摘自《妇女》2015年第2期，宋德禄图）



阿宝，我和你在世间相聚，至今已14年了，在这5000多天里，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处，难得有分别的日子。我看着你呱呱坠地、牙牙学语，看你由吃奶改为吃饭，由匍匐学成跨步。你的变化微微地、逐渐地展进，没有痕迹，使我全然不知不觉，以为你始终是我家的一个孩子，始终是我们这家庭里的一种点缀，始终可做我和你母亲生活的慰安者。然而近年来，你态度行为的变化，渐渐证明其不然。你已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长成了一个少女，快将变为成人了。古人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现在反行了古人的话，在送你出黄金时代的时候，也觉得悲喜交集。

记得去春有一天，我拉了你的手在路上走。落花的风把一阵柳絮吹在你的头发上、脸孔上和嘴唇上，使你好像冒了雪，生了白胡须。我笑着搂住了你的肩，用手帕为你拂拭。

你也笑着，仰起了头依在我的身旁。这在我们原是极寻常的事：以前每天你吃过饭，是我为你洗脸的。然而路上的人向我们



##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丰子恺

注视，对我们窃笑，其意思仿佛在说：“这样大的姑娘，还在路上让父亲搂住了拭脸孔！”我忽然看见你的身体似乎高大了，完全发育了，已由中性似的孩子变成十足的女性了。我忽然觉得，我与你之间似乎筑起了一堵很高、很坚、很厚的无影的墙。你在我的怀抱中长起来，在我的提携中大起来，但从今以后，我和你将永远分处于两个世界了。一刹那间，我心中感到深切的悲哀。我怪怨你何不永远做一个孩子而定要长大，我怪怨人类何必有男女之分。然而怪怨之后立刻破悲为笑，恍悟这不是当然的事、可喜的事吗？

记得去年有一天，我为了必要的事，将离家远行。在以前，每逢我要出门，你们一定不高兴，要阻住我，或者约我早归。在更早的以前，我出门须得瞒过你们。你弟弟后来寻我不着，须得哭几场。我回来了，倘预知时期，你

们常到门口或半路上来迎候。我所描的那幅《爸爸还不来》，便是以你和你弟弟等我归家为题材的。因为在过去的十来年中，我以你们为生活的慰安者，天天晚上和你们谈故事、做游戏、吃东西，使你们都感到家庭生活的温暖少不了一个爸爸，所以不肯放我离家。去年的一天，我要出门了，你的弟弟妹妹们照旧为我惜别，约我早归，我以为你也如此，正在约你何时回家和买什么东西来，不意你却劝我早去，又劝我迟归，说你有种种玩意可以骗住弟弟妹妹们的阻止和盼待。原来，你已在我和你母亲的谈话中闻知了我此行有早去迟归的必要，决意为我分担生活的辛苦了。我此行感觉轻快，但又感觉悲哀，因为我家将少却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幸福儿。

以上原都是过去的事，但是常常切在我的心头，使我不能忘却。现在，你已是中学生，不久就要完全脱离黄金时代而走向成人世界了。我觉得你此行的意义比出嫁更重大。古人送女儿出嫁诗云：“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你出黄金时代的“义往”，实比出嫁更“难复留”，我对此安得不“结中肠”？所以现在追述我的所感，写这篇文章来送你。你此后的去处，就是我这册画集里所描写的世间。我对于你此行很不放心，因为这好比把你从慈爱的父母身旁遣嫁到恶姑的家里去，正如前诗中说的“事姑贻我忧”。事姑取什么样的态度，我难于代你决定。但希望你努力自爱，勿贻我忧而已。 (李中一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丰子恺散文精选》一书，丰子恺图)





在我童年住的大院里，我和大华曾经是“死对头”。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华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个“私生子”，他一直跟着他小姑过，他的生母在山西，偶尔会来北京看看他，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爸爸，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全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

当时，学校里流行唱一首名字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我给改了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这里黑孩子的“黑”，是找不着主儿，即“私生子”的意思。我故意唱给大华听，很快就传开了，全院的孩子见到大华，都齐声唱这句词。现在想想，小孩子的是非好恶，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偏颇。

大华比我高两级，那时上小学五年级，长得很壮，论打架，我是打不过他的。之所以敢这样有恃无恐地欺负他，是因为他的小姑脾气很烈，管他很严，如果知道他在外面和哪个孩子打架了，不问青红皂白，总是要让他先从他家的胆瓶里取出鸡毛掸子，然后，让他撅着屁股，结结实实挨一顿揍。

我和大华唯一一次动手打架，是在一天放学之后。因为被老师留下训话，我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了。从学校到我们大院，要经过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一块刻着“泰山石敢当”的大石碑。胡同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经过那块石碑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蹿出一个人，饿虎扑食一般，就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一通拳头如雨，打得我鼻青脸肿，鼻子

流出了血。等我从地上爬起来，人早没影了。但我知道除了大华，不会有别人。

我们两人之间的“仇”，因为一句歌词，也因为这一场架，算是打上了一个“死结”。从那以后，我们彼此再也不说话，即使迎面走过，也像不认识一样，擦肩而过。

没有想到，第二年，也就是大华小学毕业升入中学的那一年夏天，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父亲回老家沧县给我找了个“后妈”。一下子，全院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原来跟我一起冲着大华唱“我是一个

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的孩子们，开始齐刷刷地对我唱起他们新改编的歌谣：“小白菜呀，地里黄哟；有个孩子，没有娘哟……”

我发现，唯一没有对我唱这首歌的，竟然是大华。这一发现，让我有些吃惊。想起一年多前，我带着一帮孩子，冲着他大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心里有些愧疚，觉得那时候太不懂事，太对不起

他。

我很想和他说话，不提过去的事，只是聊聊乒乓球，说说刚刚夺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就好。好几次，碰到一起了，却还是开不了口。再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嘴唇动了动，我猜得出，他也开不了这口。或许，只要我们两人谁先开口，一下子就冰释前嫌了。小时候，自尊的脸皮，就是那样薄。

一直到我上了中学，和他在一所学校。我们都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一周有两次训练，由于他比

## 少年“护城河”

◎肖复兴





我高两级，老师指派他教我仰泳动作，我们才第一次开口说话。这一说话，我们的交流就像开了闸的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从当时的游泳健将穆祥雄，到毛主席畅游长江。过去那点儿过节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一下子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少年的心思，有时就是这样窄小如韭菜叶，有时又是这样没心没肺，把什么都抛到脑后。只是，我们都小心翼翼，谁也不去碰过去的事，谁也不去提“私生子”或“后妈”这些令人厌烦的词儿。

大华上高一那年春天，他的小姑突然病故，他的生母从山西赶来，要带着他回山西。那天放学回家，一看见他的生母，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护城河边。那时，穿过北深沟胡同就到了护城河，很近的道。他的生母，还有大院里的好多人跑了过去，却只看见河边上大华的书包和一双“白力士鞋”，不见他的人影。大家沿河喊他的名字，一直喊到了晚上，也没有见他的人影。街坊们劝大华的生母，兴许孩子早回家了，你也回去吧。大华的生母回到家，但还是没见大华。大华的生母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大家也都以为大华投河自尽了。

我不信。我知道大华的水性很好，他要是真的想不开，也不会选择投水。夜里，我一个人又跑到护城河边，河水很平静，没有一点儿波纹。我在河边站了很久，突然，我憋足了一口气，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状，冲着河水大喊了一声：“大华！”没有任何反应。我又喊了第二声：“大华！”只有我自己的回声。心里悄悄想，事不过三，我再喊一声，大华，你可一定得出来呀！我的第三声“大华”落了地，依然没有回应，我一下子感觉透心凉，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哇哇地哭了。

就在这时候，河水有了“哗哗”的响声，一个人影已经游到了河中心，笔直地向我游来。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大华！

我知道，我们的友情从这时候才真正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彼此谁有点儿什么事情，不用开口，就像真的有心灵感应或仙人指路一样，保证对方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面前。别人都觉得过于神奇，但我们两人都相信，这不是什么神奇，是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的存在就是友情。罗曼·罗兰曾经讲过，人的一辈子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但真正的朋友，一个就足够。

（若子摘自《河北日报》2015年2月13日，沈璐图）



《牡丹图》（吴昌硕绘）

## 吴昌硕真迹换“真迹”

◎李凯成

吴昌硕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国画家，其作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很多人纷纷花高价去收藏他的真迹。

有一次，吴昌硕与一帮朋友同桌吃饭。席间，一个商人拿出一幅画，请吴昌硕鉴定真假。众人一看，无不觉得好笑，画上的落款是“安吉吴昌硕”，吴昌硕实为安吉人。瞎子都看得出来，明显是赝品。

吴昌硕左看右看，对商人说：“这是我的画。”旁人问：“‘安吉’写成‘安杏’，难道是真的？”他笑道：“这是我一年前画的，人老了，那是笔误。”接着又对商人说：“如果不介意，这幅画我收回，我再送你一幅画，绝对无误。”商人大喜，满意而归。

散席后，有人问：“那幅画很明显是赝品，你怎么承认是自己画的，还送他一幅真迹呢？”

吴昌硕笑道：“我当然知道那幅画是赝品，但商人以贩卖为生，我如果当面揭穿，他必将血本无归，从此不敢再购买我的画了，那我的画以后还如何在市上流通呢？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商人，同时也是为了我自己啊。”众人大悟，拍手称赞。

（苏童摘自《做人与处世》2015年1月上）





金钱能买来幸福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最新研究表明，财富本身并不能为美好生活提供任何保证。比高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花钱。举例来说，与为自己花钱相比，为别人花钱更令人愉快。而且，当人们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时，花钱旅游、增长见识，比购买物质产品更让人感到持久的幸福。

### 经历的价值超出想象

作为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瑞安·豪威尔发现，人们之所以认为买东西能够更好地体现金钱的价值，是因为经历总是转瞬即逝，但物质产品却一直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反复使用。所以，尽管人们偶尔会花一大笔钱去度假或购买演唱会门票，但在手头不甚宽裕的情况下，他们坚持把有限的金钱用来购买物质产品。豪威尔说：“人们认为经历只能提供短暂的快乐，但实际上，它能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更持久的价值。”

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季洛维奇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们常常进行理性的计算：我

的钱有限，要么出去玩，要么买东西。如果我出去玩，会很不错，但很快就结束了；如果我买东西，至少可以永远拥有它。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在心理层面上却未必，因为一旦买到手，我们很快会对自己的物质财富习以为常。”这个过程叫作“享乐适应”，它使得人们难以通过购买物质产品感受到长久的幸福。时髦衣服或新汽车可以让人获得短暂的快感，但我们很快就认为它们理所当然了。

另一方面，季洛维奇教授认为，经历往往能够满足我们更多潜在的心理需求。旅行虽然很快结束，但我们可以经常与其他人共享自己的经历，不但能与他人有更广泛的

联系，还有利于形成认同感。如果您攀登过喜马拉雅山，那么很久以后，当所有钟爱的小玩意儿都被抛在脑后时，您还可以常常回忆和谈论这段经历。

更重要的是，我们往往不会拿自己的经历跟他人攀比，而物质方面的攀比要突出得多。

季洛维奇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还发现，期待一段美妙的经历，要比等着购买实际有形的商品更能带来快感。等待一个事件的发生一般会令人兴奋，而期待物质性的东西则“似乎让人不耐烦”。

### 不要对所购物品习以为常

拥有更多物质财富并不总让我们欣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习以为常了。

吕波密斯基教授说，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尽量有意识地欣赏和感谢您所拥有的，时常提醒自己敝帚自珍。具体做法很简单，比如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数数自己的幸福，记日记，或者向他人表达感激之情。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简单地把它们摆在四周。

增加多样性、新颖性会带来惊喜，也可以使人更珍惜自己的所有。比方说，如果把一幅画挂在同一面墙的同一个位置，除了刚买回家的那段日子，您不会再多看它一眼。但是，如果把它与另一个房间的另一幅画对调，您就会用新鲜的眼光观看两幅画，而且会更欣赏它们。

## 金钱能买来幸福吗

◎裘 霜译







吕波密斯基教授还建议，应尝试与他人分享您的所有，并敞开心扉，迎接新体验。这意味着把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或者与他人分享。

### 试着给别人钱

说到钱，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是，虽然赚更多的钱可能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但是，给别人钱却比自己花钱更令人快乐。

这一结果是吕波密斯基教授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的。一开始她在校园里向学生随意派发现金，并告诉一些人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告诉另一些人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结果显示，后者比前者更开心。

吕波密斯基教授还在研究中发现，向慈善机构捐款的人更加快乐，在穷国和富国皆如此。她说：“很多人的想法是，等我有钱了，就向慈善机构捐款，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乐于奉献的人，往往是正在贫困线上挣扎、努力满足自身基本需要的人。”

幸福感与人拥有的金钱数额关系不大，但与人捐款所产生的效应密切相关。如果您看到自己的钱让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您就会快乐，即使您出资的数额微不足道。

### 花钱买时间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您买回来的东西会怎样影响您安排自己的时间。在郊区购置大宅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研究人员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长时间通勤会降低人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据计算，您需要加薪40%，才能抵消每天一小时通勤所增加的痛苦。

“花钱买时间更划算，”吕波密斯基教授说，“不要购买一辆更花哨的汽车，除了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坐在车里，您不会在其他时间需要它。与其在郊区买别墅，每天长时间通勤，不如在市区购买一处离工作地点很近的小房子，如此一来，您就可以利用日落前一小时与孩子一起在公园里踢踢球。”

另一种为自己购买时间的方式是把不喜欢的工作外包出去。聘请私人助理曾经是富人的专利，但现在人们可以更方便、更实惠地雇用自由职业者，或在网络上找专业人士，帮自己完成日常管理或单个任务。

不过，虽然购买时间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总是用金钱来衡量时间的价值却未必可取。一旦人们把自己的时间当作金钱，便不太可能花时间去没

有经济收益的事，即使是少量时间也不行。因此，将时间当作金钱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性后果。

### 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幸福

幸福的第一个衡量指标是“可评估性”，吕波密斯基教授将其定义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您的生活是美好的——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正在朝着既定的人生目标迈进。”经济学家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数据和幸福调查数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对，非常明显的证据表明，在世界各地，富人都比穷人更幸福，富裕国家的人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

幸福的另一个要素是“情感性”，吕波密斯基教授解释说，这是指一个人经历愉悦、喜欢和安宁等正面情绪和与此相对的负面情绪的频率。“您也许整体上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但其实真正开心的时候不多。”她说，“当然了，快乐的人也会体验到负面情绪，只是没那么频繁。所以幸福其实是由‘可评估性’和‘情感性’两个部分组成的。”

研究者审视情感性指标后发现，家庭的年收入一旦达到7.5万美元，他们的幸福感便不再随着钱的增多而递增。总之，当您钱不多的时候，额外一点点钱就会让您开心很久，因为您有能力满足更多基本需求了。然而，一旦您积累了一定财富，再想“买到”更多幸福就变得难上加难。

### 切忌入不敷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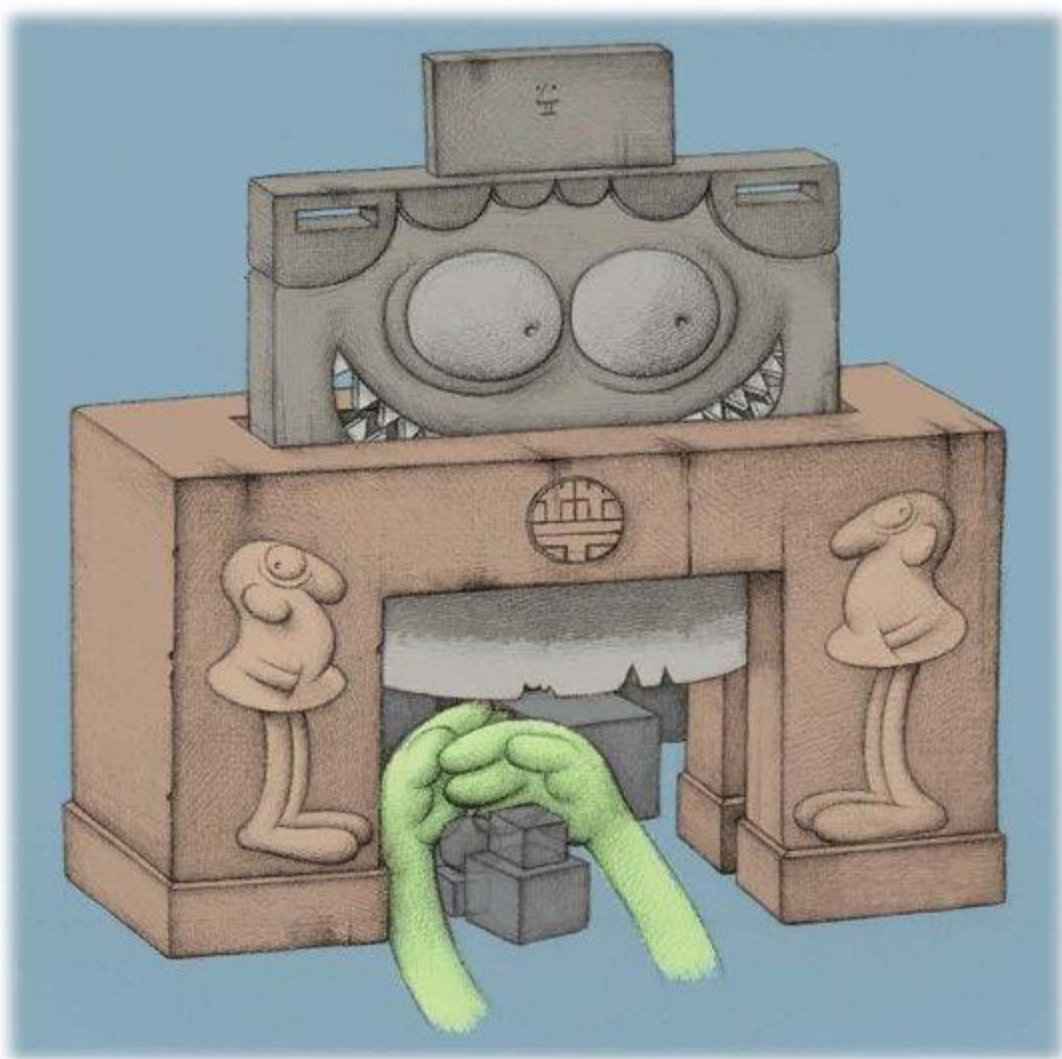
最后，虽然关于金钱与幸福的许多研究都侧重于如何花钱而不是如何省钱，但研究者认为，入不敷出将招致灾难。因此关照好您的基本需求，确保一定程度上的金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季洛维奇教授认为，虽然他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物质产品而言，生活经历能够给予人们更多幸福，但人们首先当然应该购买必需品。他的研究成果并不适用于收入非常低的人群。他说：“那些人真的无法自由支配收入，手里的钱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必需品了。”

“储蓄有利于提升幸福感，债务则不利于幸福。但是，债务的弊端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好处。”吕波密斯基教授说，“从幸福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摆脱债务，而不是增加储蓄。”

（若子摘自《海外文摘》2015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勾犇图）





## 不可预知即人生

◎赖声川

### 人生不可能有一张蓝图

我生在美国，我的生活蓝图似乎跟别人不太一样。

画面跳到我5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华盛顿上小学，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了两个星期一年级的课。突然有一天老师没有来，我回头一看，见老师站在不远处跟校长在说话，指着我的方向。他们说完话，老师过来帮我收拾东西，然后带我去二年级的教室，我从此就念二年级了。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美国教育真有了不起的地方，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这个人就跳级了。什么手续都不用办，连家长都不用通知，就直接把我放到二年级去了。

画面跳到若干年以后。我在11岁的时候回到台湾，我在美国是资优生，从来没拿过B。到了台湾之后，我被剃了个小光头，背个书包，带个便当，天还没亮已经往学校去，天黑了才回家。那一年念完了，老师最后决定让我留级。老天是公平的，我是一边跳级，一边留级。因为我父亲是外交官，父母的想法是，调回台湾3年，我可以好好学中文，等有了中文功底后，我父亲再外派出去的时候，我就跟着，可以念哈佛、耶鲁或者其他学校。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父亲在这3年内生病过世了，我的人生蓝图整个发生了变化。我们家变成单亲家庭，政府有所谓的

抚恤金，但根本不够吃饭，所以我的命运有了一个大逆转。幸好母亲极为坚强，她非常努力地把我和我哥哥两个人带大，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不太管我。

那个时代，父母不可能鼓励你去走文学或者戏剧这方面的路，因为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那个时代里所有优秀的人都是念理工的。

### 现实比荒谬的戏剧更荒谬

镜头再跳，我在台湾念完大学，结婚了，回过来学戏剧。那时候我跟太太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所小公寓里面，那所小公寓非常热闹，经常有朋友来往，地上都躺满了人。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管他叫毛弟，台大毕业后到美国研究所学习。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摄影师，我记得他当时一直找不到人生方向，后来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他每天跟我们聊天，每天跟我们说人生怎么样不如意。后来找到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也交了女朋友，慢慢地找到了人生方向，生活变得如意了。

同一时间，我在学一些戏剧理论，尤其是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的理论，他一直在讲戏剧形式要有怎么样的翻新，不能有任何的界限，我读不明白。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毛弟出了意外。这个意外说起来荒谬，他被派去一个赛狗场摄影，赛狗场有个电动兔子，电动兔子在栏杆上跑，所有的狗都跟着跑，他为了找最佳的摄影位置，整个人跨在栏杆上拍，后来电动兔子过来，把他撞了。他出事后，好几个朋友开车赶过去送他，车行驶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我们都很





沉默。参加完他的告别式，我们同样地开了10个小时的车回来，路上一句话都没讲。

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想到阿尔托说的“什么叫自由”，想到一个电动兔子可以突然冒出来，把人撞死。生命本身的状态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 你的未来就是你正在创造的

画面再跳，跳向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的画面。那时候我跟太太带着女儿——大女儿才7岁——去了印度北部山上的一个小镇，那个镇非常穷。我太太有一天说她想洗个头，水送来了，她才发现这水是镇上的人翻山走了两个小时才挑过来的。她非常感动，一盆水，不光洗头、洗澡，还洗了衣服。那里的路很糟糕，另外，镇子里一天大概只通电两个小时。

我们走之前问了一下，如果要给那里通水电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其实那里水是有的，只是没有管子通过来。路是可以铺的，电也可以接过来。这些需要几万美元，那个时候这些钱也不算少了。我们就找了10个朋友，凑了这些钱。现在那个地方有水、有电，路也修好了，非常方便，小镇也发展了。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怎么都想不到，我女儿现在就住在那个镇，因为她嫁到了那里，她的家就在那儿。她不知道这个故事，现在她所住地方的水、电、路等设施，都是我们当年帮忙修建的，这真的很意外。如果当初有人预言说我做这件善事，几十年之后，我的女儿可以享受到这些东西，我一定不会相信，可能反而不会去做了。

这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一点一滴中形成的。

（韩文增摘自《博客天下》2015年第4期，刘宏图）



## 昨夜，雨和我交谈

◎〔美〕玛丽·奥利弗 ◎倪志娟 译

昨夜，  
雨  
和我交谈，  
它慢条斯理地说，  
从翻卷的云层  
落下  
是何等快乐，  
一旦落到地面  
又会产生  
一种新的快乐！

这是雨落下时  
所说的话，  
它散发出铁的气息，  
然后消失了，  
消失在枝条  
和草丛中，  
像大海的一个梦。

雨停了。  
天空洁净。  
我站在

一棵树下。  
  
树是一棵  
长满欢乐枝叶的树，  
而我是我自己，  
天上的星星  
也是它们自己。

此刻，  
我的右手  
正握着  
左手，  
我的左手正握着树，  
树上布满了星星  
和温柔的雨——

想象！想象！  
这漫长而精彩的旅程  
仍然属于我们。

（木又寸摘自豆瓣网，  
Getty Images 供图）





## 丑琴操

◎邓跃东

本不想听见这种声音了，它被人砍头已多年，心里的伤痕还没抹去，却因衍生的深远影响，竟又一次清晰地从喉管里挤出倔强之声，我的瞳孔急剧地扩大，然后缓缓地缩小

我家成分不好，“文革”中经常被责令参加集会。一些好事者知道我祖父会拉琴，就命令他叫上两个会拉胡琴的侄儿一起演出。在邻村第一次巡演时，我大伯父就被逼哭了。那晚本是一场声讨地主的集会，会前要造势，安排我大伯父拉琴，一女生唱《红灯记》。刚拉开过门，台下就扔来一只鞋子，砸在大伯父的头上，要他滚下台。他们指责大伯父的胡琴有问题，因为琴杆上面雕刻了一个龙头——“龙是神话鬼怪封建物，怎能在社会主义大好形势中出现？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两人顿时成为批斗会的主

角，做检讨、下保证还不行，硬是被逼着锯掉了琴杆上的龙头……

一把漂亮的胡琴就这样被砍了头，人也被吓得不轻。这件事我是听一个叔父说的，几个伯叔不愿回忆这些旧事，唯有我堂二叔反应异常，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说：“琴头是我砍的！”我知道二叔一直钟情于胡琴，没想到他竟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透过浓浓烟雾，我看到了二叔眼里流露出的几丝幽怨，我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我仿佛看到了琴头落下的一幕——

那晚他们受到了批评，被要求将琴头处理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祖父答应一定处理好，但不是当场锯掉的。这把琴是我大伯父在县城读中学时带回的，却成了二叔的至爱，他对处理琴头很不理解。那时祖父被贬职从学校回乡，在劳动中被压断一条腿。祖父的大哥（大伯和二叔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国军军医，此时被关押，不知去向，因此祖父思虑最多的是要保住侄子们的性命，要不就对不起大哥。祖父就给二叔做工作，二叔十五六岁，很不配合。祖父发了怒，责问他：“是人头重要还是琴头重要？”二叔噙着眼泪、含着怨气，在祖父的逼迫下锯下了琴头。祖父说：“这个琴头雕刻得精致，你先收着，日后可能会用上。”二叔不吭气，捡起琴头一把甩进了灶膛。琴头是上好的檀木，檀香气息在家里萦绕了几夭，一家人沉浸其中，默默无语。

无头琴原来是这样来的。我听完倒是舒了一口气，庆幸他们不是当场挨打受批判。可是不一会儿，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了。他们这样责令我家自我了断，二叔受伤最重，却是祖父催逼的，祖父心里更难受啊。那些人的招，可谓别有用意。

胡琴之声，悠悠颤颤，一如安静的低吟，尤能表现一个人的心绪。琴头没有了，还能不能正常地发声、抒情？我轻轻地问二叔：“琴头没了，丑相难堪，正好不用去演出受气了？”二叔看着我，说：“你以为这样就不用去了？一

原创  
创作





样得去！丑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好长时间里，瘸腿的祖父带着两个侄儿和这把丑琴，挨村挨乡地巡演。每到一地，丑琴都是观众们的笑料，他们不知原委，以为是我家买不起一把像样的胡琴，捡把琴来凑热闹。丑琴叫人看着就别扭，也无心听琴了。

丑琴无头，祖父他们也无脸面，操琴的模样十分滑稽，总不被人正眼看。当然，心里最憋屈的是二叔。他很年轻，无端被人嘲笑，其实他拉琴是很有水准的，但是心里不平，音色起伏大。丑琴让二叔的脾性也丑了起来，他变得十分倔强，不太理会祖父——以前他们经常一起谈琴论艺，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

话说开了，我忍不住质问二叔：“一个年轻人，怀抱一把无头的胡琴，再无其他释放情感的方式？”二叔说，他努力过，但是没有别的选择。

没过多久，伯叔姑姑们不能读书了，因为村里不准。二叔两次被生产队长从中学赶回，他聪颖好学，无奈初三未读完，就再也未进过学堂的门了。二叔积下一肚子的愤懑和怨恨，别人拈轻怕重，在生产队混工分，他年纪轻轻就去学泥水匠的手艺，每天用砖刀砍砍剁剁，其实是在发泄不满，他要砍平种种的崎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感到轻松，他的虎口被震烂，血流不止，也不能释放心中的怨气。他又想起了无头琴，每天劳作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丑琴懂他，眼里的泪、虎口的血，遗落在琴上，他浑然不知。

二叔独自拉琴，长夜不息。祖父知道他心里苦闷，就开导他说：“拉琴可以消解磨难，但不能宣泄情绪，你指上的怨气太重了。”二叔说：“你不是说琴音传递的是心声吗？”祖父反问：“你心里向往的是什么？”二叔不吭声了。听琴知音，得失寸心。二叔对祖父的视听修养极为钦佩，他为自己更名为“清明”，自此静心练琴，研习音律。

清明通透，方有流音。二叔反复体悟，寻求彻悟——人跟丑琴一样，没有脸面，可琴还是琴，心里有音，仍可自然地发声。他的心慢慢融入了丑琴，琴声开始从心里流泻出来，没有了早时的发泄，音色一片柔美。

二叔认真地看着我说：“琴已无头，人得有名。”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不是说琴。

二叔那时带着这把丑琴，一次次地参加上级安排的演出，没有工资，只算工分。从乡里到县里，

重要的会演都少不了他，他用丑琴发出的优美琴声征服了众多同行，感染了无数心田，人们记住了他和一把无头琴。有一次，上级首长要来观看，领导提出给他换把琴，说这琴太丑了，影响县里的形象。二叔说，人能换但琴不能换。他是有傲骨的，就要用这把丑琴拉出人们想不到的琴声来。

祖父没想到，二叔具备了如此的功力。两人后来切磋，祖父说他讲不了了，要二叔买专业书籍学习。二叔不愿跟风随俗，他要表达自己的心声，就自学作曲，作品竟一篇篇地发表在省市和中央一级的报刊上，电台为他灌音播出，中国音协后来吸收他为会员。

二叔谙熟胡琴至理，心里有声，传之弓弦，柔化成音。这跟琴的丑陋、身份的卑微无关了，他目空一切，化苦为音，润人在心。

在本村的一场集会上，全家人都被责令到场陪斗，批斗的对象是二叔的母亲。我的这位大奶奶性子泼辣，从前与区干部有过节，首当其冲要被批斗。大冬天里她被拉到学校操场上，被风车对着猛吹，她不服软，直挺挺地站了一夜。有人起哄要我家人拉琴造势，祖父跟他们交涉能不能换人，他们说不行，故意要我二叔拉。祖父尴尬不已，二叔却轻松地拉开了弓子。凝望着受难的母亲，他如入空谷，心若止水，怀中丑琴一如昔日，不动声色。后来我得知，二叔拉的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他心里存有光亮！

丑琴使二叔变得沉稳，二叔让丑琴发出了绵绵不绝的妙音。因为年华错失，二叔只能将满腔的热情付诸儿子身上，将我那脾性倔强、毫不让人省心的堂弟，“揉”成大学音乐教师。

二叔不断地参加县、市的会演，那把无头琴被用到鼓皮破裂不能正常发声。又逢全市会演，他才接受了公家买来送他的一把新琴。

丑琴就这样息声了，被放在杂屋旮旯里，三十多年没人碰过，也没想过要把它丢掉。几次搬家它都被留下了，成了家中一件不能用又舍弃不了的器物。

烟抽了不少，话也说得长，二叔却不谈琴艺，我禁不住问他到底是如何融入胡琴的。他说这不是技艺问题，生活的不平被柔化了，心里空了，美好的东西就融入了。我悟了再悟，二叔说的其实是他与无头丑琴相伴半生的经历。

（何保全、于泉滢图）





## 一战的最后一天

1918年11月11日早上5时，德国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终结。但这并非战争的句号，由于协议将具体的生效时间定在了当天11时，一战还有6个小时才会正式结束。

在明知战争即将告终的最后一天，双方军队却并没能在和平等待中度过，仅在英联邦方面，就有863名士兵死于战争最后一天。这些牺牲部分缘于传令系统的落后，也有部分是因为指挥将领的刚愎武断，他们自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夺取败军的阵地和城镇，以增添部队的荣耀，甚至只为早点洗上热水澡。

最后一名阵亡的协约国士兵来自美国，当他向敌方阵地发起冲锋时，对方已经知晓停战一事，向他摆手招呼无果后开枪反击。他中枪了，倒地身亡，时间是当天10点59分，他实实在在地死在了和平的门槛上。

## 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人

蒋介石脾气不好众所周知，但实际上，他在人前一直极力克制自己负面情绪的流露，到了写日记时方才将这些负面情绪一股脑发泄出来。

最让蒋介石在日记里恼火的是屡屡让他失望的美国，自然，美国也是他最需要控制个人情绪去面对的一个对象。如“八二三炮战”时，美国担心冲突扩大，因此不允许台湾对进攻的中共空军基地做报复性攻击。蒋介石向协防司令史慕德抱怨美国“残忍”“太不平等”“太不人道”，警告说这会让台湾军民“对美国增加无穷反感”。这些话被他记入日记，他自我评价道：“此乃极端情感不良之下，仍能以理智控制，并不现激昂之色，此或

修养之效。”

的确，与这类外交辞令相比，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外国政要就“任性”多了。他管国共内战期间一直跟他作对的马歇尔叫“马下儿”，而“媚共”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他称为“泥黑路”，赫鲁晓夫是“黑里雪夫”或“黑魔”，把倾向“两个中国”的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叫“鲁丑”，称与中共建交的尼克松为“尼丑”。

## 季羨林的比较地狱学

在撰文回忆“牛棚”生活时，季羨林打趣称自己“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他的比较对象是《神曲》和中国的《玉历至宝钞》。一对比，他发现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而印度的地狱则“真正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

接着，他才点出他在“牛棚”里待过以后的认识：“‘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远远超过印度地狱的原版。”

这一套“比较地狱学”，或许是季羨林写文章的手法，但若真是他在“牛棚”之日的“研究”，那也算是别出心裁、独此一家的苦中作乐了吧。

## 宋朝军队的纸盔甲

宋朝军队有一部分盔甲是用纸制成的。据《武经总要》所载，甲制“有铁、皮、纸三等”，纸甲是其中最低等的。

虽然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其实纸甲的发展也经历了晚唐、五代至宋的几十年战乱检验。唐朝节度使徐商

## 微史记

● 赵新宇







说到考驾照，我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年，我在驾驶训练班学车时，也是死记路面的标志，方向盘左转几圈、右转几圈，就去参加路考。

幸运的是，我一次就考到了驾照；不幸的是，这样考到驾照的我，第一次开车上路时险象环生。从此之后，我得了“开车上路恐惧症”，不敢开车上路。

那一阵子，我忙得团团转。有在医院实习急着要交的病历、报告，还有必须完成的稿件、医师资格考试，以及不容许迟到的约会……我甚至晚上做梦都会梦见自己身处考场，考卷发下来，发现考试范围和我准备的范围完全不同。

那时候，我一直以为我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不同的问题，或许只是同一个问题的化身。

直到有一次，和朋友一起旅行。那次，我坐朋友的车，由他开车。

一整天汽车开下来，朋友累了，把钥匙丢给我，对我说：“麻烦暂代我开一下，我睡一会儿。”

我接过钥匙，面带难色地说：“可是……”

“可是什么？我问你有没有驾照，你不是说有吗？”

我把钥匙还给朋友，并且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他：“你不觉得很可怕吗？路上每一辆车都有潜在的危险，闪过这辆车，还有那辆



## 你不可能撞上所有的车

● 侯文咏

车，每一辆车都可能置你于死地……”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

“有什么可笑的？”

“你担心太多了。”朋友又把钥匙交给我，“上路吧！别担心那么多，你只要先提防最有可能撞到的那辆车就好了。”

“啊？为什么？”

“只要你不撞上最有可能撞到的第一辆车，你就没有机会撞上第二辆，乃至第三辆。”

我想了一下，好像有

点道理。

于是，我坐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

因为有了只需提防“第一辆最有可能撞上的车”的意识，我的注意力开始有了可以集中的对象。就这样，渐渐地，我发现焦虑消失了，也因此，除了第一辆最有可能撞上的汽车外，我的心里也开始有了摆放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可能撞上的汽车的空间。

差不多三十分钟，朋友睡一觉的时间，我发现自己学会了开车上路。

我大概又花了三天时间，渐渐明白，那些令我焦虑的病历、报告、考试以及约会时间，无非也像路上的汽车一样。

就这样，我一次性解决了所有看似不同的问题。

最神奇的是，连梦里的的问题，竟也神秘地消失了。

（生如夏花摘自九州出版社《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一书，Getty Images 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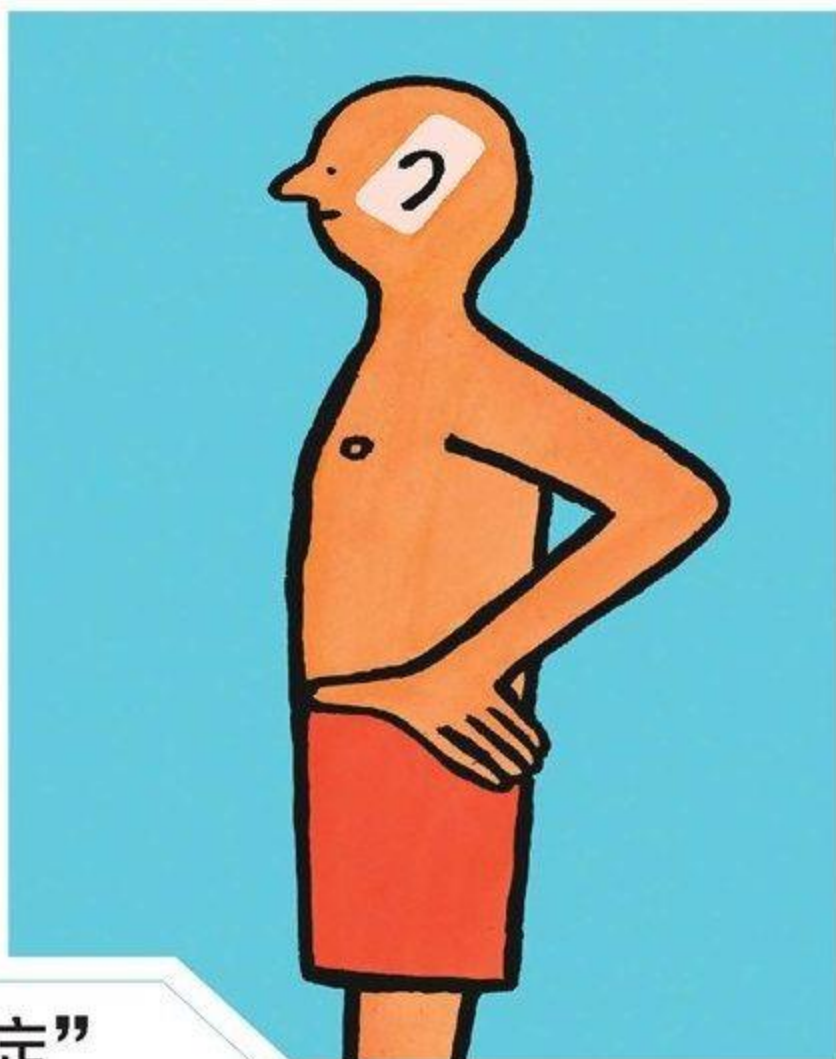
“裨纸为铠，劲矢不能洞”，可谓纸甲的开端。如此的“防护能力”怕是有不少吹牛成分，但纸甲在五代时期却真被用于实战，后周淮南起义的“白甲军”，便因“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而得名。

纸甲最大的优势是便宜，制造很快，因此被大量用于防城弓手、乡兵等非正规、防护要求较低的

部队。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就曾一次性造纸甲三万件，给陕西防城弓手使用。到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还出现了“私造纸甲五领者绞”的严厉法规，可见纸甲多少还是能在战争中发挥一些作用的。

（月月鸟摘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2期）





## 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

◎〔法〕Jean Jullien 图











废旧塑料货场

## 垃圾污染中国，也污染人心

◎符 遥

2014 年的最后一天，38 岁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研究一个很宏大的课题：美国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与回收。

继 2010 年的《垃圾围城》系列报道之后，一直在国内与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这一次，他带去了自己的最新作品，历时三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他说想把片子放给美国人看，让他们看看自己所产生的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 镜头下繁荣中国的另一面

拍摄《塑料王国》的想法起源于 2011 年王久良的一次美国之行。当时，他去参观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里，他见到了一辆辆满载着塑料垃圾的集装箱货车。工作人员向他随手一指：“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这让王久良心生疑惑：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回收利用这些

塑料垃圾而是要卖给中国？运到中国之后它们又将被怎样处理？带着好奇与不解，王久良走访了华北、华南、华东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进口废旧塑料的基地，深入这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下了这些“洋垃圾”在中国的“重生之路”和一个又一个因此被裹挟的命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商品制造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废旧塑料进口国。多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市场对塑料的需求一直在同步增加。而作为石油提炼的下游化工产品，塑料原料的价格随着近年来国际原油的不断涨价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其成本低廉、利润可观

的特点，进口国外的废旧塑料进行加工再利用，成了国内原料市场的大趋势。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对王久良说：“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价钱。”

尤其是在 2000 年以后，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中国废旧塑料的进口量持续猛增。世界上 70% 的塑料垃圾都被运到了中国。在市场需求背后，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家庭式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分拣、水洗、粉碎、造粒……“洋垃圾”在这些“土作坊”里获得了重生，人们因此获利。但原始粗放的加工模式，带来了不可扭转的环境污染和严重的健康威胁。

在王久良的镜头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工人们坐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将不同种类的塑料分拣出来。说是废旧塑料，其实“垃圾里什么都有”，破衣烂衫、臭鱼烂虾……工厂外，清洗过塑料的水直接被排入了附近的河流，粉红的、黑黄的或是泛着泡沫的废水，侵蚀了庄稼，毒死了鱼虾。周边的居民再不敢喝地下水，尽管已经过得很艰难，每个月他们也要挤出十几块钱去买干净的水喝。



这些塑料的成分极其复杂，必须进行仔细分类，从事这一工作的有很多是女工





### “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

自2008年8月起，在两年的时间里，王久良探访了北京周边460多座垃圾场，行程15000公里，拍摄了四五千张照片和超过60小时的纪录片素材。现实令所有人震惊：光鲜的首都北京竟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场紧密地环绕着。他拿着胶片对导师鲍昆说：“我突然觉得，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王久良给作品起名为“垃圾围城”。2009年12月，凭借《垃圾围城》，王久良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新华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也专门约见了王久良。市政府还出台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资100亿元的专项资金，新建、改建40余处垃圾处理设施，彻底治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一些媒体也先后向王久良发出邀请，给他提供摄影记者的职位。这曾经是他向往的职业，但他犹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担心因为身份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相对自由地表达”。

### 拍个片子“跟做贼一样”

按照计划，王久良的四人团队将在一年内完成《塑料王国》全部的拍摄和剪辑。但从前期调研开始，他们就不断地遭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和阻挠。很快，钱花得差不多了，东西却没拍到多少。拿到一点儿钱就拍上一阵子，没钱了就去再找。就这样拍拍停停，最终用28个月才完成拍摄。

除了资金，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如何对付人。在这



工人们会把那些本是医疗垃圾的手套清洗后戴在手上干活，而针管则经常成为孩子们的玩具

个有太多灰色地带的隐秘行当里，这样的拍摄就是“揭黑”“曝光”。有一次，他们刚在当地租了房子，房东就被人威胁，不得不把他们赶走，房东直接把铺盖行李都扔出了门外。还有一次，他们到河北的一处塑料回收基地做调研，下车才半个小时，当地政府的车就直接开到了他们面前……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拍摄团队从刚开始的四个人减成两个，最后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

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围堵过，也被人打过，很多时候，他都要一边拍摄一边四处张望，“差不多跟做贼一样”。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方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亲友，软硬兼施，希望他能离开当地，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就又转了回去。

### “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污染，而是人心”

《塑料王国》记录了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大大小小的脓疮长得满头满脸；另一个孩子，拿着一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毫无戒备地塞进嘴里玩。而他们的父母正在一旁处理着那些印有各国文字的“洋

垃圾”，没有时间和精力管他们，也并不在乎。

跟拍久了，王久良说，他常常感到内心很分裂。一方面，他和塑料厂的业主、工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可另一方面，他又实在没办法喜欢上他们。他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无奈，却还是没办法认同他们的选择。“明明知道是污染，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王久良试图给他们讲道理。可对方往往会说：“水泥厂有污染吧？化工厂有污染吧？都有污染。所以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环境、健康、子孙后代的大概念，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用一种看似无比正常、合理的逻辑化解掉了。

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利益相关者用虚假的繁荣应对着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追问，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这个庞大的产业。而那些贫穷的、生活在底层又缺少选择余地的人，为了被层层盘剥后剩下的一点点微薄利润，心甘情愿地牺牲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健康甚至生命。

“走到下面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污染，而是人心。”王久良说。

（李 昂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5期，王久良图）



## 有而不执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开元 译

大师很有童心，对现代发明具有浓厚兴趣。他看到了一台小巧的计算器，饶有兴致地端详着，许久之后，大师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很多人好像都有这样的计算器，但是他们的口袋里没有多少东西值得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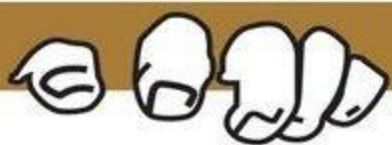
此后的一天，有人问大师教给了弟子们一些什么，大师回答：“我教会了他们认识事情的轻重：可以有钱，但不要整天计算它；可以有一些经历，但不要武断定义它的对错。”

（裴金超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2月12日）

## 随口就来的虚荣

●陈丹青

有一次在餐馆，我问邻座老太太是不是意大利人，果然是，我就得意。平时我喜欢从相貌上辨认各国人，那会儿又正好刚去过意大利。几年后，一次谈起虚荣心，他（木心）就说起那次。他说：“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眼力。”他又说：“人难



## 意 · 林

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

（珠 珠摘自《文苑》2015年第2期）

## 看 鱼

◎王鼎钧

良马在逆风时跑得更快。

有文章称，蒋公幼时在河边观鱼，见鱼群列队逆流而上，有进无退。他内心大受感动，从此有了奋斗进取的目标。

我们到河边去仔细看游鱼。凡是水流较急的地方，鱼口都面对流向，不肯随波逐流而下。身为一鱼，只有如此才可以保持身体平衡，做一条堂堂正正的鱼；也只有如此，才可以摄取上帝在水中为它们预备的养分。倘若它们掉转方向，放弃努力，就会翻滚、散乱，昏沉沉地被冲到浅滩上，因此丧命。

不必羡鱼，这是上帝给一切生命的智慧。人也活在“水”中，那“水”，就是人们常说的潮流。潮流的冲击，比惊涛拍岸

更动人。

逆流来时，不要犹豫，迅速地面对它，坚决地迎接它，勇敢地冲破它！只有如此，才有生存的机会，才有生存的意义。

只有如此，才可以保持端正的姿势，整齐的队形，个人的尊严，团体的荣誉！

（李中一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放的人生》一书）

## 对希望或绝望的选择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殷棕 译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日记中写道：

在集中营这样的死亡之地待过的幸存者，回忆起以前的岁月，每天夜晚发生的事依旧历历在目。夜里，总有一些难友，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营房走到另一个营房，安慰那些绝望者，甚至还把自己牙缝中省下来的一小片面包或一个土豆送给对方。

能这样做的人很少，但他们却给大家带来了希望，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不是问题！什么都可以被剥夺，唯有对希望或绝望的选择，全由自己做主！

（夏 花摘自译者的博客，（阿根廷）季 诺图）





# 有一种忽略疼得彻骨

◎张亚凌



## 吃 饭

“咋吃啥菜都没味道？”母亲的声音不大，还伴随着一声轻叹。

“现在的人，都吃馋了，见啥都不稀罕，吃啥都不香。”你附和了一句，头也没抬，依旧往嘴里拨拉着饭菜，吃完饭你得赶紧出去一下。你总是那么匆忙，匆忙到母亲的话语像风儿吹过，在你心里留不下一点痕迹。

或许人的衰老，就是从味觉开始的。这是你过后才想到的。随之而来的，是许许多多重叠的影像，在所有的影像里，她都表现得那么没有食欲。而你，当时竟然可笑地觉得，那是因为她跟着你们兄妹享福了，啥都吃过，也就啥也不觉得香了。

当你在了一本权威杂志上看到美国最权威的机构已经证明“人的衰老是从味觉开始”时，你狠狠地捶打着自己，觉得自己真是

个混蛋！

你记起自己小时候不喜欢吃东西了，母亲就变着花样给你做，她最怕你吃不好了。那时母亲常说的话语是：“妈不要我娃有多大的出息，只要我娃健健康康、壮壮实实就好。”

## 睡 觉

“咋老睡不踏实？”在你面前，母亲说啥声音都很小，显得很随意，随意到她的话进不了你的心。

“人老三大病——怕死，爱钱，没瞌睡。正常，没事。”

你觉得那不是一件事，至少不是一件足以引起你重视的事。

后来你才知道，严重失眠对年老体弱的母亲来说，是致命的，让她神情恍惚，让她各方面急剧衰退。

你记起许多——小时候睡觉时，母亲总将你的被子暖在火炕最热的地方，她自己就睡在最凉

的墙边儿。就那样，母亲还给你的被子上再盖上一层被子保暖……

## 聊 天

你趴在电脑前敲着，自得其乐，你喜欢在文字里畅游。

你的余光瞧见母亲倚着门框看着你，你说：“你自己看看电视吧，电视多好，随便调台看。”你想打发母亲离开，再说了，她站在那里，你也不能静心写作。

多少次，你看见电视开着，被调到无声，她怕影响你写东西。而她，蜷缩在沙发里，显得那么瘦小，那么无力——已经神游他方了。

偶尔你也会良心发现，想陪她说会儿话。可她一开口，就是30年前你们如何如何。你就烦了，就腻了，因为那些岁月已经遥远到你自己都快淡忘了。

于是你很少陪她，留给她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和眼睛里越来越深的空洞！

## 一声长叹

你懊恼，你气自己，都是在母亲已经走了之后。

母亲在时，你总觉得属于你们的日子很长，你的心里、你的嘴边总挂着一句话：“有时间再……”

直到有一天，她彻底将自己的生命放弃，你才觉得悲哀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你无从躲避。你不能原谅自己，你甚至想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冷漠，应该是至亲至爱的人，却偏偏被自己忽略了。

（孤 夜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杜凤宝图）





## 女郎与海

● 严歌苓

靠墨西哥西南海岸有个镇子，叫 Zihuatanejo（我们下面就叫它 Z 镇吧）。我去的时候，还没有直航飞机，要在另一个墨西哥海滨城市搭长途汽车。四小时的车程，途经的村庄、集镇很像美国西部片中的景点，有闲逛的牛仔、脏脏的孩子和大声谈笑的淳朴女人。

表面上看，Z 镇只是这些村镇中的一个。卖红色和黑色珊瑚首饰的小姑娘们总共说五六个英文单词，就能做成一桩交易。收了钱之后，她们憨态十足地一笑，眼神却很难捕捉，让你怀疑她给你吃了很甜的一记亏。有时她们看上了你身上什么东西，一顶棒球帽或一副太阳镜，要不就是随便买来的便宜首饰，她们就把几个英文单词也省了，手指点着你的眼镜或耳环，另一只手把她的一串项链往前一推，你若迟疑，她再给你搭一对耳环。她们

此刻不仅是贸易老手，简直就是古老贸易历史的一部分。

卖主们都穿着拖鞋、短裤，女人在“比基尼”上缠一块当地土印的围单，色彩鲜艳，图案酷烈。由 Z 镇乘车走七八分钟的盘山道，就进入了另一种文明。有建在海岸上的游泳池，有支在海滩上的午餐桌，还有水中酒吧，吧凳全埋在水里，往上一坐，水温吞吞的，正齐胸。我住的旅馆就有十多个泳池，形状全不规则，大概是模仿河塘、湖泊、山潭的形状。池和池之间，由流动的小运河连接，穿过高高的椰树丛。我一直想从地势最高的泳池顺小运河而下，在每个泳池串一串门之后，直下大海，最终那也不过是一想。

旅馆经理的妻子，是个德国女郎。她往海滩上一站，晒得漂亮至极的肤色、一头乱在风里的暗金色长发，就是 Z 镇的招牌

了。她三十岁出头，很少穿正统服装，从不化妆，要么一件吊带背心配一条很短的短裤，要么就一条简单短裙直接套在泳装上。她曾在德国参加学生示威，抗议美国军事驻扎。示威持续了很久，示威中她和一位美国士兵恋爱而迁居美国。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她最终嫁给了自己的德国老乡，随他来到墨西哥。她是个令绝大部分女人羡慕的女人：天生丽质，有爱情也有物质，谈吐高雅，不必上班。

我到这个旅馆的时候，是傍晚，见上百名游客全跟在她身后，提桶端盆，往海边走。跟过去，发现桶里盆里全是一寸长的小海龟。据说年轻的经理夫人已跟当地政府闹了三年多，要政府出资保护海龟。最难办的是母海龟半夜上岸生在沙里的蛋，不及时扒出来就有可能被海鸟吃掉，或被游客踩碎。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母海龟总在产卵前拼命挖一个深坑，把卵产在坑里，再把沙填进去。有时存心去找这些海龟蛋，也得花几个小时。经理夫人发动所有旅馆客人挖出海龟蛋，孵出小海龟来，再动员大家把它们放回海洋。这个保护海龟的群众运动便是一种示威，提醒人们海龟的生命价值，以及没有意识到这价值的人的愚昧、野蛮。当然，这示威最主要是冲政府去的。

我看着这个德国女子正在指导人们，怎样放逐小海龟而不使它们再被海潮卷回岸上。但无论怎样放，它们仍是被潮水带回海滩。沙和水相接之处，一片黑压压的，全是大甲虫般大小的小海龟。很快有人意识到，掌握不掌握放龟技巧都无所谓，小海龟们





从纽约入境时，一群中国小学生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穿统一的校服，跟着带队老师排队入美国海关。我问一个女孩：“你们来干什么？”回答：“来美国参加夏令营！”

每到景点、餐馆、机场，我都会看到一些中国孩子，一位女游客说：“这下咱们国内景区可算清静了，中小學生都到美国过假期了！”此话虽然夸张，但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观看自由女神像的游船上、黄石公园、尼亚加拉瀑布……所到之处都会碰上一群一伙的中国小孩。

如果做个社会调查，会发现如今暑期出国的孩子数量绝对惊人。花几万元，让孩子来美国住上十天半月，旅行路线和成人旅游团没两样，即使是去哈佛那样的名校，也不过就是在校园里走一圈而已。即便如此，家长们还是觉得值。回到十几年前，这几乎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飞机上每个孩子都在玩iPad或手机游戏。在奢侈品店，小男生和小女生也在排队刷卡，手里拎着好几个名牌包。我想起一句老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在华盛顿机场候机时，我见到一对武汉夫妻，他们自由行来美国，陪同才上小学四年级的女

儿游览哈佛、斯坦福、休斯敦等名校，目的是让女儿从小就对美国产生概念，高中就到美国读书。但有钱的中国家长，存在对孩子过度宠溺、教育缺失的现象。

同团吴女士是京城律师，带着两个女儿来美国度假。两个女孩，妹妹七岁，姐姐十二岁。吴女士说，每到寒暑假她都带女儿

## 中国的富二代

●刘晓鸥



出国旅游，法国和意大利都去过了。

吴女士的两个女儿，虽是花朵一样的年纪，却没赢得大家的喜爱。旅游接近尾声时，有游客私下评选最差游客，第一名是老崔一家，第二名就是这小姐俩儿。她们傲慢无理，坐在大巴上用英语、德语说脏话，不仅如此，还把唐诗篡改成不堪入耳的顺口溜，大声背诵，并发出得意的爆笑，但吴女士从来不批评不制止。有位老医生和老伴低语：“这孩子太没教养了！”

旅途中，导游站在车上，绘声绘色地讲解美国历史，大家安静倾听，只有她俩大声嬉闹。我多希望吴女士管管自己的孩子，但她端坐前排，无动于衷。她和我闲谈：“女儿都在贵族学校上学，英语、德语都会说几句。她们在家怎么闹，我丈夫都不管她们，她们都喜欢爸爸！”我问：“她俩怎么晒这么黑？”吴女士答：“暑假期间班里很多同学都到国外度假去了，开学后就会比谁的皮肤晒得最黑，就证明到国外度假了。皮肤白的说明家里没钱，窝了一个暑假，叫人瞧不起！”我忽然觉得吴女士文静的脸变得庸俗起来。

（涛声摘自《今晚报》2014年12月10日，辛刚图）

必定会进入海洋。多少次失败后，最终它们一个不剩。祖祖辈辈的母海龟从不担忧，被它们深埋在沙里的卵终将成为小海龟，然后回归海洋。对不幸没能回去的，它们也很想得开：海要谁生要谁灭自有海的道理，不然海就拥挤得像人类社会了。

招牌画似的德国女郎站在海

天之间，成了个剪影。她的理想在她的身姿上和声音里。一百多名客人大多数来自美国，都被她的理想感染，希望自己能把自然变得更好。他们相信，总会有人抗议和拯救，自然可以通过文明之手，经过文明的干涉，变得更好。

德国女郎给她手上的小海龟

取了名字，并认真要求每个人都照办。于是一百多人都开始叫起来——玛丽、珍妮、彼得……小海龟们若有灵知，该记住这些命名者，该知道它们是被救下来的，该感恩戴德。

（若子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波西米亚楼》一书，李晓林图）





# 一张法国老报纸上的中日皇帝

●邓康延

两年前的第一次随留学生雪非去了巴黎圣图安旧书市场，当我在一堆百年前的法国巴黎《小日报》中信手翻出了一张中国画而时，我就像个地质队员在失地突然发现了一处矿苗，兴奋又感到些许悲凉，一如五年前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看到大量的中国抗战

影像。那些老画旧影记录的多是些苦难。我的微博上有句个性签名：“他乡发现故国，历史镜鉴未来。”这也是我搜寻老影像、旧报刊的初衷。

再次去巴黎，时光几乎都花在了旧书摊上。你想想，在100多年后、9000公里外、法式文

图间，突然冒出一帮有辫子的清朝人，他们以漫画的形式占据报纸的重要位置，被世界俯视，你会是怎样的心情？也就在那天，搜寻到第三个书摊上，我淘到了这张1904年3月6日的报纸。一瞥头版和末版的瞬间，顿觉切进了一段历史的剖面。当年以欧美新闻为要的法国报人，那天罕见地把东方两个国家的事件，搁在同一天头版和末版。不论是有意识地对比，还是无意识地编排，这期《小日报》的天地页码袒露了中日两国皇权的姿态。真实的发生、法式的解读、未来的趋向、惊涛骇浪般的历史激荡，在这两页法兰西新闻漫画中，恰如两个东方民族的缩影，弥漫至今。《小日报》是巴黎第一份使用轮转印刷机印刷的报纸，当时发行100多万份，位列世界前茅。主办者标榜观点独立，追求客观，注重有刺激性的新闻报道。1884年增添了最新潮的套色石印版画，报道国内外重要事件。绘画风格以写实为主，也有夸张的时局漫画，极具视觉冲击力。版画中的中国情境依据前法国记者的描述和素描以及报社职业画家的描绘，显现出百年前西方对东方大国的猎奇与虎视眈眈的野心。

我用10欧元买下这张100多年前的“清单”，查看两国的百年恩怨如何在第三国的描述中铺开。

对比总是带来惊心。20世纪初，蕞尔岛

原创  
创作



【头版漫画】 远东事件——日本天皇给军队授旗





## NOUVEAUX MASSACRES EN CHINE

L'Impératrice douairière présente à l'Empereur les têtes des mandarins accusés d'avoir favorisé les intérêts russes

【未版漫画】 中国新的屠杀——慈禧给皇帝看那些因“偏袒”俄国而被杀官员的头颅

国日本已占据这份报纸的头版以及东方的朝鲜和中国台湾，而大清国已退居末版，伴随着国家的自闭和官场的倾轧而没落。漫画的主观随意性一目了然——瘦削的慈禧可能被画得胖了一倍，背景中的字，描摹得法国人不懂，中国人也不明白。

昭然若揭的两方朝廷，一个是雄心勃勃、杀气腾腾地出征，一个是汹汹清党、洋洋自得地平叛；一个是战鼓激越、士气澎湃、天皇授旗、开疆扩土，一个是风声鹤唳、自清门户、杀鸡儆猴、死守祖训。这相邻相濡相缠相搏的两国，何以不能造化得远些，不至血污东亚版图，又何以不能近则如欧盟通融，安稳东方的版块？这中间东方的因果，百

年前的法国人未必能看透，真实情形也未必能描述准确，但画家在同是描绘黄种人的笔触中，已将大相径庭的两皇意态表现得入木三分。

慈禧太后和明治天皇各执中日权柄的时段，有40年是重叠的，各自国运的流变，与其性情和作为密不可分。

慈禧太后（1835—1908），享年73岁，实控皇权47年；明治天皇（1852—1912），享年60岁，在位44年。

慈禧在1861年咸丰去世后，联合恭亲王奕訢等人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执政初期，整饬吏治，重用汉臣和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发展军用、民用工

业，训练海陆军，一度出现“同治中兴”。

日本明治天皇在1868年16岁时登基，从小练剑道和柔道，屡被摔打，渐生强壮。登基时宣誓：“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1882年，明治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制宪。1889年之后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等，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建立新式军队，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发展现代教育，实施“明治维新”。

1889年，慈禧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起初她左右平





衡洋务派和保守派，见改革派动静越来越大，威胁祖规，遂突发“戊戌政变”，囚光绪，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欲仿康熙、乾隆设彩棚经坛庆典，广收贡献。于是挪海军经费，扩建颐和园。适逢甲午战争前夜，有人提出停颐和园工程，移作军费，慈禧大发雷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几乎同时，明治下诏：“国防一事，苟患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之费，6年期间每年拨下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1/10，以资补足造新式军舰之费。”用这些钱，日本平均每年添置两艘新舰，至甲午前夜，日本海军的舰速及火炮已超过中国，以备侵略扩张。乘着慈禧祝寿庆典，明治向全日本下诏书：“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

1895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月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慈禧权势依旧，明治在日威望至高。

1900年，列强环峙，民生凋敝，大清国势日危。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宣称刀枪不入。慈禧欲借助义和团“神术”，向各国宣战：“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未料很快大败于八国联军，慈禧偕满朝文武逃离京城。之后，她让李鸿章等与列强和谈，又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

除”。她曾有两句狠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回京城后她意识到时局不容再守“祖宗成法”，对西方态度也大变，接见外交使团的七位女士时，嘘寒问暖。向各国公使送去照片，以改外界所画的守旧、凶恶老太婆形象。1904年，中国在美国世博会参展后，将美国女画家凯瑟琳所绘的雍容华贵的慈禧画像，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白宫举行了庄重的接受仪式。后来，美国率先提出退还庚子赔款1000多万美元，支持中国学生留美。

1904年，明治再度发动日俄战争，战场却在中国东北，清政府宣布中立。日本大胜，再掠中国领土权益。

此时，中国国内要求宪政改革、振兴国家的呼声高涨，慈禧做出立宪姿态，1905年派5名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容许推行多种新政：官制改定，惩治贪腐，废科举，禁妇女缠足，兴办新学和女学，允许满汉通婚等。但为时已晚，改良未能跑过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帝制顷刻翻船，民国诞生。

而此一时期，日本已走过脱亚入欧的重要阶段，以巨额中国战争赔款加速发展，穷兵黩武，扩疆掠土。而明治对日本国内策略，有两句名言：“四海之内莫非同胞，茫茫人间相争何为？”“我们要让北海道山里最穷的佃农小女儿读完小学。”菊与刀，甚分明。

1908年11月，光绪驾崩，慈禧指令3岁的溥仪为帝，自己

被尊为太皇太后，翌日病逝，享年73岁。临终遗言：“此后，女人不可与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1909年慈禧葬于定东陵，陪葬珍奇异宝。墓地20年后被军阀孙殿英盗掘洗劫，遗骨受辱。后溥仪重殓。

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享年60岁。1914年，日本政府建明治神宫，明治天皇被神化。

中日近现代的盛衰密码，藏在慈禧太后和明治天皇的皱纹里、心机里以及墓地里。

## 新词

### “旅商”(TQ)

全称“旅行商数”(Travel Quotient)，反映了旅行者让旅行变得聪明、深刻的能力，即巧妙规划行程、享受旅途和解决旅途困难的水平。

旅商包含了规划旅途、行程管理、应对突发状况、丰富旅程、深度体验5个方面。旅商还可用于衡量一个人产生“旅行幸福感”的水平。

### 智能出租车

智能出租车是指随着打车软件愈发智能，今后的打车软件将与社交网站和用户日历实现同步，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且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未来学家预言，未来5年，无人驾驶技术更趋主流，很多汽车都会与商家联合，除了搭载乘客，无人驾驶汽车和传统的出租车都可以成为递送员。这就意味着，人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软件就可以叫辆出租车，帮他们拿洗好的衣服，或者上门送药。





# 回家过年的四层境界

●马伯庸

前不久听人改编了一首《常回家看看》，把我给逗笑了：“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准备了一些唠叨，奶奶准备了一些唠叨，姥爷准备了一些唠叨，二姑准备了一些唠叨，三舅准备了一些唠叨……”

现在许多人回家过年，差不多就是这么个状况。应对这种事，我也算是过来人。这是一种入世的修行，也是一种出世的感悟，它可以磨砺你的意志，让你的精神层次变得更高。回首从前，我前后一共经历了四次境界上的提升。

第一层境界：有问必答。那会儿我还年轻，各项人生大事都不着急提上日程。亲戚基本上就问工作的事儿，除此以外最多问问有女朋友没有。而我每次都响亮而亲切地回答：“工作在北京，收入不高，也不算低。女朋友？有啊，下次带回来给您看看。”亲戚们纷纷点头表示这孩子不错，给我夹菜，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等到我年纪大了点，慢慢进入了第二层境界：一触即爆。在这个阶段，各项人生大事我开始考虑了，可亲戚们总关心得更早。他们会不停地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买房？买车了没有？工资涨了多少？还会有长辈语重心长地说，结婚要趁早，生娃也要趁早……这些让人烦不胜烦。这个境界的我，对于一切试图干涉我人生的举动，都非常反感，态度强硬地顶回去了几次，甚至翻脸发脾气。亲戚们变沉默了，不问我了，开始悄悄问我爹妈：“他是不是在北京工作得不太顺利啊？”

第三层境界：忍气吞声。我年纪又大了一些，这时节诸项人生大事都有了进展，没进展的也有计划了，心态也平稳多了，慢慢有了新的感悟。亲戚

们为什么问这些事呢？其实我买不买房、结不结婚，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他们之所以为一件无关的事如此上心，单纯是因为爱护我，希望我能过得好——尽管是按照他们的标准。这是他们表达关切的一种方式，用这种笨拙而热情的方式，向每年只能见到一次的我表露善意。

想通了这一点，我的反感就没那么多了。算了，反正春节一共就七天假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于是我在席间和颜悦色地应对着层出不穷的问题。

紧接着，我终于抵达了第四层境界：大而化之。到了这一层境界，我开始入道了，能从更高的境界来思考这件事了。这个社会现象很不得了，它代表的是传统亲情理念和现代生活观念的冲突。传统亲情理念认为，关心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介入他的人生，越强势越热情，说明越关心；而现代生活观念注重个人隐私和距离，“自扫门前雪”就足够了，别的事不主动去打听。两种观念的冲突，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没得解。

有此思考，我安坐席间，随他们怎么说，我只拈花微笑。这一层境界要达到大成，除了心态上的圆满，硬件条件也得跟上。从前你没对象，催着你找；有对象了，催着你结婚；结了婚，催着你要娃——总有下一个目标等着你。今年回家过年之前我盘点了一下：房也有了，车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娃也有了，工作也没丢，实在没什么可成为谈资的了。

然后我回到老家，亲戚们笑脸相迎，热情满满地问道：“现在政策放开了，你啥时候要二胎啊？”

（雨菲摘自《看天下》第269期，喻梁图）







这不是穿越剧里的情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五月，西洋名药巧克力蒙圣旨召唤，被罗马来的传教士送入大清皇宫。

没错，巧克力。

不过那时它还是液体——巧克力最早是由墨西哥人制作的一款饮料，16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被欧洲探险家们带回西班牙。17世纪早期，这款由可可豆磨成粉再加上水、糖、香料所制成的饮料，被引进法国。据说在凡尔赛宫，人们把它当成催情药，配成一杯杯热饮送给贵族喝。于是它一下就风靡起来。

说到这儿，请回想一下黑巧克力那略带苦涩又有清香的滋味，也许就能理解它为啥会被人当成药了。

巴黎医学院曾有人在1644年撰写论文讨论过这一点：“每日仅能饮用两杯……具有极高营养价值，在长时间维持体力这方面，就连肉汤也比不上它。”

传入英国的时候，巧克力的功效又变了。当地的社交名流认为它能治肺病，往里面掺了胡椒粉和葡萄酒一块儿喝。过了一阵，有些脑子活络的人为了招揽生意，决定让这款古怪的饮料变得好喝一点，于是把它和牛奶、糖混到了一块儿，这下，它就更招人喜欢了。

当然一些医生还在苦苦劝说：此药有很多副作用，比如会让人失眠啦，烦躁啦，过度活跃啦……

管他呢，社交场上的美人们

还是照喝不误。虽然她们的母亲有时会担忧：“老喝巧克力，会不会生下来的小孩子变成黑色的啊？”

伦敦的第一家巧克力作坊在1657年开业。49年后，巧克力顶着“绰科拉”的名头，被送到了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玄烨面前。

话说，自打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被传教士送过来的金鸡纳治好了疟疾，皇帝对西洋药就兴趣满满。懂医药的传教士，与懂天文或是会修钟表的西洋人一样，都属于特殊人才，是要广东督抚“专差家人星夜护送进京”的。刚巧，有些传教士很爱喝巧克力。皇上听说了，就直接问人家讨一点来尝尝。

于是，专门负责保存西洋药的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出马了。

给皇上当差，做事当然细致。传教士那儿有150块巧克力，他挑了50块，仿照欧洲上流社会吃巧克力的方法，专门打造一套银器，配上黄杨木制成的搅拌签子，一股脑儿送到了皇上面前。

还附上解说：“至绰科拉（巧克力）药方，问宝忠义（宫廷里的西洋大夫），言属热，味甜苦，产自阿美利加、吕宋等地，共以八种配制而成，其中肉桂、秦艽、白糖等三种在中国，其余噶高、瓦尼利雅、阿尼斯、阿觉特、墨噶举车等五种不在此……将此倒入煮白糖水之铜或银罐内，以黄杨木碾子搅和而饮。”

那年头，尚信奉四体液说的西洋医药还能跟中医完美对接：一款属“热”的汤药，由肉桂、秦艽、噶高、瓦尼利雅等调配而成。“药方”两字放在这儿，全

## 巧克力入宫

●黄昉菀





◎西梅译  
◎〔俄〕谢尔盖·萨弗琴科



## 出其不意

无一点不和谐。

但精明的康熙对此不满意：药效呢？药效你咋不说？

赫世亨只好再给皇上解释：这不是药，在阿美利加那个地方，人们拿来当茶喝，“老者、胃虚者、腹有寒气者、泻肚者、胃结食者，均应饮用，助胃消食，大有裨益”。

现在我们知道，黑巧克力的止泻作用来自黄酮，它同时还有降低血压的功效；而其中的可可碱与咖啡因，则能让人心情愉悦。

但在当年，历史全都悠久得一塌糊涂的中西医再一次完美对接：属热，正好治疗“腹有寒气”和拉肚子。

皇帝一听就不感兴趣了——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谁家还没一杯消食又提振精神的茶呢？

可怜那送进宫的50块巧克力，自此再不见踪影。巧克力本有可能成为一味传统中药，可时势使然，它的清宫路，刚开始就戛然而止。

在康熙首次接触巧克力的59年后，巧克力才传入北美各州的白人中间。那时候，它已经被普遍视为一款健康的饮品了。说起来，康熙的宫廷倒是先进得让人诧异：他们对国际潮流的掌握比美国还快。

可惜，太多的新知，从未步出宫廷。圣祖皇帝十分重视传教士，却止步于个人对技术的好奇之心。

但可能也没什么好感叹的。若连这都要感叹一番，则华夏历史上错过的种种，那是泪流成河也说不尽了。

（庄培耀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2月4日，黎青图）

“您就是希望能在您女朋友生日那天，手捧鲜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她面前，给大家一个惊喜，是吗？”奇日科夫又问了一遍客户。奇日科夫在一家提供节日庆典、生日聚会、婚礼策划等服务的公司工作。

“对，”客户回答，“我就是希望我出现的方式别具一格、与众不同。”

“您女朋友住在几楼？”

“十楼，顶楼。”

“我建议您乘坐直升机，然后从直升机上直接降落到阳台上。我们可以为您雇两个飞行员，再租一架直升机。”

“这个办法已经用过，过新年的时候用的。”

“我们用绳子把您从楼顶放到阳台上，由登山运动员全程护送。”

“这个办法也用过，三八节时用的。”

“那您沿着消防梯爬上阳台怎么样？我们先跟消防警察联系好，再让他们开一辆消防车去。”

“也爬过一次。”

奇日科夫沉思了片刻。

“您当一次蜘蛛人吧，”奇日科夫又想出一个办法，“您手

上脚上都戴上吸盘，花束您就只好用嘴叼着了。”

“蜘蛛人我也当过。”

奇日科夫又想了想。

“您女朋友的房子里有壁炉吗？”奇日科夫稍后又问，“您可以从烟囱爬进去。”

“壁炉有是有，可烟囱我也已经爬过。”

“那这样吧，您走进门洞……”

“然后呢？”

“直接坐电梯上十楼，按门铃。”

“就这么直接按门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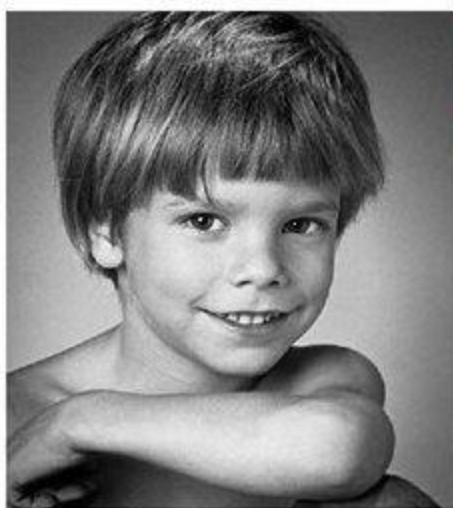
“对。您想象一下，您的女朋友和客人们正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到来。他们一会儿往窗外望，一会儿往阳台上看，一会儿到壁炉里去找您，一会儿到垃圾通道旁去等您，说不定他们连马桶都翻了。可您呢，就从门外进去，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

“是啊，真是出其不意。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呢？我该付您多少钱？”

“您过虑了。我只出了个主意，不收费。”

（梁衍军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王原图）





艾坦·帕兹



亚当·沃尔什



安珀·海格曼

## 美国如何寻找失踪儿童

◎谭山山

“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这一天是他第一次独自穿过两个街区去校车停靠站。艾坦·帕兹向父母哀求让他一个人出门，他父母心软了。1979年5月25日，戴上他的‘未来飞行队长’棒球帽，这个6岁男孩朝学校方向走去。之后，他的家人再也没见过他。”

《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记述美国史上最著名的失踪儿童艾坦·帕兹走失的经过。这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4月，此前，纽约警方搜查了苏豪区帕兹家附近位于王子街的一处地下室，希望能找到艾坦·帕兹的遗体，不过一无所获。虽然警方在2001年已经宣布艾坦·帕兹死亡，但时至今日，该案件仍未结案，2015年1月15日，纽约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埃尔南德斯涉嫌艾坦·帕兹失踪一案。

艾坦的失踪，触动了整个美国的神经，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他的失踪带来了一个对儿童单独上街面临的危险充满高度

警惕的时代”。艾坦案由此成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前，孩子们习惯在社区里玩耍，独自步行上学；此后，父母告诫孩子，远离陌生人。美国社会从此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一系列相关法案相继出台：1982年，《失踪儿童法案》通过；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艾坦失踪的这一天即5月25日为“美国失踪儿童日”；1984年，《失踪儿童援助法案》通过，同年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

MEC）成立；1996年，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的“安珀警报”系统启动……

最新的消息则是，NCMEC与Facebook达成合作，将“安珀警报”的发布范围扩展到网上。Facebook用户只要给Facebook为美国各州及领地设置的53个安珀警报页面之一点个“赞”，就可以及时收到失踪儿童的相关信息。你可能是脸盲，不擅长分辨长相和细节，但只要把信息扩散出去，总有人能看到，失踪儿童被找到的概率因此也大大增加。

3个孩子和一个大人促成了美国失踪儿童搜救体系的形成。

艾坦案的发生，暴露了美国在针对儿童失踪问题上的诸多漏洞：首先，校方不够重视。老师发现艾坦没有到校，但没有向校长报告。直到下午放学，艾坦没回到家，艾坦的妈妈问了邻居家女儿才知道儿子没去上学，这才报警。其次，寻找失踪儿童只是



艾坦的父亲和弟弟拿着他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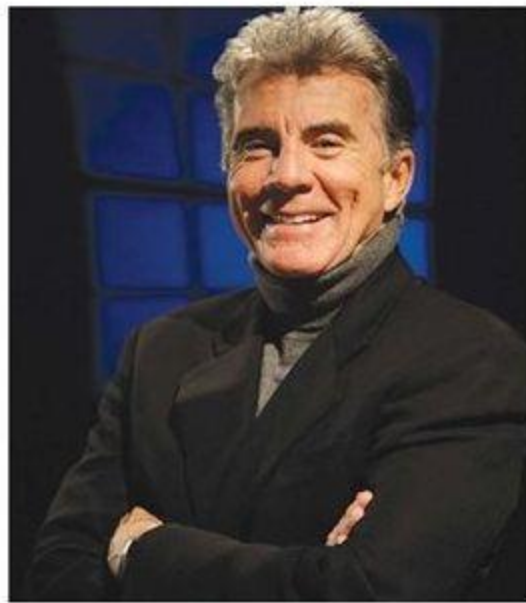


当地警方的事，而警方的应对相对滞后。纽约警方在当晚就动用近百名警员展开搜查，反应已然不算慢了——一般情况下，警方要在孩子失踪 24 小时或 72 小时之后才会有所反应，但午夜下起的雨冲刷掉了路上的气味，警方又弄错了调查方向，把帕兹夫妇列为第一嫌疑人，这都影响了案件的侦破。

而在美国作家丹尼斯·勒翰写于 1998 年的小说《再见宝贝，再见》中，波士顿警察局“儿童侵犯防治小组”的组长，一方面说出“直到你的孩子在某个夜里失踪，你才会了解夜晚有多长”，另一方面却监守自盗，安排手下把在家受到虐待的孩子带走，送到他认为会珍爱孩子的领养家庭（其实就是诱拐），儿童失踪案件因而成为“死案”。这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并非如此，但确实，单靠执法部门不足以解决失踪儿童问题。

民间力量的介入正当其时。这里我们必须提及一个名叫约翰·沃尔什的人。1981 年 7 月 27 日，约翰·沃尔什之子亚当·沃尔什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百货商场失踪，两周后，亚当被证实遇害。约翰·沃尔什夫妇和帕兹夫妇一样，遭遇了警方的轻慢。儿子失踪的次日，约翰去警察局追问进展，警方反问他：“你有什么建议吗？”儿子遇害后，痛定思痛的约翰决心找到更好的应对儿童失踪的办法——推动立法，建立更有效的寻找失踪儿童的机构。在《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约翰的一句话打动了人们：“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

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法案得以通过，独立机构 NCMEC 随即由沃尔什夫妇创立。约翰·沃尔什后来还成为福克斯电视台旨在寻找失踪儿童的节目《头号通缉犯》的主持人。



约翰·沃尔什

此后则是两个警报系统的相继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沃尔玛超市启用名为“Code Adam”以纪念亚当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走失，可求助该系统；如果 10 分钟后还找不到孩子，即由警方接手。第二个警报系统则因得克萨斯州女孩琥珀·海格曼的失踪遇害而起。1996 年 1 月，9 岁的琥珀在光天化日下被绑架，邻居们听到了她的尖叫声却施救不及，她在 4 天后遇害。在寻找琥珀的过程中，当地广播电台不间断地播出相关信息（失踪儿童特征、嫌犯特征、嫌犯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等），起了关键作用。受此启发，一个通过电台、电视台、儿童失踪地附近道路沿线的 LED 看板等播报信息的系统上线。这一系统全称为“美国失踪人口：紧急回应播报”，简称

AMBER，正好与女孩琥珀同名。

2003 年，《苏珊娜法案》通过，规定对于 21 岁及以下的失踪人口，警方的搜寻工作应当马上开始。警方在开展搜寻工作的同时，需将相关信息上传到“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的数据库，以供全州甚至全国的执法部门共享。而联邦调查局（FBI）对于寻找失踪人口负有特别的责任，当发生 12 岁以下的儿童失踪案件时，FBI 会立即启动调查，同时对其他绑架案进行监管并提供协助。从此，既有执法部门（司法部、FBI 和当地警方联动），也有独立机构（如 NCMEC），还有技术支持，美国形成了完备的搜救失踪儿童体系。可以这么说，这一切改变，是 3 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带来的。✿

（聃 尘摘自《新周刊》2015 年第 3 期）

## 最伟大的爱情

●〔波兰〕安娜·申切斯卡

◎崔卫平 译

她六十岁

拥有生命中最伟大的爱情

她和心爱的人挽手漫步

微风吹乱了他们灰色的头发。

心爱的人说：

“你的每根发丝都像珍珠。”

她的孩子们说：

“老傻瓜。”

（如 夏摘）





偶然读到一则故事：芬兰小男孩奥特索，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在森林里采集浆果，并在祖母的协助下做了400瓶果汁，卖掉后获得200欧元。缘起是一年前，他在动物园见到一只无精打采的熊，心想，若有一棵可以攀爬的树，说不定它会快乐起来。于是，男孩打定主意，要捐一棵树给动物园。

读毕，感觉像喝了一瓶果汁。我听见了熊的笑声。

这是一个从安徒生童话里跑出来的孩子，带着树叶的干净，还有清晨的氧气。只有童话里，才住着这样的孩子。

这个故事有三重美：他发现了别人的不快乐，他想帮别人快乐，他用诚实劳动去兑换心愿。

一只熊不高兴，他觉得和自己有关，他觉得此现状应有所改变，这只熊的情绪于他很重要……于是他有了心愿，有了行动。他承揽了一个幼小的义务，其实，这也是人类的义务，它被一个孩子率先发现。

由于清澈，孩子的眼睛总能比成人看见更多的东西；由于专注，孩子会把一件事记得很牢，看得很要紧，刻不容缓。

有人说，那只是男孩的一个冲动。不错，或许是，但冲动会沉淀，会积累成习惯，成为他和他未来的孩子的秉性，成为他们的常识、基因、家教和信仰。

儿子三岁，晚饭后，该散步了，他要赖，不跟妈妈下楼，我

脱口喊：“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月亮出来了，快去执勤！”他一怔，丢下玩具，冲下楼。

我醒悟，对小儿来说，童话情景就是生活情景，他从童话里认领的角色和命令，远比现实中委派的更具诱惑力和号召力。

小时候，童话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长大后，它才被当成了



## 人生的纽扣

●王开岭

文学。

好的环境，是佑护童话的，它支持童话人格，鼓励你一生携带；而坏的现实，不仅不保护童话，还狠狠撕咬它，粉碎它，靠背叛它换取“成长”的信任。

童年的价值观，是人生衣裳的第一粒纽扣，决定一生的精神走向和心灵格局。若它是端正高尚的，那么，在漫长的岁月里，

请别让它轻易脱落，更别粗鲁地扯下它。

网络上曾疯转过一条“虐驴男”的图片新闻：西藏阿里，蓝天白云，一名戴墨镜、姿态傲慢的男子站在辽阔的草原上，手持利刃，正从一头下跪的藏野驴身上割肉，竟然，他还在笑。

藏野驴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人们的愤怒和唾弃声中，“虐驴男”很快被绳之以法。经查，此男子和同伴在驾车途中，疯狂追赶、撞击藏野驴，并将一头奄奄一息的藏野驴开膛破肚，拍照炫耀。

这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扮演了一头野兽，并沾沾自喜，虽衣冠楚楚，但精神上披着兽皮，龇牙咧嘴。

他也曾是一个孩子，何以生成今日这副嘴脸？

或许他未读过安徒生童话，或许读过，却遗忘得干干净净。总之，他属于系错了纽扣或丢失了纽扣的人。

又想起那些曾为“活熊取胆”和“狗肉节”辩护叫好的人。其实我很想看看，他们的胸襟上，是否有纽扣脱落的痕迹。是纽扣缝得不够结实，还是外力的摩擦太大，在与现实一场粗暴的扭打之后弄丢了它？或视之为幼稚，而在某个夜晚怀着虚荣偷偷埋葬了它？

全世界的儿童皆无区别，长大后才有了区别，乃至天壤之别。

（孤山夜雨摘自《今晚报》  
2014年11月20日，苑明琨图）



欢迎光临

《读者》微商城



《读者》微商城依托《读者》微信，是读者杂志社官方微商城，正品直营，品质保证！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在线支付，体验时尚潮流，将《读者》优品购回家。扫描《读者》微商城二维码或关注读者微信(duzheweixin)，进入菜单栏“微商城”，在线下单，支持微信支付、信用卡和储蓄卡支付，分分钟实现在线交易。

阅读正能量，生活更美好！



北京牵手总代理《读者》30周年平装珍藏本，共81卷，4箱，附收藏证书，1800元/套，买一套送1800分钟网牵电话手机充值卡，并赠送深圳出发3晚4天港澳游一个名额。

超值珍藏 不容错过

《读者》30年文学盛宴 涤荡你的心灵  
最具升值潜力的限量典藏套装

《读者》30年套装合订本，收录了30年所有《读者》已出版杂志的文章。三十载春华秋实，三十年积累沉淀。限量发行5000套，附赠专用的收藏证书。此套合订本具备超强的升值空间，属于限量收藏绝品，是馈赠亲朋好友之佳品。

定价：1800元（全套4箱81卷）

邮购：北京市海淀区金源时代商务中心2号楼A座9E  
任清

电话：010-88874156，88895298  
(兼传真)，13621388481

账号：工商银行 6222 0802  
0001 3357 291 (任清)



医院规定，凡病人出院都要坐轮椅。那天，我刚到医院实习。按照护士长的安排，我将护送一位康复的老人出院。

我推着轮椅来到护士长指定的病房，看见病床上坐着一位老先生。他已经穿戴整齐，正坐在

## 医院新规定

◎庞启帆 编译

床沿看报纸。他的脚边放着一个手提箱。我先向他问好，然后边拿起他的手提箱，边请他坐到轮椅上。

“不必了，护士小姐。”他拒绝坐轮椅。

“老先生，这是医院的规定。如果您不坐着轮椅离开医院，我会被护士长责骂的。”我耐心地向他解释。

“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他看着我，疑惑地说。

我看着眼前的这位老人，他头发已经全白，满脸皱纹，年龄最少也有70岁了。“年龄这么大了，记忆力肯定不好。”我在心

里对自己说。但我不想伤老人家的的心，所以我骗他说：“老先生，这个规定是昨天才开始施行的。”

听我这么说，老先生收好报纸，勉强坐到了轮椅上。

我小心地推着轮椅来到电梯口。刚到电梯口，电梯就来了。我迅速推着轮椅进了电梯。在电梯开始向下运行的时候，我俯身问道：“老先生，您的儿女来了吗？”

“他们都在国外，来不了。”老先生答道。

“您的妻子呢？她会来接您吗？”

“我不知道。她还在楼上的浴室换住院服。”

(林涛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 “《读者》光明行动”(24)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来了，“《读者》光明行动”第10批接受救助的广西百色26名孩子也已在院治疗3个小疗程，视力有了明显提升。

家住甘肃省古浪县土门镇的小玉英今年还不满6岁，稚嫩的小脸上却早已戴上了一副1500度的厚重眼镜，春节期间来医院做二次治疗时被诊断为：双眼屈光不正，双眼交替性外斜，双眼弱视，高度近视，眼底改变。小玉英4岁那年便因为视力

问题，在路边玩耍时没有注意到农用三轮车，被碾压致骨盆骨折，伤残程度达到VII（七）级，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年多过去了，小玉英胯部打过钢针的皮肤上，疤痕依然触目惊心……很难想象，这个天真可爱、腼腆懂事的孩子，瘦瘦的小身体到底承受了多少苦难！小玉英的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9岁的哥哥。当时的手术费大半是四处借来的，而现在孩子眼睛的治疗更是一个长期过程……真心祝愿小玉英在大家的帮助下快快好起来！

2015年3月16日，“《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赴河北衡水展开第11批弱视儿童筛查行动，详情请关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读者 @读者-光明行动。

“《读者》光明行动”开通支付宝捐款账户，打开支付宝钱包“扫一扫”或直接转账到支付宝账户 dzgmx2013@163.com 即可完成捐赠，即时到账，方便快捷。（善款细目将在项目官方微博、微信平台按月公示。了解项目最新动态、查询捐赠明细或需捐款发票，可来电咨询：0931-8176293 / 010-51660112-425。）



##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读者〉高考作文OK》上市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自2009年推出，以广泛的内容题材、独特的视角观点，帮助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写作素材，激发灵感，提高写作能力，受到了广大考生的青睐。

《〈读者〉高考作文OK》作者张健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原组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集26年语文教学、18年高考作文阅卷经验，带你见识阅卷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和规则，传授应对考场作文的“10大军规”。一学就会，立竿见影，简单、易学、提分快！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首度携手《〈读者〉高考作文OK》，从素材到技法，针对高考作文，解决“无米下锅”之困，传授“烹调大餐”之法，聚焦考场，锁定提分。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定价10元，120

页）、《〈读者〉高考作文OK》（定价20元，全彩印刷，128页）于3月在全国零售上市，欢迎购买。如在当地购买不便，可通过邮政汇款购买，具体方式如下：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和《〈读者〉高考作文OK》两本打包邮购，汇款单附言栏请注明“作文增刊”，33元包国内挂号邮寄。

邮购汇款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詹家拐子4号二楼《读者》邮购部

收款人：财务部

邮编：730030

订阅咨询电话：0931-8410920

订阅传真：0931-8419055

也可扫描右边的二维码，进入《读者》微商城在线购买。

